

德配天地

標準
註音

四書白話註解



上海文昌書局印行



新式標點

四書白話註解

上海昌文書局印

四書白話註解

大學

江陰馮宗道白話註解

江陰繆詠仁鑒定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註 子字賢人的稱呼。程子就是宋朝的程伊川先生。

解 程伊川先生說的，大學這本書，是孔夫子留傳下來

的，就是初學者走入德行的門徑。現在仍可以見古時的人，求學問有次序的法子。祇靠着這篇大學存在。論語孟子還在其次。讀書人定必要從這本書上研究那末路就不會走差了。

聖經章的要旨

這章書是孔夫子教人的法子。曾夫子就這章中的三個綱領。八個條目。詳細說明。總要叫天下的人，全要明白了大學道理。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註 程伊川先生說，這觀字作新字講。在字作當字講。**解** 這節學字當學

問的講法。大學是大人學的道理。這個道理，先叫我們應當用功夫去研究，弄明白自己本來的德性，然後將我這個光明的德性，推到別人身上，使天下的人，華舊從新，都同我一樣明白。直使他們把心，立穩在頂上的地位上。

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

得。**註** 這節后字全作後字講。**解** 我們明白至善的道理，志向就定。志向定心氣就靜。心氣靜身體就安。身體安各

種的物理，都可以研究。既可以研究，就能得到明德新民的道理。**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註** 統着起來，那個明德新民，都能講是性裏的物。不過必先明德纔能新民。這不是有本有末嗎？知止同能得

都能講，是分內的事。不過必先知止，方可能得。豈不是有始有終嗎？夫物的本，事的本，應當在先。物的末，事的終，當在後。知道先後次序，就不遠大學的道理了。

古之欲明明德

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

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解 古時聖君要想發明明德在天下，必先治理他的國。要想治理他的國，必先正他的心。要想端正他的心，必先誠實他的意。要想誠實他的意，必先富足他的知識。要想富足他的知識，必先研究各種事物的道理。這八層就是大學的條目，亦是我們求學問用工夫的次序。

物格而后

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

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解 天下事物的道理，能假研究得明白，我們的知識就富足了。知識富足，意念就誠實了。意念誠實，心地就公正了。心地公正，品行就修好了。品行修好，就能假整頓一家的人。

一家的人整頓好，就是家齊了。家既齊，國就可以治了。國既治，天下就可以平了。自天子以至於

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解 壹是就是一切講法。自從民主國的民主，君主國的國君，及到普通的平民，一齊要用修身為根本。其本

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解 本字當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講。本字當齊家治國平天下講。比方亂了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的工夫，還能假齊他的家，治他的國，平他的天下嗎？是不能教的。所厚對齊家講的。所薄對治國平天下講的。比方自己家裏不能假整頓，還能假治國平天下嗎？是從古到今本有的。所以治國平天下，都在修身齊家了。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五字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

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為

次序如左。凡五百四十六字。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記。狀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明德章的要旨

這章是解釋在明明德一句的意義。引到書經上三聖的訓誥。見三聖都是如此。讀書的人應當作法。

康誥曰。克明德。

註 康誥是周書上篇名。周朝武王。聖經章中在明明德的道理有來歷。有的。康誥。皆康叔的道理。克當能字講。**解** 篇中有一句說。人人都有這個明德。但是把私欲

遮蔽。就不明了。獨周文王全無私欲。能發保全這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註 大讀泰字。大甲是商書上篇名。商。諟古是字。朝伊尹告太甲的話。篇

中有一句。說明德是上帝給我的。如同命令一樣。如果人照管不到便。要暗裏損壞了。惟我先王成湯。常常照管這個明命。一時不離的。帝典曰。克明峻德。

註 帝典是書。是。帝典與克明。是

贊美堯典的訓典。克與中說德是極高大的。完全眾理可以應付萬事。不過人每。此大字講。每把私欲做狹小了。獨是克與。能發照徹這極大的明德。皆自明也。

註 三種書中所。講的話雖不

同。不過意旨都是講自己明白明德。作為新民的根本。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新民章的要旨

這一章是引着古時訓典。解釋在新民的意義。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註 盤沐浴時用的。器。是引着商朝湯王的盤上

所刻的幾句話說，是我們果能一天洗除舊時惡習，改革自新，就要天天去洗除使得，新的還要更新，不可以一刻間斷，纔能够洗盡了舊惡習。**康誥曰：作新民。**周書武王告康叔話說，

商朝的百姓，雖染着舊時惡習，尚有自新的希望。對於這班百姓，應當用法子去警策他，勉勵他，使得他們去舊自新為止。**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詩經

大雅文王解大雅文王篇中有一句說，周自后稷傳到如今，年數很多，雖是一個舊國，傳到文王一篇。解王，明得自新，民俗一變新氣象，始受上天，的做天子。這天命不是就新的嗎？是故君子無

所不用其極。解自新同新民。全要照上三節看來，凡有新民任責的君子，應當自新，達到至善止於至善的地步。解纔能新民。新民必達到至善，纔可以完全新民的責任呢。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至善章的要旨

這章是解釋止至善的意義。引証詩經。首節，借邦畿說出止字。二節借黃鳥說出知字。就是知止的意思。三節用文王說出止的極止的事。四節說明德至止善的實要。五節說新

民止至善的實要。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解謝商領玄鳥一篇。邦畿天子之都城。止住字講。解玄鳥篇二句話說，天子住的地方

，名稱邦畿，約有十里廣闊，地位正在天下的中間，百姓都要向這中間地方來住了。照這兩句想起來，萬物都有當止的地方。**詩云：緝蠻黃鳥，止於丘隅。**子

子曰：止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解緝蠻中作緝。小雅緝蠻一篇。緝蠻是鳥叫的聲音。丘隅山角上最高處。子曰以下，

是孔子說的話。解這隻黃鳥，能找曉得揀到好地方居住，又有頂好的地方，尚不曉得去住，難道人的智識不及鳥嗎？**詩**

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

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詩文王一篇。程穆深遠意。於音鳥。歎美辭。編續講。此光明講。

解 詩大雅文王篇說，周朝文王是個止至善的君。他的心中，常常光明，沒有一點私欲。所以做事總恭敬。做人君的時候，仁心愛百姓。做人臣的時候，忠心愛國。在家庭做人子的時候，盡心孝道。做父母的時候，盡心慈愛。和國人交接的時候，始終不失信用。後

來的人，學到文王的樣子就好了。
詩云。瞻彼淇澳，采芣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喧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喧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也。

詩 衛風淇澳一篇。淇是水名。淇淇水灣曲的地方。猗猗美盛的貌。斐有文采的貌。切用刀鋸。琢用椎擊。磋磨。使物光滑。瑟嚴密講。僩武毅講。赫喧是宣著盛大意。擅作忘記語。威可畏意。儀可象意。

解

這詩是衛國人贊美武公的，衛武公也能說明明德止至善。所以詩上說，看那淇水灣曲的地方，青竹很美。威有部分有宣著盛大的氣象。有文采的君子，我們永遠不能忘記的。我們現在就這詩中解釋，那如切如磋，是象君子的精求學問。如琢如磨，是象君子的嚴密自修。瑟兮僩兮，是講君子恭敬的心存在內。赫兮喧兮，是講君子光華的氣形在外。那有斐君子，終不可喧兮兩句，是講君子盡了學問自修的工夫，纔有向陳成儀的地位。淑德達到至善，百姓自然深深羨慕，不忘記了。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解 於戲音嗚呼。嘆息意。前王指文王同武王。君子指後來

的賢王。小人指後代的百姓。樂音洛。安享的意思。

詩 周頌文烈一篇說，前代的文王武王，使得後人不忘記，為什麼緣故？因為傳下的好法制，後

代賢王，得仿做他。遺下的大基業，能够保守得穩，使得後來的百姓，安享太平的日子。有這種許多的好處，所以百姓永遠不忘記了。

右傳之三章釋止于至善。

聽訟章的要旨

這章引孔夫子的話。解釋本末的意義。包括極多。獨說訟事。是用一格比百格的意思。聽訟是本。無訟是本。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聽訟是審聽民間的訟案。猶人不異人的意思。無情是沒有實情。經文中講的物有本末，是什麼意思呢？孔夫子當說人一樣。不過要使得百姓。沒有訟案發生纔好。要用什麼法子？就不於生訟案，要叫沒有實情的人，不敢誑講。就是在位的人，明了明德，可以畏服百姓的意志，民間的訟案，自然變沒有了，這就算曉得根本。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謂知本。

程夫子說這是衍文。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之上。恐有闕文。這句明明。是結末語。很難憑空解釋了。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遺棄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 間嘗

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

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

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

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解 這章是解釋格物致知的意義，如今已亡失了。朱夫子就採用程夫子的意見，補足這章缺文說，聖經上講的致知格物的理，大概說要長進我的智識，無非就各種事物的道理，深深研究。本來我們的心，是很靈巧的，總有智識。天下的事物，都有一定的理，不過沒有深深研究那個理，我們的智識就不足了。所以大學在初教人法子，必定叫讀書的人，就天下的事物，因他已經曉得的理，再來研究，達到最明白的地步。如果工夫用得常久，一天忽然明白透澈了，那麼萬事萬物的內外細微道理，沒有不周到。並且我們心中的全體大用，都明白了。這叫物格，亦可算智識達到了最頂地步了。

誠意章的要旨

這章是解釋聖經章中誠意的意義。首節專釋誠意。功歸慎獨。二節分說不慎獨。同慎獨的人。三節說不得不慎獨。四節說出慎獨的益處。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註 惡惡上一字讀去聲。恨意。好好上一字讀去聲。歡喜意。

解 聖經章講的誠意，是怎樣解說？就是不要自己欺做君子的人，必定要謹慎他自己究竟誠意不誠意。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

要同歡喜好顏色一樣。這纔算自足不虧了。所以

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釋 慎獨的人稱君子。不

釋 小人在閑居的時候

，就要做不正的事情，並且無論什麼壞事，他都要做的。看見誠意君子，他就想法遮瞞他的壞事，表明他的善事。不過旁人看他，如同看見他的肺肝一樣。還有什麼益處？這照古人說的。如果做過壞事，在心裏自有惡形狀現到外面。所以做君子的人，必定要謹慎他自己不可以自欺的。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釋 曾夫子常說，我們做了壞事，目

有十個眼睛看我，十個手指指我，這不是很嚴的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釋 我們果能

用了慎獨的工夫，一定有效驗，那有錢的人，使得他的住屋可以裝飾華美。那有道德的人，使他的身體可以光輝發越。總之人的能够廣大平和，那身體就舒服了。所以做君子的人，必定要在誠意上做工夫。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修身章的要旨

這章解釋正心修身的意義。首節說心不正的原故。二節說出心不正的壞處。三節說要修身先正。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釋 在字當先字講。忿懣怒字意。

釋 聖經章講的要修身，必先正心，為什麼緣故，因為心是一身的主，當用心思的時候，有什麼怒氣？心就不能正了，有什麼害怕，心就不能正了，有什麼快樂，心就不能正了。有什麼憂愁？心就不能正了。用心不正，

心中本體那能會正呢？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釋 我們的心既然不能正，兩個眼睛雖

看着，如同不看見一樣，兩隻耳朵雖聽着，如同不聽着一樣，口內喫着東西，也不知道有什麼滋味，照這樣看來我們心不正，就是視聽食三件多失掉知覺了。

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解

就是講要修身，必定先要正心。這道理可以明白了。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修身

修齊的要旨

這章解釋修身齊家的意義。首節說明普通人不能修身。二節引證說明不修身的理由。三節說明不修身就不能齊家。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解 辟偏字講。惡恨講。字。鮮少字講。聖經章講的齊家道理，先要修身。為什麼緣故？因為我們同人家交接，不可有一種偏心。倘是對於親愛的人，一味親愛，那心就偏了。對於賤惡的人，或畏敬的人，哀矜的人，敖惰的人，而一味賤惡畏敬哀矜敖惰，皆是偏心的弊病。故於可好之人，能够知道他的壞處。於可惡之人，能够知道他的好處。這種人真正很少了。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解 諺俗語。所以俗語有一句話，過於親愛的人，不知道他的兒子壞處，貪心不足的人，田裏種的苗已經長大，亦不曉得，這就是偏心的明證。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解 所以講身子不修。如何可以整齊一家的人呢？

右傳之八章釋修身齊家

治國章的要旨

這章解釋齊家治國的意義。最重不出家而成教于國一句。二節說教國先由教家。講出他的原理。一家仁而節。說能教家。就能教國。治國節總結上文。後三節引證詩經。亦是說先教

家後教國的道理。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

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

以使眾也。經章講的要治國，必定先要齊家。為什麼緣故？因為他的家裏，不能整頓，要想能够教百姓

就仿他的教法，到後來一國的人都知道齊家。這個教諭，已化成一國了。那末能教孝父母的人，就可以事君上。能教敬兄長的人，就可以事長官。能教愛子女的人，就可以治百姓了。康誥曰如保

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保是保護赤子是小孩子。養是撫書經康誥一篇說。國君愛百姓，像做父母一樣保護赤子。但孩子要的東西，口不會講出來，做父

養。中是合式。母的測到他的心理，就不能盡照孩子的心，大概亦不遠了。沒有先學了保養孩子的方法，後來再

出嫁的。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

如此。此謂一言債事。一人定國。仁是良心。興是起來。讓是不爭。戾是逞蠻。機是消息。債事是壞了事。定是安定。能殺個個

有仁厚的良心。那一國的人，也可以愛他的感化，個個有仁心了。家庭中能殺個個有謙讓美德，那一國的人，就可以受他的感化，個個會諒讓了。如果做國君的人，一味貪財逞蠻，那一國的人，就要鬧出亂事來了。那這樣看來，古人說的一句話，講得不好，事體就要失敗。

一個人能教仁讓，一國就可以安定了。堯舜帥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

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

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也 **註** 帥倡導意。好去聲。俞明曉意。**解** 古時免齊行出孝弟慈的仁心，倡導天下，天下的百姓，也感化行出仁心。桀紂做出不孝

曾經號令百姓要修仁德，不過桀紂自己是好暴行的，就是有這種號令，同他所好相反，百姓是不肯服從這種號令。所以治國的君子，先要有孝弟慈的仁心，後來行出號令，使百姓行善，自己不要有暴行，纔可以禁百姓的惡。正己及人，就叫恕道。如果不能修善去惡，要

想使百姓服從命令，從古到今沒有的。**故治國在齊其家** **註** 所以要治國先要齊他的家。**詩云桃之**

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

註 詩周南桃夭篇。夭夭少好貌。蓁蓁美樹貌。**解** 詩經上也有講齊家治國的道理，那個桃樹很少好的，他的葉子很美感的，這個女子

的君子，先能殺修身，使得一家和好，纔可以教導一國的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註**

詩小雅蓁 **解** 詩經上說的，做弟的人能够敬兄。做兄的人能够愛弟。一家

蕭篇。**解** 人們，達到這種和睦的地步，那就可以教了導一國的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

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註** 詩曹風鵲鳩篇。忒差字講。**解** 詩經上又說，他的儀表舉

就可以正四方的人。這是什麼道理因為他於父子兄弟，有很好的法子做榜樣，那百姓自然多去學他了。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治平章的要旨

這章是解釋治國平天下的意義。最重君子有絜矩之道一句。首二節說平天下重在絜矩。樂只二節說絜矩的道理。好惡要公。峻命節說得失的道理。重在得取二字。先慎五節說

財用要公好惡。康誥節再說得失的道理。重在一个善字。楚書秦誓六節。說用人的道理。大道節三說得失忠實二字為主。生財節以下。說理財的法則。深戒聚斂的人不可用。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

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相反的意思。絜是領。聖經章講的平天下在治其國，為什麼緣故。因為國同天下是兩路的，不過人心總一樣。如是榜樣。道是方法。

解果在上的國君，善事親長，成全孝道，那一國的人，也感動興起孝道。國君善事兄長，成全弟道，那一國的人，也感動興起弟道。國君體恤孤窮，行出慈愛，那一國的人，也感動興起慈愛。并且不敢違背。看一國的人這樣同心，天下的人豈有不同嗎。所以做君子的人，全在拿出自己好榜樣給大家看。

於上毋以使下。所惡于下。毋以事上。所惡于前。毋以先後。所惡于

後。毋以從前。所惡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惡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謂絜

矩之道。

絜去聲。上在上的。絜矩的道理，怎樣解說呢。就是我們處在人的下面，要惡恨在上的人，待我人。下當百姓講。

解沒有禮，我就不要用無禮的事待在下的人。如果我處在人的上面，要惡恨在下的人對我不忠，我就不要用不忠的事對在上的人。如果我在人的後面，惡恨在前的人先我，我就不要用先我的情形對待。如果我在人的前面，惡恨在後的人從前，我就不要用從前的情形對待。如果在人的左面，惡恨在右的人交我，我就不要用交我的情形對待。如果我在人的右面，惡恨在左的。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

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樂音洛。只音紙。好。惡去聲。上下同。詩經小雅南山有臺

篇中說，的快樂得極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為什麼要稱他父母呢。因為君子能造就百姓所好的，順從民心去好他。就百姓所惡的，順從民心去惡他。真是愛民如子，百姓也愛他同父母一樣。所以叫他百姓的父母。詩

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

辟則為天下僂矣。詩小雅節南山篇。節讀截。是很高的樣子。辟讀倫。是差錯的意思。詩經赫赫是大師。尹是太師姓。瞻是望。僂與戮同。是輕視的意思。上說

的，那很高大的南山，石頭覺得很險峻，赫赫然有威嚴的周太師尹氏，百姓全注着眼睛看他，這做詩人的意思，就說有國的國君，在一切政事上，必要謹慎小心。如果不能盡繁矩的道理，好惡中間有了偏心，就要身子被戕國家滅亡的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於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

失衆則失國。喪去聲。是失。師是百姓。配是比。儀是詩經文王篇說的，殷朝從前的王，沒有失掉百

掉百姓心的緣故，當前車的鑿戒。這很大的天命，保守是不容易的，這做詩人的意思。就是故君子先慎

手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所以要用平

子，先要謹慎修了明德。明德既然修了，天下的百姓就來歸向你。百姓一歸向，自然土地也有了。有了土地，就有財了，有了財，就有正當的用途了。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天下

有德就是根本。有財還是末務。外本內末。爭民施奪。如果國君，把這本當外看輕，把這個末看，那

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所以本末顛倒，財貨聚集，在上百姓，沒有生活，必定要流離失散

到國裏。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言指政令告

財。悖入就是橫征暴斂的意思。所以任上的人，政令不合公理，就發佈出去。天下百姓，也不順公理，違反任上的人。貨財不依

康告曰：惟命不予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書經康誥篇武王告康叔的話。

上說的，惟獨天命，沒有一定不移的理。假如做國君的人，行為果真善的，就得了天命做國君了。行為果真不善的，就失了天命，國君不得做了。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

惟善以為寶。楚書楚語。首王孫圉對趙簡子的話。倚相兩個善人當寶貝。楚國不拿這個白珩璧玉當寶貝，是奉着觀射父和左史

是末。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舅犯是晉文公的舅。孤偃子字犯。亡人

音國舅犯命晉文公答楚使說，出亡的人，不因得了國土當寶貝。秦誓曰：若有一個臣，斷斷兮無

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

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

利哉。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實不能容

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秦誓周書。斷斷誠一意。彥是美士。聖通明意。

不是外本內末，就是整矩的道理，可以和百姓同好惡，用人也要這個樣子。秦誓篇上說的，我希望一個大臣，外貌是

誠一的，像沒有木領，不過他的心志，一點沒有私欲，很是至善他的氣量很寬大，能够保涵一切。見到他人有本領的，像自己有的

一樣，必定要用他，使顯出他的才能。見到美士通明的人，非常歡喜，不獨照他口裏的稱贊，並且實任能。包容這等人，得到這一個大臣，必定能殺保護我的子孫百姓，永遠享着太平的福。這是很有益在國裏的。若是

不好的臣子，沒有誠一的外貌，淡泊的心志，見了他人有本領，就生出忌妬心，見了有彥聖的人，就設法阻抑，使他不得用在朝廷，這是實在不能包容天下的人才。如果這種人做大臣，不獨不保我的子孫百姓，並且連國都要亡的。

豈不是很危險麼？唯仁人放流之，送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

人。能惡人。放置意。流徙意。送逐意。言國有痼疾的人，要害賢病國，有仁德的君子，恨這種人，要用手段，使得

有仁德的人，纔能教愛用賢人，除掉這種小人了。遠等痼疾的人，放流到四夷，且驅逐到最遠的地方，不許同住中國。惟獨

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先上聲。早用意。命去聲。輕慢意。遠去聲。過寬縱意。天下有了賢人，看見了而不用他，就是用

的人，不能退他，就是退他不能教他不能教儘早，這叫輕慢賢人。見到不善

速夫身。拂逆意。苗古災字。逮及意。好善人惡惡人，這是人的常性。如果好人人所惡的人，或者惡人

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驕矜高意。泰侈肆意。所以平天下的君子，有修

高，一味侈肆，這個大道，就要喪失了。已治人的大道，必先盡忠

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之字代用財說。衆理。比方使天下的人，個個有事業，那生財

的越變越多，耗財的人就越變越少了。生財的事業發達很快，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

發財。發起字意。下以字當七字講。天下惟有仁德的人，知道生財的道理，就把財散在天下，天下的人，都來歸附。得

身體去身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

身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

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註 上即是君。下即是民。

解 在上國君能教仁愛百姓，百姓就有忠義心對上。既然

的心，必定要極力保護國君的財，不會使府庫中的財，就不是國君的麼。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于雞豚，伐兵之家，不

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

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註 畜音血。養意。乘去聲。車字講。斂去聲。

解 魯國大夫孟獻子說，士人起

可算計雞豚占百姓的利。做到卿大夫以上的官，喪祭起來，能殺用冰，這叫伐冰的家，不可再養牛羊奪百姓的利，這

種事還算小。如果做到大官，家中能殺辦到百來，就有大俸祿，更不可用聚斂的臣，剝取百姓的財。與其有聚斂的臣，還不如偷盜庫中錢財的人。孟獻子講的話，不單是教訓家庭的，就是說做國君的人，不應該專想自己有利，當該把這個利，公在百姓身上，拿義當利纔是道理。

長國家而務財用

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蓄害並至。雖有善者，

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註 長是一國的長。蓄是

做到一國的長，專門搜括百姓的財，這必是小人教的。他還當這個小人是好臣，不知道用這個小人，掌國裏的故事，到後來天雷人害，都要來的。及到不可收拾時候，要想改用君子，也沒有法子挽回。這是說一國的長，不可把小人聚斂的民財當利。要把這個財，用在百姓身上，拿義當利纔算好呢！

天災。害稱盜賊。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旨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

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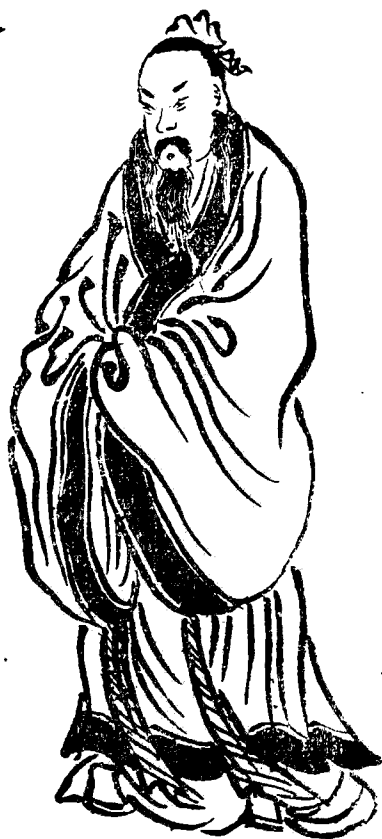
四書白話註解大學終

宗聖曾子像

宗聖之功

山東嘉祥縣人周敬王丙辰年冬生

與天同極



四書白話註解

江陰馮宗道白話註解

中庸

江陰繆詠仁鑒 定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子思是孔子的孫子。名伋。彌是蓋。程夫子說的。心不偏在一面就叫中。理不變動就叫庸。中是天下之正。六合是天下。卷是收。密是細密。道。庸是天下之定理。這篇中庸。就是孔子傳教門人的心法。子思恐怕時候隔了。常久道理要差了。所以用筆寫起來。交給孟子。那個書上起初講的一個理。中間講這個理。散成萬種的事。着末再合到一個理上。這個道理放出去。就可以滿天下。收起來就退藏在秘密的心中。那個理無窮無盡。全是實在的學問。好讀書的人。常常研究。能夠得到這個道理。那麼我們用起來。確實用不完了。

天命章的要旨

這章是子思述孔子教人的道理。首節是講性。講道。講教的根本。二節是講道不可離的緣故。三節是講道要存養的。四節是證明道不可離的情由。着末一節是講放道的效驗。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命當令字講。是付給的意思。性是理。率是跟着的講法。子思

道的本來，說天地生出入來，既然給他氣質，成功形狀，就把理附在心中稱個性。性分仁義禮智信五德，又依了這個五德去做事，就叫道。聖人因為這個道，是人人應該行的，就分成等類，加上節制，如五倫五常，使得人人可以作法。這就是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稱教。

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須臾是一刻兒時候離是離開。戒是小心。慎是謹慎。睹是看。恐懼是害怕。聞是聽。上一節講的道，是人

，應當常常存在心裏，不可一刻兒離開。如果可以不離開的，便不算道了。所以修道的君子，對着這個道，在大衆看不見的地方，也要做戒謹慎，不敢一點兒疏忽。在大衆聽不着的地方，也要恐慌怕懼，不敢一點兒怠惰。莫

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隱暗處意。微細事。這節講道要存養省察的，在幽

已見出來了。天下最容易見的，莫過於隱了。細微的事情，人不知道的，我早已知道了。喜怒哀樂之未

天下最容易顯的，莫過於微了。所以體道的君子，對於獨見獨知，常常謹戒恐懼的。喜怒哀樂之未

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

下之達道也。喜是歡喜。怒是生氣。哀是悲傷。上節已經說了道不可離，今再照人的情證明不可離的

出的時候，這叫中。到了發外的時候，含着自然的理，這叫和。中是人的性，各種事物的理，都從性裏

出來，就是天下的大本啊。和是一點沒有不通的情，天下的人，多要依着這個行，就是天下的達道啊。致中

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推盡意。位是安他。我們一個人，能夠達到中的極點地位，達到和

位了。並且同天地養萬物一個樣子。育是生育。的極點地位，那就同天地一個樣子，安他的地

，心正氣順，萬物都遂生育了。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于天

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已。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楊子名時。是宋儒。
頭就是說道理的根本，源頭都着實在人身上，完完全全不能一刻離開的。後頭說存心養性省察要緊的工夫。末了說聖人能夠達到極頂的地步。是要讀書的人，在這書上得着真實的道理，把外來一切不好的事情，多除掉，那本然的天性就充滿了。這就是楊氏說的一篇緊要的地方。下面十章，是子思引孔子的話，完結這章的意思。

仲尼章的要旨

這章書開首稱仲尼。就是標明中庸的名字。歸本到孔子身上。上。上節分體道雜道的人品。下節說體道雜道的實在。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君子是有道德的人。小人是沒有道德的人。反是違背講。
子思引孔子的話，解說第一章的

義說，天下成德的君子，無論做什麼事情，處處都合着中庸的道理。那沒有成德的小人所做的事情，完全是中不中庸，這叫反中庸。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
時是時時刻刻。君子對着中庸的道理，

那個心就時時刻刻擺在當中。小人反背中庸的道理，他做一切的事情，便要順性橫行，肆無忌憚了。

右第二章

以下十章。多是論個中庸。以解釋首章的意義。文雖不屬。而意思實在相屬的。

中庸章的要旨

這章是極贊中庸的道理。可惜知道的人很少。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註 至是極頂地步。民是人。鮮是少。

解 孔子常常太息說：中庸的道理真是完完善善，

到了極頂地步了。可惜現在的人，能夠行這個道理，實在來得很少，已經常久了。

右第三章

道之章的要旨

這章說人民不能行中庸道理的緣故。上節論不行不明的緣由。下節論不行不明的弊病。都是從不省察而來的。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註 知是知道。知者之知是聰明。過是太過。愚是笨。賢是能幹。不肖是平常人。

這中庸的道理，人人應該當行，人人應該當明，及為不行不明，豈不是氣稟有知愚賢不肖的分別麼？孔子說：中庸的道理，不能通行在世界上，這個緣故我已知道了。大概聰明的人，以為中庸的道理，行起來很容易的，就不去注意他了。頑笨的人，以為中庸的道理，很難做得到的，也就付之不問了。照這樣說來，道之不能發，亦是如此。所以能幹的人，對於中庸的道理，往往做的太過。不肖的人，却又做不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解 我們的人，沒有一個不要飲食的。但是不細細辨別，就不能知道他的味道。比方中庸的道理，本來不可離開的，他自己不省察，怎樣能夠行能夠明麼？

右第四章

道其章的要旨

這章書孔子因人不能行道。却說道不能行。是反面說的。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註

夫是激歎之辭。

解

孔子說，中庸的道理，知愚賢不肖都

右第五章

這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的意思。

舜其章的要旨

這章承上章道不行說，以為這個道理，必定要如舜那樣然後可以行了。全章重在大知兩個字。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通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

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註

舜是虞帝。通是近。隱是藏。揚是宣佈。

解

孔子說，帝舜可算是大知的人了，因為舜遇着那個事情，必

虛心好問，旁人就是淺近的話，也必定用心審察，假使聽到不合法的惡言，就隱藏不宣布了。聽到極合道理的善言，就發揚出來了。訪問的時候，大家議論不同到極點的地步，他便拿着不同的緣故，審察兩邊，用中庸的法度，行到民間。惟獨舜的大知，纔能夠這樣行道，誰也及不到的。

右第六章

人皆章的要旨

這章書是承道之章知愚賢不肖引起下回之事。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

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註

罟音古。獲胡化反。阱才性反。辟與避同。期居之反。罟是網。獲是籠。阱作坑講。

上予字就處世說。下予字就理上說。

解

孔子說，人家都說我的聰明，擇到網羅籠子陷阱裡面去，還沒知道避開。人家又說我的聰明，能夠選擇中庸的道理。但是能夠守滿一個月，可算是真正的聰明麼？

右第七章。這是承上章大知而說的，又舉了不明之端，引起下章。

回之章的要旨。這章承上章道不行說，知顏子這樣人，乃可算明白中庸的道理了。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註：回即是顏淵。孔子的學生。拳拳是奉持的樣子。服是放在。膺作胸字講。解：孔子說，像顏回這個人，能夠審擇中庸的道理，得着一格好處，便奉持在胸中，勿使失掉，這就能守了。

右第八章。

天下章的要旨。這章承回兩章說。如果沒有舜的知，回的仁，中庸就不可能。必須用勇可以勝過私欲，纔能夠行中庸的道理了。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註：均是平治的講法。爵是官爵。祿是俸祿。辭是辭去不要。白刃是雪白很快的刀。蹈是踐踏的。解：孔子說，天下國家的事情，雖然很難，尚可以治得他

要。雪白的刃子，雖然很快速，也可以去試他一試。只有這個中庸的道理，看上去雖是很容易，無論知愚賢不肖，却是不能做到的。

右第九章。亦是承上章引起下章的。

問強章的要旨。這章說勇，即是表明中庸的道理。能夠牢牢固守得住，須有君子的勇力纔可。

子路問強。子路姓仲名由。是孔子的學生。強是勇。解：子路是好勇的人，所以問孔子強的道理。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

之強與抑而強與。[註] 抑語辭。而字同你字講。[解] 孔子回答道，你問的強是南方的強呢？

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註] 寬柔以教不

報復的主義。這是南方人的強。[註] 寬是大。柔是和。[解] 用寬大和平的手段，教人以善，就

做君子的，多住在這裡的。[註] 是與我有仇隙的人，我也不願拿出

卧席。金是刀兵。筆是。[解] 他們用戰鬥的兵器當着卧席，過了打仗的時候，就死在金革上也沒

甲冑。不厭是不怕。[註] 有什麼害怕。這是北方的強。所以一般剛強的人，多住在這裡的。故君子不

而不流。強者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

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註] 矯是強的形狀。倚是偏。[解] 做君子的人強就不是這樣了。他對於眾人

強不是很好的麼？他對於自己立得端端正正，一點兒不偏靠人，這個強不是很好的麼？他在國家太平的時候，總不變

掉他失意的態度，這又是一個很好的強法。他在國家危亂的時候，也不變掉他本來的面目，這又是一個很好的強法

右第十章

素隱章的要旨 這章承上章而言 第一節講知行太遇。第二節講知

行不及。末節講中庸成德。都是知仁勇的道理。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勿為之矣。 [註] 素是搜尋的講法。隱是偏僻的

講法。怪是希奇。述是稱道。 [解] 孔子說 世間有許多人 專門搜尋那希奇古怪的事情 欺世而盜名 後世

的人 雖有極口的稱道他 但這種不合中庸道理的事情 我情願不做的。 君子導道而行半途

而廢吾勿能已矣。 [註] 違是依。途是路。 [解] 中庸的道理，要到極頂地步，必須依着正路而走。如果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註 依是靠。遯是去。唯是獨。**解** 君子

舉一動，都是依着中庸的道理而行。即是他棄了世界，沒有人曉得他，也沒有一點懊悔的念頭。這種工夫，只有聖人纔能夠做得到。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孔子之言，以表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這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為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顏回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達道

而成。德矣。

君子章的要旨

這章是下面八章的綱領。着重在一費字。第一節是總旨。第二節是形容費字。第三節是指點費字。末節是總結上文。

○君子之道費而隱。

註 費作廣大講。隱作深微講。**解** 子思說，中庸的道理，只有君子能夠行，故稱為君子之道。但是論到這個道的效用處，很為廣大，論到這個道的

的根本處，又很為深微了。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

夫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

破焉。

註 夫婦是指社會上男女說。愚是蠢。不肖是庸懦的人。憾是怨恨的意思。語是講。破是判。**解** 中庸之道有淺的有深的。講到淺的一層，就是愚蠢

是聖人，也有不能澈底明白呢。至於道理行起來，又有難易的分別了。講到容易的道理，就是庸懦之夫婦，也能夠做得到。如講到難的地方，就是聖人也有些做不到了。天地這麼大，人民尚且有怨恨他的地方，所以君子講到道的大處，連天地都不能載得住他。講到道的小處，天下沒有比這個再小可以破掉他。
詩云：鸛鳴於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

註 意是大驚爰是到。躍是跳。空是看的義思。**解** 詩經大雅皇麓篇上說的，那個鳶為選他的性，飛翔到最高的天空當中。那個魚類選他的性，跳躍到最深的水裡面。照這兩句詩看來，表面上雖是描寫鳶魚的行動，其實

即是比方中庸的道理，達到極高處極深處的意思。只要明白道理的人，能夠上上下下去察看罷了。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

乎天地。**註** 造端是開頭。**解** 中庸的道理多，開頭時候雖尋常，男女都可以明白的意思。講到精微之處，就是天地間，也可以察着了。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

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道不章的要旨

這章書是子思引孔子的話。講明前章書的義理。第一節是下面三節的綱領。着重在道不遠人的一句。第二節說以人治人。不遠人就是道。第三節說己的施於人。不遠人就是道。

○不節說聖人所以貴
己不遠人就是道。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註** 遠是離。**解** 孔子說，中

與人接觸很近，並沒離遠了人。但是人去求他，往往走錯了路，把他反離開了。所以他所求的道，不可為中庸的道理。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

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註** 伐是斫。柯是斧柄。則是法

則。睨是斜眼。**解** 詩經上幽風伐柯篇說的，拿了斧頭去斫那個樹來做斧柄，這個做斧柄的長短方法樣子，即在手

中。視是看。**解** 並不遠了他。偏偏裡斜着眼睛去看他，後覺得相差很遠。所以君子治人的法則，就把本人的道理，去管教別人，使人漸漸地改好了即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註** 盡自己的心

及到人。解 如果人能於忠恕兩個字上，躬行實踐，那就去中庸之道不遠了。譬如人家對待我的事情，我很不願意的，我亦不肯把那件事情對待別人。君子之道四。丘未

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

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

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

慥慥爾。解 丘是孔子的名。求是責備的意思。施是給。庸是平常。勉是勉力。願是照願。慥慥是篤實的樣子。

，應該孝順父母，這事我不能做到了。貴備做臣子的，應該忠心事奉君上，這件事我做不到了。貴備做弟的應該要恭敬事兄，這件事我又做不到了。貴備做朋友的，應該先做個好榜樣給人家看，這件事我又做不到了。我只能夠在平常德行上，用力去做，平常說話上小心謹慎罷了。沒有做到的地方，不敢不勉力去做，就是有餘下來的，也不敢把他一氣說盡。總之口講的話，要顧着自己所做的事，自己所做的事，要顧着口講的話。如果言行合符，即是篤實的人了。

了。

的人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能。

素位章的要旨

這章書是申明道不可離費而隱兩句的意義。第一節是總綱。下三節是註明的。末節是總結正意。全章得力處。在及求諸身一句。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解 素是現在。位是地位。子思說，君子所做的事，總字守着

地位以外，另做旁的事。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

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註]**無入二字指地講。**[解]**君子素位而行是怎樣講呢？

就行富貴的事情。現在所處的是貧賤地位，就行貧賤的事情。現在所處的是夷狄地位，就行夷狄的事情。現在所處的是患難地位，就行患難的事情。道是沒有一處不在，心就沒有一處不樂了。在上位不

陵下。在下位不接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

人。**[註]**陵是欺侮的意思。接是身處在上位，却不可欺侮在下的人。身處在下位，却不可乞接在上的人。自己仰攀的意思。尤其是怪。**[解]**立得端端正正，不去仰求他人，自然沒有人怨恨他了。於是在上面可以與天無

怨，在下面可以與人無尤。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註]**易作平地的講法。**[解]**所以

做君子的人，處在平坦的地位以待天命，小人就不這樣了。他偏偏於危險的地方，去求意外的好處，這就叫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

反求諸其身。**[註]**正音征。是畫布。鵠音孔子說，射箭的一件事，好比君子一樣，那個箭不能中在正鵠的面上，非是箭的不好，亦非是正鵠的不好。應當責備自

己射得不正，才是道理。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

譬如章的要旨 這章書講進道的次序 先由家庭入手。

○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註]**辟與譬同。邇是近。**[解]**登是升。卑是低。

君子進道的工夫，同走路一個樣子的。譬如行遠路的，必定從近處行起，到高處的，必定從低處漸漸理登上去。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琴琴。兄弟

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

註 翕是和睦的意思。耽音端。是快樂的意思。孥是子孫講。

註 詩經雅篇上說的

，妻子能夠好合，猶如彈琴鼓瑟一樣的，調和了兄弟這樣的友愛，極盡他的快樂。那麼家庭之中，自然常常合宜。妻孥等輩，自然常常歡樂。說，兄弟妻子既然如此的和睦，做父母的人心裡，豈有不舒服順暢的嗎？

右第十五章

鬼神章的要旨

這章書。是就鬼神申明道不可離的意思。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註 鬼神是陰陽二氣。盛是極。

註 孔子說，陰陽二氣的德，流行在天下，他的效驗，可以生育萬物，處處都

有這個二氣，可算是極盛了。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註 鬼神的道理，雖是沒有形可見，沒有聲可

聽，但他的靈氣，却能使萬物生成，萬物消滅。照這樣看來，天下萬物的本體，斷不能遺掉這個鬼神了。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

註 齊是齊戒。明是清潔。祭祀是敬神。洋洋是充滿流動的狀態。

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註 齊是齊戒。明是清潔。祭祀是敬神。洋洋是充滿流動的狀態。

註 鬼神是無形無聲的東西，他能夠使天下的人

誠心誠意的齊戒，換了極清潔的衣服，恭恭敬敬去祭他。而且祭他的時候，好像那個鬼神洋洋乎站在上面，又好像看見那個鬼神，站在我的左面右面了。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

思矧可射思

註 格是來意。度音獨。是預料。矧作况字講。

註 詩經大雅篇上說的，祭祀的時候，鬼神來

祭他的人誠心不誠心何況論到怠慢他嗎。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註 鬼神這樣的隱微，却又這樣的明顯。如此說來，承祭他的人，誠

心不誠心夕竟不能終毫遮掩了。

右第十六章。不見不聞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小大而言。

孝其章的要旨

這章當講舜的大孝大德。必受天命。是子思引孔子的話。以發明費之大也。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解 饗是饗受。子孫就

解 孔子說。像虞舜這樣的人。可算是個大孝的人了。講到他的德。是個千古聖人。講到他的貴。是個虞朝皇帝。講到他的

富。四海之內。都在他一人手掌之中。而且宗廟裡面祭饗他。後代的子子孫孫永遠保守他。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

必得其壽。

解 所以人有了大德。那個最高的爵位。必定登得着。那個最大的俸祿。必定吃得着。那個最大的聲名。必定受得着。那個最長的壽。必定修得着。

故天之生

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解

材就是質。篤是厚待。栽是種植。培是滋養。覆是散倒。

解 所以上天化生萬物。必定因他的質料怎樣。而去承待他。譬如那個物可以種植的。就用了。一種培養的功夫。那個物不可以種植的。就用了。一種推敗的手段。詩曰。嘉樂君子。憲

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解 嘉是贊美。憲憲是明顯。今是善意。

詩經大雅嘉樂篇上說的。歡樂的君子。有了這樣明顯的善德。與在下的民既然合宜了。與在位的人又合宜了。所以能夠享受上天俸祿。而且保護他的身體。這等好處。都是上天交給他的。故大德者必

受命。所以有大德的。必定受上天保護的。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廢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為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無憂章的要旨

這章書是講文王武王周公三
個聖人。能盡中庸的道理。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

述之。

[註] 憂是憂愁。文王是周朝的皇帝。王季名季歷。武王名發。

[解] 孔子說。從古以來的帝王。沒有憂愁的。只有周文王一個人嗎。而

很好的榜樣做出來。武王繼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

他自然跟着去做了。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註] 續是繼續的講法。大王是王季

[解] 武王承接曾祖父父親的基業。恰巧遇了商紂無道。他就着了一回戎衣。居然得着

季。就叫做古公亶父。**[註]** 天下享受極大的名譽。講他的尊貴。做到皇帝。講他的富。四海以內的土地。都在

他一人手裡。而且建立宗廟。世世代代祭饗他後來的子子孫孫。永遠保守着。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

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

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

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註] 末是後來的意思。周公名旦。文王之子。期是一年。達是至。
[解] 武王到後來得着天命的時候。幸而有個周公輔助他。做完了文王武王的德

行。於是追封他的曾祖大王。祖父王季。並且前代的祖宗。一律用皇帝

的禮節去祭祀。這個祭祀禮儀，自皇帝直到士庶人，都有一定的制度。譬如父親做大夫，兒子做士的，那麼葬用大夫的禮祭用士的禮。如果是父親做士，兒子做大夫的，那麼葬用士的禮，祭用大夫的禮。這是葬祭的禮制，至於喪服禮制一年的喪，自士庶人達到大夫為止。三年的喪，自士庶人達到天子。凡是父母的喪，便沒有大小貴賤的分別，總是一個樣子了。

右第十八章

達孝章的要旨

這章書是子思引孔子稱武王周公的孝。第一節是綱。第二節是目。第三節是講繼續的善。末節事上帝祀先祖。亦是繼續中的要事。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達是通。孔子說，武王周公兩個人的大孝，夫孝

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繼是接續。講到孝的道理一句總包括話，就是能夠把祖宗沒有做盡的志願，繼續做下去，還有把祖宗已經做成的事業，照他的樣子做下去，便算達到目的了。

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修是修理。陳是陳列。宗器是祖宗傳下來的。到了春秋二季祭祀的時候，便把祖廟先要修理好，然後把

食。重器。爨是下服。衣是上服。薦是供獻。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

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昭是左邊。穆是右邊。爵是官爵。貴賤是上級下級。事是祭祀中所辦的事。在宗廟祭祀的禮節，同姓之人

賢是能。旅是衆。酬是導飯。賤是少年。燕是燕享。毛是頭髮。齒是年歲。，分定左右排列，那個次序便

不紊了。異姓之人，把爵位的大小以定他的位置。那個貴賤的等級，便可以分辦了。祭祀時應辦的各種事務，派得妥當當，就可以曉得辦事的賢不賢了。等到祭祀完畢，衆人彼此斟酒，晚輩敬長輩的酒，使晚輩的人和長輩交接

○這就是旅酬的禮節，及到少年的人了。誦會的時候，會着毛髮的顏色，是什麼道理？這就是看年紀的老少，分別坐位了。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

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是腳踏的講法。禮是禮節。樂是音樂。

樂。敬是恭敬。尊是尊重。愛是愛惜。○親是親近。事是服事。至是極。

踏到宗廟裡面祖宗的位置上，就行他的祭祀禮節，奏他的祭祀樂章，敬重祖宗。宗所尊的老祖宗。還有祖宗所親暱的許多族黨，也一律正心誠意的愛他。事

宗，與事奉現在存着的沒有二樣。事奉已過去的老祖宗，與事奉現在存着的沒有二樣。這種可說孝到極頂了。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

禮。所以事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

乎。○郊是祭天。社是祭地。上帝是天。禘是天子。祭地。這就是盡事上天的道理。宗廟的禮制，滿了五年行一

回大祭。到了秋季，行一回秋祭。這就是盡事先祖的道理。把這個郊社禘嘗兩種禮制，

都明白了，然後辦起國家的事來，就能夠清清楚楚，像着手掌上的一樣了。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的要旨

這章盡講中庸的道理。包括費隱兼大小而說的。第一節講人存政舉的容易。故為政七節。○謀修身屬人存。着末帶到政治上。凡為天下四節。講九經屬政舉。着末帶到修身。

凡事緣以下各節。表明求識全章。着重在修身。

○哀公問政

哀公是魯國的國君名將。

魯國的哀公，知道孔子明白政治，所以向孔子問為政的道理。

子曰。文武之政。布

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方是版。策是書。舉是行。息是不行。

孔子說，從前

政治最好的，只有文王武王兩個人。但他的政治，都記在版簡上面，不過有了文王武王的君臣，那個政治，纔可以舉行出來。○如果沒有文王武王的君臣，那個政治便滅息了。**人道敏政地道敏**

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解 敏是迅速。樹是種蒲。○盧是蒲葦。

解 有德的人，行起政來很迅速的，好比地道一樣，生長樹木也很迅速的。○所以政治這樣東西，如同

地上發生蒲葦的一樣快咧。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解** 所以國家要行好政

○要得着那個人，先要看他的身子修好沒有修好。○修好自己的身子，全在乎講究道理。○講究那個道理，須得於仁心做工夫了。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

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解 上一個親字是親愛的意思。○**解** 下一個親字是指父母而言。

什麼叫仁就是能夠愛人罷了。但是愛人當中有親疏的分別，最親的只有父母。○所以做仁者的人，能夠親親為最大。○什麼叫義就是能夠辨別倫理情分，各得其宜罷了。○只一層應當尊重賢人為最要緊，把親愛的中間，分出個等級，把尊敬的中間，也分出個等級，於是道理便生出來了。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

人不可以不知天。**解** 所以做君子的人，不可不修好自己的身體。○要想修好自己的身體，不可不盡心去孝順父母。○要想孝順父母，不可不明白人道。○要想明白人道，不可不明白天

理。○因為凡事都從根本上做出來的，天理即是人的根本。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

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解 天下之人，應該講究的道理有五項，所以能行這個達道的有三德。○五項的達是什麼呢？就是君臣的中間要有義

四書白話註解 中庸 十七 上海昌文書局印行

○父子的中間要有親。○夫婦的中間要有別。○兄弟的中間要有序。○朋友的中間要有信。○三種的達德是什麼呢？就是聰明慈愛勇敢罷了。○這個達德三種要實行起來，非誠一不可。○或生而知之。或

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

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前節所講的達道，有個生出來就明白的，有個學習之後而明白的。還有一種極笨的人，用了苦功而後明白的。

○這三種人姿質，雖然不同，而到明白的程度則一樣的。○講到做事的這層，有人安心去做的，有人為貪利去做的，又有人勉強去做的。○這三種人，做事的情形雖然不同，等他把事做成之後，却是一樣。○子曰：好

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子曰二字。是孔子說，那個人求學不倦的，和聰明人相近了。那個人

做事不懈怠的，和仁人相近了。那個人知道羞耻的，雖說不是勇，也和勇差不多了。○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

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那個人能夠明白好道理，便曉得修好自己身體。曉得修好自己身體，便能夠管教他人。學力行知耻三種的

既能夠管教他人了。○那個天下國家的事情，也能夠知道了。○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

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

柔遠人也懷諸侯也。○經是常。體是體。子。是愛。庶是眾。來。是招徠。柔是優待意。懷是保護意。

○治天下國家常道共有九項，第一項是修好自己身體。第二項是尊重賢人。第三項是親愛親長。第四項是敬重大臣。第五項是體卹羣臣。第六項是仁愛眾百姓。第七項是招徠各業的工人。第八項是優待遠方的人民。第九項是保護四方的諸侯。

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

修身則道

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

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註 諸父是伯叔。眩是亂。勸是從。柔是寬。

註 自己的身體修好，那個道理便立出來了。這是修身的好處。尊重賢人，有什麼

不明白的事情，他便能夠解釋，這是尊賢的好處。親愛親長那個怨恨的人，自然沒有了，這是親親的好處。敬重辦事的大臣，那自己一切的主意，便不會給小人攪亂了，這是敬大臣的好處。體卹羣臣，那人家受了恩惠，便想着厚

重的報答，這是體羣臣的好處。把眾百姓當自己的兒子一樣親愛，那百姓便相勸來服從了，這是子庶民的好處。招徠各業工人，使他們專心製造，那國裡的財用便從此充足了，這是來百工的好處。遠方的人來了，便去優待他，那

四方即都來歸附了，這是柔遠人的好處。對於各國諸侯，好好地去保護他，那天下的人民，便不敢輕視了，這是懷諸侯的好處。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

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歛。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

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註 重尚廉。是給口糧的講法。既是肉食

的講法。朝是五年一次。聘是三年一次。

註 厚往是很厚的燕享。薄來是很薄的貢納。這節講九經的事，比方我們住在家中，當祭祀的時候，齊戒沐浴，着

壞人，逃避了女色，把貨財的東西看得極賤，把有德的人物看得極貴，這就是達到勸賢的目的了。尊貴他的爵位，

加重他的俸祿，人家所喜歡的我不去惡厭他，人家所惡厭的我不去喜歡他，這就是達到勸人親愛的目的了。用起人

來，預着他是什麼材料，然後命他做什麼事，這就是達到勸大臣的目的了。待他們預有忠信，養他們預有重祿，這就是達到勸士的目的了。使用百姓預合時候，征收賦稅預從輕薄，這就可以達到勸百姓的目的了。每天省察一次，每月試驗一次，給他米肉的多多少，悉照做事的勤惰而定，這就可以達到勸百工的目的了。把去的人好好裡去選他，把來的人恭恭敬敬去接他，贊美他的好處，不說他的壞處，這就可以達到柔遠人的目的了。他沒有後世了，我替他立個後嗣，繼續下去。他的國度廢掉了，我替他想法子，興復起來。那個國裡有什麼亂事，我去替他治平，朝聘起來，有一定的時候，他回去了，送些極厚的東西，他貢獻來的物品，無論什麼東西，都不嫌他菲薄，這就可以達到懷諸侯的目的了。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解 大凡治天下國家的事，雖有九種常道，但是實行起來，總之不出乎一個誠字罷了。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

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解** 豫是預備。跲是說不去的意思。大凡做起事來，必得先有預備然後才

話，有了預備，自然沒有說不去的事情。事前有了預備，臨時自然沒有困難了。做事先有個預備，自然沒有後悔的事，道理先有個預備，自然不會窮盡。在下位，不獲乎上。民

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

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

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解** 那個人在了下位，不能得在上位的信任，

亦有一定的道理，須要先得朋友信用，否則仍不能得上位的信任了。如果要得朋友的信用，亦有一定的道理，須要先孝順親長，否則仍不能得朋友的信用了。如果要孝順親長，亦有一定的道理，須要先明自己誠實，倘若不

誠實，便不是孝順親長了。如果要自己身體誠實，亦有一定，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

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

執之者也。

註

中是中式。從容是不慌忙的意思。

解

誠是什麼？就是真實不虛。上天本然的道理。如果做到誠實地步，人的道理就完全了。但誠實的人，不用勉強工夫，自然會中那個法度。不用什麼思慮，自然慢慢的合着中庸的道理。這種就是聖人的程度。

所以做誠實的人，沒有什麼別種學問，他只知道選擇了一種頂好的道理，牢牢固固守着就是了。

博學之審

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註

博是多。審是詳細。篤是結實。

解

講到這個誠實工夫，也有五項，第一項要學得博。第二項要問得詳細。第三項

要思想得謹慎。第四項要辨得明白。第五項要做得着着實實。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

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

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註

措是止。

解 那件事沒有學過，自然去學，學勿成功不肯就罷的。那件事有些疑難，自然去問，問得仍然不明白，不肯從此就罷的。那件事沒有用心想過，自然用心去思想，倘想得仍然沒有效驗，不肯從此就罷的。那件事沒有分辯過，自然細細裡去分辨，倘辨得仍然不亮，不肯從此就罷的。那件事沒有做過，自然去做，倘做的不堅實，不肯從此就罷的。聰明的人，用了一倍工夫就能做到，我不妨用了百倍工夫去做。聰明的人用了十倍工夫，纔能做到，我不妨用了千倍工夫去做。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註

果是

解

如果依了這個道理去做，就是笨人也會明白，就是柔弱的人也會變強了。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蓋包魯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

自誠章的要旨

這章書是講天道人道。合而為一的要旨。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註

自是當由字講。

解

由誠心當中，而後明白道理。這就是叫性。由明白道理而後誠心，這就是叫教。那個心既然誠了，道理自然能夠明白。道理既然明白了，那個心自然能夠誠實。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

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章的要旨

這章書是講至誠盡性的全功。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

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註

唯當獨字講。盡是兼知行說。贊是助參同三。

解

我們一個人，最壞的就是不能達到實的地步。所以天下

獨有至誠的聖人，能夠盡他原有的天性。自己原有的天性能夠盡了，就能夠盡人家的性。人家的性能夠盡行知道了，就能夠盡萬物的性。萬物的性能夠盡行知道了，就可以幫着天地行變化生長的道理。能夠幫着天地行變化生長的道理，那個人就可以同天地並立了。

以同天地並立了。

右第二十二章。

這是講天道的道理。

其次章的要旨

這章書照自明誠謂之教二句申明人道着重在致曲二字。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其大即是次一等講法。致是推致的意思。曲是不全。明是亮。

比聖人次一等的人，那個誠費工夫自然不能完全。然而能夠從半邊盡心竭力去做，也可以達到誠的地步。既然誠了，自有效驗發現出來。既然發現出來，自有名氣表揚出來。名氣一表現，那個光彩自然發明了。有了光明，那人家也自然感動了。人家一感動，就有許多變化發生了。獨有天下至誠的聖人，能夠把教化感動人。

右第二十三章。這是講人的道理。

至誠章的要旨

這章書照誠則明一句申明人道。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

誠如神。

禎祥是吉祥的講法。妖孽是不吉祥的講法。蓍是占卦的草。龜是占卜的物。四體指動作威儀講。福就是善。禍就是惡。

誠心到了極頂地步，那個道理便可以預先曉得了。譬如國家要興

感了，必有什麼祥瑞的事情發現出來。國家將要滅亡了，必有什麼妖怪的事情發現出來。不單獨這樣，而且好的壞的，都見在下卦上面。還要見在動作上面。禍福要來了，那個福可以預先曉得，那個禍也可以預先曉得。所以至誠的人，如同神明一樣。

右第二十四章。這是講天的道理。

誠者章的要旨

這章書講人道。着重自成二字。第一節講誠是道的本。第二節說明人當盡誠的緣故。末節推講盡誠的妙處。

○誠者。自誠也。而道自道也。

音導 末一造字

講 到這個誠實一層，是自己漸漸裡造成功的。講到這個道理一層，是自己跟着走上去的。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物 是萬物。下一物字指事字講。

人 為什麼要講

究這個誠字呢？因為這個誠，就是萬物的起頭結委，都離不掉的。如果我們做事，或有一點不誠心了，那件事如同不做一樣，所以做君子的人，把這個誠字異常寶貴。

誠者。非自成已

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

也。故時措之宜也。

至 誠的人，非獨自己造成成功就完了，還要把萬物造成成功，才是道理。造成自己是性中的德，沒有內外分別，可以合成一道。所以做君

子的人，無論什麼時候，把他施行起來，都是合宜的。

右第二十五章

這是講人的道理。

無息章的要旨

這章書講至誠的勇。以申明天道。全章着重在至誠無息一句。

○故至誠無息。

上 是永遠沒有休息的。

不息則久。久則徵。

徵 是實驗的意思。

誠 德的功夫，

能夠到了不息地步，便可以永遠不變了。既然永遠不變，就有效驗發生在外了。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那 個

只怕不發生，既然發生了，便可以久遠。既然久遠了，自然會慢慢博大起來厚起來。既然厚了大了，那個光明自然跟着升高起來。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

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至誠的功業，能夠薄而厚了，天下的萬物都沾他的德澤，這就是載物的意思。至誠的功業，能夠升高而光明了，天下的

萬物，都受他的照耀，這就是覆物的意思。至誠的功業，能夠久遠了，天下的萬物，各遂其性，使得他生機活潑，這就是成物的意思。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

無疆。

地載萬物，可知地道的博厚。聖人的至誠，也能夠載萬物，所以他的博厚，可與地配合了。而且永遠長久，就可知天道的高明。聖人的至誠，也能夠覆萬物，所以他的高明，可與天配合了。而且永遠長久，就合着天地覆載，終古及有限止。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見表見意。章顯著意。動鼓舞意。變是化舊從新。

至誠的功業，能夠這樣的博厚，這樣的高明，這樣的悠久，自然不待表見，而就可以顯明了。自然不待行動，而就可以變化了。自然不待用力去做，而就可以成功了。

天地之道可

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天地的道理，一句就可以說完的，無非誠字作用罷了。所以那一件東西，

畫一不貳，而生出來的萬物，也就不可測度了。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天地的道理，分出來講

博咧厚咧，這是地的道理。高咧明咧，這是天的道理。把天地合起來講，所以能夠悠能個久了。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

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

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

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昭昭是明。窮是不盡。華山是西岳。振是收急。河是黃河。海是大海。洩是漏。不測是不知他的淺深。生殖是生殖意。

如今

講到

那個天，只有一點兒光亮，及到沒有窮盡的地方，那個太陽月亮，還有什麼大星小星，都懸掛在上面，地上各種東西，都被他蓋着了。如今講到那個地，只有一撮子土罷了，及到他的項大地方，把華山載在上面，也不嫌他重。把大河大海的水收在上面，也沒有一點漏洩，無論什麼東西，都可以載他得起。如今講到那個山，只有一拳似的石頭罷了，及到他的頂寬大地方，什麼草木都長在上面了，什麼禽獸都住在上面了。還有什麼寶貝和各種礦物都藏在底下。如今講到那個水，只有一瓢的多罷了，及到深不可測的地方。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什麼龜鼈蛟龍魚鼈，都生在裡面，還有許多寶貝，也生長在裡頭。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

以為文也。純亦不已。於是助辭讀焉。詩經上說的，只有上天主宰萬物的命，是很深遠而且健

上天的道理。詩經上又說，了不得的好吓！周朝文王的德，純粹不二，照這樣看起來，文王能夠永遠不息，所以成了所以成了文王的道理。總而言之，天命當然不息，文王的德，亦是不息的，豈不是和天地同一樣的麼？

右第二十六章。是講天的道理。

大哉章的要旨

這章書是講人道的勇，而包括費隱的道理。首一句是全章綱領。洋洋兩節。是贊聖道的大。待其人兩節。一正一反。是上下文的過脈。六節是實說修凝的功。末節是講修凝的效。

○大哉聖人之道。中庸的道理出於天，率於性，備於聖人，道的全體很廣，道的效用很深大得極，這個聖人的道理啊。洋洋乎發育萬

物。峻極於天。洋洋是形容極大的意思。峻是高的。聖道的高大，如同天地一樣，能夠生長各種東西，真所謂高到天的盡頭了。優優大哉禮儀

三百。威儀三千。優優是充足有餘的意思。聖人的道理，充足得來這麼樣大，把禮儀的大綱說起來，差不多有三百條。把威儀的節目說起來，差不多有三千條。待

其人而後行。待是這個大道，是不容易行的，必定學到纔能夠實行這個大道呢。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

疑焉

釋

疑是聚

釋

所以人家帝帝說的，

如果人沒有頂大的德

行，那個頂大的道理，便不能聚結了。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

釋

所以人家帝帝說的，

如果人沒有頂大的德

行，那個頂大的道理，便不能聚結了。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

釋

所以人家帝帝說的，

如果人沒有頂大的德

行，那個頂大的道理，便不能聚結了。

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道是所以做君子的人，只知道尊重自己的德性，而且盡力去講求學問，好使那個德性，達到頂大的地位。而且盡力去研究那個奧妙的細理，好使得心裡達到高明的地步。從那條不偏不變的路走上去，已經曉得的學問，常常去溫習，然後好把新道理，漸漸裡覺得並且加厚了。自己天生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

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高，就生出驕傲的狀態。身在下位，也不會有違背的事情發生出來。當國家太平的時候，他說出一句話，便能夠把國家興盛起來。國家不太平的時候，他就默默無言，所以免了許多禍患。詩經上說的，既然能夠明白事理，又能夠明察事機，因此身命保全，沒有禍患。這兩句詩，就是為修德凝道的君子說了。

右第二十七章。這是講人的道理。

愚而章的要旨。不倍的道理。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

賤是平常的人。專是專權。裁是禍。及是到。

孔子說，沒有才幹的人，他偏喜歡逞能。不是高位的人，他偏喜歡專權。處到現今的時世，把古時候的道理都

四書白話註解

中庸

二十七 上海昌文書局印行

違背了，像這等人，必定要弄搞到身上的。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講的話。文是書名。

這節以下。都是子思所講的話。文是書名。

子所說的話說，不是有德在位的天子，便不能議着親疏貴賤的禮節，也不能定宮室車馬服飾的制度，也不能考正書中點畫聲音的文字。因為這是天子所做的事，平民不能越分的。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軌是轍迹。文是文字。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照這樣說起來，即使有了皇帝位置，沒有聖人的德行，不敢把禮樂制度，妄自更改了。

改。就是有了聖人的德行，沒有皇帝位置，也不敢把禮樂制度，妄自更改了。

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說同悅。是歡喜的講法。杞是夏的後。徵是憑證。宋是商的後。從是依。周是周朝。

孔子說，我對於夏朝的禮，很喜歡的，可恨夏朝的後人，對於殷朝的禮，也常常學習過。商朝的後人是宋，宋國自襄公以後，國就不振，那個文獻便不能考證了。我禮制也不能十分完全了。我只好學周朝的禮法，如今要用，還是依着周朝禮法去做。

孔子說，我對於夏朝的禮，很喜歡的，可恨夏朝的後人，對於殷朝的禮，也常常學習過。商朝的後人是宋，宋國自襄公以後，國就不振，那個文獻便不能考證了。我禮制也不能十分完全了。我只好學周朝的禮法，如今要用，還是依着周朝禮法去做。

右第二十八章。承上章為下不信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章的要旨

不聽的義理。

這章書是講居上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王是興旺的意思。重是大。寡是少。

與旺國家的聖人，能夠行了禮法制度考文三件重大事情

他就沒有什麼過失了。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

麼過失了。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

麼過失了。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

麼過失了。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

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講到從前夏商朝的禮，雖然很好，可惜沒有考證。沒有考証，就不能叫人信服。沒有信服，百姓自然不肯聽從了。講到現在有

聖人在下，雖有很好的禮，但得不到皇帝個位置，就不能尊貴。不能尊貴，就不能使百姓信服。百姓不信服，自然人家都不肯聽從了。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

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

以俟聖人而不惑

君子指王天下的人說。道就是議禮制度考文三種。庶是求。三王是夏商周文。繆是錯。建是立意，悖是違背。俟是等。所以王天下

議禮制度考文三件大事，做自己立身的根本。然後再去求百姓的同意。考察夏商周文三個皇帝道理，一點兒不錯，自然行於上天下地之中，一點兒沒有違背。就是問到鬼神，也沒有什麼猜疑。於是把這個道理，隔了一百世以後，等那個聖人出來，也沒有什麼批評。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

人也問到鬼神既然沒有猜疑，這就是明白天道的一個憑證。等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

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

厭動是和言行講。道是和法則講。則是準則。所以做君子的人，要麼沒有舉動。他有了舉動，就可為後世天下的道理。他做

遠的地方仰望他的言行。近的地方把他的言行做個法則。也沒有什麼惡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

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射是厭意。蚤是先意。詩經上說的，夏

現為周朝的客人了，他在自己國內，沒有人惡他，在這裡也沒有人厭他，庶幾朝朝夜夜

永遠保全名譽了。所以做君子的人，沒有一個不是這個樣子。而且早已有名譽在天下了。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入道也。

仲尼章的要旨

這章書是講許多聖人的道理。都聚在孔子一人身上，第一節說孔子的學問全備。第二節說孔子的德。可比天地這樣大。末節說天地之大。和孔子差不多。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解 祖是宗。述是繼述。憲是法。章是表章。

孔子把堯舜所行的道理，當做祖宗傳下來的一個樣子，絲毫不肯放棄。又把文王武王的好處，統統表明出來，而且上面根據天時的變化，下面依着水土的道理。

辟如天地之無不

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解 持載是承載意。覆幬是覆育意。錯行是錯

綠而行。有流行不已意。代明是更代而明。有相禪不息意。**解** 道德備在仲尼一身，好像天地的高明博厚，沒有一物不承載。沒有一物不覆育。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

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解 悖是背意。小德是造化分散。看天地的覆載，中間萬物都生在裏面，彼此不相妨害。四時日月同運行在裏面，

來往不相違背。他所以不害不背的，就是小德。如同川流一般，分支萬派，都在裏面流行，他所以並育並行的。就是萬殊原於一本的大德，有無窮的變化，天地的道理，所以有這樣大。那個仲尼的道德，亦是這樣的了。

右第三十章

是講天的道理。

至聖章的要旨

這章申明小德川流。就德之散殊上說。首節講聖人的德。以下窮究他的盛。並且深贊他。末節總結配天全章。一氣貫承。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

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

有別也。知去聲。齊平聲。文是文章。理是條理。密是詳細。察是明辨。

子思說。唯有天下下的至聖，能夠聽聽視明，睿通知達，就可以治臨天下了。能夠寬大裕如，溫和柔順，就可以包容天下

了。能夠奮發有強，剛斷毅行，就可以執守道理了。能夠齊肅守嚴，執中守正，就可以

恭敬辦事了。能夠文章條理，詳細明辨，就可以分別事理了。不是至聖，誰能這樣麼？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是周偏廣潤意。至聖的德，像江河的水流行一樣，沒有一處不到的。並且像淵

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

見音現。是衣冠瞻視意。言是訓誥命令意。聖人的德，周備廣潤像昊天一樣，靜深有本，像淵泉一樣，所以他的儀容發見

行是禮樂刑政。說音悅。愛慕意。天下的人，沒有不敬重的，他的言語發出，天下的人，也沒有不信從的。他的

政治發展出來，天下的人，也沒有不歡樂的。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

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

尊親。故曰配天。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天下百姓，這樣敬信喜悅聖人，所以

到南蠻北貊地方。凡是舟車所到的，人力所通的，上天所覆的，地球所承載的，日月所照臨的，霜露所降着的，及有血氣的人，沒有不敬他像父母一樣！所以至聖的德，可以配着天了！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至誠章的要旨

這章就至誠申明大德教化。首節講至誠的功用出於自然。次節推他的原為天德。末節講不是至聖，就不能知道了。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

化育。夫焉有所倚。經是理他的頭緒。綸是比他的等類。大經是五品的人倫。大本是所法的全體。夫音扶。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肫肫是誠實。淵淵是像靜潔。浩浩是廣大。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固是實有意。聖是實有聲。天生的德性。那一個能夠知道他呢？

右第三十二章。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二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無以加矣。

衣錦章的要旨

這章講人道成德的序。同首章相應。是中庸一篇的大結束。首節主為己。二三兩節主謹獨存養。四五兩節。講民勤民威。平天下的效驗。末節是贊嘆不顯二字。凡八引詩。並有

自己的意思
表見在內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

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禮。知遠之近。

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衣是着。錦是華服。尚加意。絀是外單衣。闇是深藏不露意。

至誠至聖的道理。仍若若不脫慎獨。

工夫。詩經上說的，凡人着了錦繡的衣服，外面必定要罩了一件衣服，這是什麼緣。說大概嫌錦衣的文彩太顯露了。所以君子的求道，也像這着錦衣一樣，在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沒有什麼希奇，到後來便越發越光明了。惟有小人的做事，只知道在外面用功，雖然像似顯露，却一天消滅一天。講君子的道理，看看平淡得很，其實毫不厭煩。看看簡單得很，其實極文明。看看溫和得很，其實一絲不亂。曉得遠的是從近的做起。曉得風自源頭上吹來。曉得頂細微的。就是頂顯露的。照這樣用功夫，可以進德了。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

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註 潛是暗藏。孔是

進德 的工夫，

重在慎獨。詩經上說的，那個東西雖然隱藏在黑暗的地方，仍是明白可見的。所以君子心裏考察，能夠沒有什麼過失，便沒有嫌惡的事在心上。君子所以不可及他的，也不過是小心慎獨，在他人所看不見的時候。

詩云。

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註 相是看。屋漏是室的西北角。

解

詩經上說的，你住的屋子裏，像有人注視你，你如果沒有過失，心上便沒有慚愧，可以對得起西

北角的神明了。故講中庸的人，不等做事，他已有恭敬的行為。不等說話，他已有信實的守着。詩曰：奏

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註

奏是進。假同格。是感動意。靡有，即是不發。鈇是斫刀。鉞是斧。不發大怒，那個百姓自然害怕。比着刀子斧頭，還要利害呢。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

天下平。

註 辟是國君。刑是學。

詩經上說的，不顯露出來的只有德性，凡百諸侯都要效法他。所以成德的君子，用了篤實恭敬的工夫，天下自然會太平了。

詩云：予懷

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

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註 解作貌。今講，色是容貌。輔倫都當比字講，無臭是無，可聞意。

解 詩經上說的，我想念文王有

了明顯的德，不必張大有聲的號令，有色的儀文，為什麼意思呢？因為孔子常說的，用聲色去感化百姓，還是末務。○詩經蒸氏篇上說的，德性好比一根毛，毛還有比得上的。說到上天所載得住的，到了一些聲息未有，一點氣味沒有，那才算到極點了。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為已，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覆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四書白話註解中庸終

四書白話註解

論語卷一

學而第一 凡十 六章

江陰馮宗道

江陰繆詠仁鑒

註解

定

學而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教人好學。由序漸進。首節講學得於己。二節講為學的效驗。三節講學成已德。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子是孔夫子。姓孔名丘。字仲尼。魯國的聖人。說同悅意。

解孔夫子說，人生在世，不可不求學，既學

以後，應當時常溫習，把所學的书，不會忘記，不是心裏很歡樂的麼？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朋是同類的人。樂音洛，暢快意。

解朋友

的學問程度已經高了，有從遠地方來

跟我學習，我心裏不是很快樂的麼？

解朋友見我

本來為我自己。就是人不曉得我的學問。我也不要恨他。到這種樣子。不是成德的君子嗎。

其為章的要旨

這章是有子說為人的道理。在根本上用功。

○有子曰。其為人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

者。未之有也。

有子是孔夫子弟子。姓有。名若。孝是侍奉父母。弟是敬從兄長。弟好同去聲。鮮上聲。少意。

解有子說，世上的人，如果他做人的道理，能敬孝父母，敬兄長，還要歡

喜遵犯在上的人，那是少的。既不歡喜遵犯在上的人，反歡喜做反亂的事情，沒有這種人的。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

仁之本與。

務是盡力做。做君子的人，必定在根本上用心，根本立好，道理自與平聲。發生出來了。孝和弟的行為，不是行仁的根本麼？

巧言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子說人的外貌好。心裏確少仁厚。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是說得很好聽。色是顏色。令是裝得很好看。

孔子說，世上有種人，口裏花言巧語，面上裝出和悅樣子，心裏確實少

了仁心。

吾日章的要旨

這章是曾子說自己修身的工夫。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

傳不習乎？

曾子是孔夫子弟子。姓曾名參。字子輿。省是省察。傳是師長傳下來的學問。為去聲。傳平聲。

曾子說，我每天三件事，拿來省察我自己，第一件替他人謀算事情，豈可以不

忠心的麼？第二件同朋友交接，豈可以不信實的麼？第三件師長傳授我的道理，豈可以不習熟的麼？

千乘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治國的要端。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是治理意。去聲。乘是兵

車。去。孔夫子說，治理大國有五要：第一無論大小事，總要謹慎。第二要有信實，不可欺百姓。第三國

弟子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講小學的功夫。

解

孔夫子說，治理大國有五要：第一無論大小事，總要謹慎。第二要有信實，不可欺百姓。第三國

去聲。乘是兵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註 弟子就是學生。汎是廣大意。則弟的弟去聲。文是詩書六藝。

解 孔夫子說，做學生的走到家裏，應該孝順父母。走到外面，應該恭敬兄長。做事要謹慎。說話要信實。愛護衆人要廣闊。

○還要親近有仁德的人。這幾種行為做了，如有餘多的工夫，就要學習詩書六藝的文學啊。

賢賢章的要旨

這章是子夏教人注重倫道的意思。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

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註 子夏是孔夫子弟子。姓卜名商。上賢字是愛子意。下賢字是賢人。易換意。色是女色。

解 子夏說，人能設把愛色的心，移換學賢人。侍奉父母，能夠盡他的心力。服事君上，能盡盡他的身體。同朋友交接，說話有信實。照這樣的人，雖然有人說他沒有學過，我必定說他已經學過了。

不重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講自修的道理。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註 重是端重。威是威嚴。固是結實。

解 孔夫子說，大凡做君子的人，如品行不端重，

就沒有威嚴，學的學問就不堅固了。

主忠信

解 心裏主見。要講有忠信。要講有信實。

無友不如己者

註 無同毋。

解 比方不如自己

他做朋友。過則勿憚改。

解 人有過失，不要怕改，應當立刻改去。

慎終章的要旨

這章是曾子論在上者。應當注重喪祭感化百姓。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註 終是父母壽終。遠是祖先。

解 曾子說，在上的人，能敬慎重父，百姓看在了的樣子，他們也歸厚道了。

先，百姓看在了的樣子，他們也歸厚道了。

子禽章的要旨

這章是說孔夫子的開政，由德感化得到的。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

與？

註 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是孔夫子弟子。與是人同我說知。

解 子禽不曉得孔夫子開政的緣故，問到子貢說，夫子到一國裏，必聽得那國的政事，是求人說與他聽的呢？還是那國裏的人情願同

他說的

呢？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

人之求之與。

註 溫是和厚意。良是直爽意。恭是恭敬。儉是儉樸。讓謙遜意。得是開得政事。

解 子貢說，你說夫子求與都不是，夫子到了一國中佩服情願他國裏的政事，請求夫子，夫子就曉得了。但是夫子的求得，和他人求得是不同的啊。

心中佩服情願他國裏的政事，請求夫子，夫子就曉

得了。但是夫子的求得，和他人求得是不同的啊。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註 志是志向。行是行事。去聲。

解 孔夫子說，父親在世的時候，須看他的志向是怎麼樣，父親亡了，還要看他從

前的行事怎麼樣，能毅三年的工夫，不改父親的行為，可算是盡孝的人呢。

禮之章的要旨

這章是有子說禮意和，仍要有節的意思。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

註 禮是禮節。先王是古時帝王。

解

有子說，禮的用處，須要和氣，這是貴的。先王的道，照這樣才算好，無論大小事情，總要照這和氣去行的。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

節之亦不可行也。

節是限制。還有不行的在那哩，就是只曉得一味和氣去行。若不用禮制意，**節**去限制，恐怕過和氣，就要變化，這就是不可行的啊。

信近章的要旨

這章是有子教人用義禮親的要點。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

亦可宗也。

信是信約。義是事的合宜。復踐言意。因是依的意。宗是主的意。近遠並去聲。

有子說，同人約言，如果合宜，這約當該可踐的。恭敬待人，要有節制，可以免去發存

○依靠那個人，應該親近，也可以有主張了。

君子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講好學的情狀，引起世人好學。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

焉，可謂好學也已。

飽是貪食意。安是安適。敏是勤勉意。就是往見。有道是賢人。正是請教意。

孔夫子說，君子有志學問，吃食不

假事情，謹慎說閒話，還要到賢人地方去請教，這樣可算是真好學的人呢。

貧而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同子貢論學問，由淺入深的道理。

○子貢曰：貧而無詘，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

好禮者也 [註]

論是卑屈意。驕是驕傲。意。樂音洛。好去聲。

[解] 子貢問孔夫子說，如有人貧到極點，見了很有銀錢的人，一點沒

怎樣麼？孔夫子說，可算是好了。不過不及那貧人能鼓快樂，富人能鼓歡喜施禮呢。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

之謂與 [註]

詩淇澳一篇。切是切下。磋是磋光。琢是彫琢。磨是磨滑。與平聲。

[解] 子貢聽孔夫子的話就恍悟說，詩經上說的，如同一個骨頭

，就是同夫子說的話一樣嗎？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註]

孔夫子說，賜呀，我起

初可同他講詩上的道理了。因為告訴他已往的事，他就曉得將來的事呢。

不患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教人求己意。

子曰不患人之不知而患不知人也 [註]

孔夫子說，人每憂愁他人不曉得自己才能，這是用不到憂愁的，只要憂愁自己，不

識他人的邪正呢。

為政第二

凡二十章

為政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為政的根本。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象星共之 [註]

政是政事。德是仁德。北辰是北斗星。共同拱。

意音

[解] 孔夫子說，在上的人施行政事，要用仁德，如同天上的北極星，居在一地方，自有許多的小星，向着他衛護的。

詩三百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教人讀詩。去邪歸正的意思。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註 詩經共有三百十一篇。三百篇單言大數。蔽是蓋意。**解** 孔夫子說，詩經有

三百篇有論善的，有論惡的，一句就可以包括盡的是什麼話？就是說，思想不可有一點偏邪。

道之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在上的人。不可專靠刑政治民。要把德禮化民的意思。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註 道去聲。引道意。齊一音。耻羞愧意。**解** 孔夫子說，

治理百姓，專把法制禁令去引導，把刑罰去整頓百姓，雖然可免犯法，不過心裏終沒有羞耻的。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註** 格是變到

極好。**解** 如果把德行去引導，把禮節去整頓，那百姓不但有羞耻，並且感化做善人了。

五十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自述進道的程序。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解 孔夫子說，我在十五歲的時候，就立定志向，專心求學。**解** 到三十

歲，就能設立定脚跟，把求學的心堅固不移。

四十而不惑。**解** 到四十歲的時候，事理都明白，沒有疑惑了。

能數曉得天道流行的命理。

六十而耳順。**解** 到六十歲的時候，理道想通，像入耳中的一樣左右逢源。

解 到七十歲的時候，要隨我心裏歡喜，尚且不違背規矩。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孟懿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論孝道。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註孟懿子魯國的大夫仲孫氏。又叫孟孫。名何忌。無違是不背意。

解孟懿子問孔夫子孝順的道理，孔夫子回答說，事奉父母

，能發不違父母的心，就算孝。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註樊遲是孔夫子的弟子。姓

樊名。御，是替孔夫子御車子。

解那時樊遲替孔夫子管車子，孔夫子就告訴他說，孟孫問我孝道，我回對他說，不違背父母就算孝。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

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解樊遲說，不違背是怎樣解釋？孔夫子說，父母在的時候，祭的時候，也要依着禮節，祭的時候，也要依着禮節，這就是不違的道理。

孟武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同孟武伯論孝道。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註孟武伯名彘。是孟懿子的子。

解孟武伯問孔夫子孝道，孔夫子回答說，父

母愛子周到至極，兒子有病，父母最要憂愁，做兒子的，能發保養自己身體，這就算孝了。

子游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教子游敬父母的孝道。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為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

何以別乎？

註子游是孔夫子的弟子。程言名偃。字子游。養，去聲。

解子游問孔夫子孝道，孔夫子回答說，世人能發奉養父母就是孝，不曉得養的事情很多，比方養犬馬都叫養，若是養父母沒有

微意，和善大馬的，養有怎麻分別呢？

子夏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教子夏和顏悅色的孝道。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

為孝乎？

[註] 食去聲。先生即父兄。饌是飲食。

[釋] 子夏問孔夫子孝道，孔夫子回答說，服事父母的時候，面上的顏色很難，如果父兄有事，做子弟的應當替他勞力，有酒飯，要請父兄先吃，這樣才

算是孝。

吾與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無說顏回悟道的話。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

愚。

[註] 回是孔夫子弟子，姓顏字子淵。私是私居時候。

[釋] 孔夫子說，吾同顏回講道理，講到一天，他只是聽受，沒有疑的地方來問我，像沒有知識的愚人，等到他回去，我留心考察他，也能發顯我說的道理

發明出來。顏回是實在聰明的人。

視其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察人的方法。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廋是藏匿意。

[釋] 孔夫子說，要辨別人的好壞，先看他做的事，如果是好的，再看他做事的情由，果然還好，再細察他的心裏，是不是清願做的。照這樣方法看察人，還能發隱藏得了嗎？

[註] 馬平聲。

溫故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教人求學。要有心得意。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解 孔夫子說，世人求學問，要把舊時候學的，時常溫習，再得到新知識，就可以做人家的教師了。

不器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君子的才學。

子曰。君子不器。

解 孔夫子說，平常人的學問，用處很小，惟成德的君子，有完全的才學，不像一種器具，只有一種用處。

先行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君子行重於言的意思。

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解 子貢問孔夫子怎樣的人叫君子，孔夫子回答說，先做要說的事，再說這事

的話，可算足君子。

周而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君子小人的不同。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解 周是普徧意。比是偏黨意。**解** 孔夫子說，君子同小人，在公私上就有分別，

君子待人很周到，沒有偏見，小人待人就要偏護，不能普徧的。

學而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論學同思不可偏廢。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解 罔是昏昧意。殆是不安意。**解** 孔夫子說，人求學問，一味誦習，不用心去思

想書中的意義，就要昏昧不明。如一味思想，不學習功課，心中就要恍惚不安了。

攻乎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教人要修正道。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釋 攻是專攻意。異端如楊朱墨翟一類。**釋** 孔夫子說，世人如果研究不正的教，這就害自己了。

由誨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教子路真知的道理。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釋 由是孔夫子弟子。

姓仲名由。字子路。女作汝字講。

釋 孔夫子叫子路的名說，我教你求真知的道理，比方一件事實在曉得的，就說明白了。如果一件事實在不明白，就說不知道。這就是真知道呢。

干祿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教子張求真實學問。就有祿的意思講。

○子張學干祿

釋 子張是孔夫子弟子。姓顛孫名師字子張。祿是復官的俸祿。**釋** 子張在求學的時候就有求俸的思想。

子曰多聞闕疑

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釋 闕是空闕。尤是過失。悔是懊悔。行寡的行去聲。

釋 孔夫子說，求學問應當求己，道理確欲多聞。如有不很明白的，就少外來的過失。事物確要多見，如有不穩妥的地方，甯空着勿行，就是穩妥的，也要謹慎，就少心裏的懊悔了。能夠言不見怪，行少後悔，那俸祿亦在這裏了。

何為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教魯君重公義服百姓的意思。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謬。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是魯國的君主。姓姬名蔣。舉是拔用意。錯是廢棄意。姓自然心服。如果舉用邪曲的人。廢棄正直的人。那百姓就不能心服了。

季康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在上的人能教盡道。百姓就感化了。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

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是魯國大夫季孫氏。名肥。臨是接近意。莊是莊嚴。我且相勸為善。怎樣才可以廢止。孔夫子回答說。臨民時候要莊嚴。百姓看見。自然恭敬。孝順父母。慈愛子弟。百姓感動。自然盡忠。百姓中有善人就舉用他。不善的人就化導他。百姓看見有這樣行為。大眾就相勸為善了。

或謂章的要旨

這章說治國治家道理一樣。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

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有一人來問孔夫子說。夫子為什麼不做官。為國家的政事。孔夫子回答說。書經上說的。孝道。能孝父母。友愛兄弟。把這個心去正一家的人。同做官一樣。為政何必做官。才算是為政呢。

人而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教人信實為主。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註 大車是牛車。輓是橫木。可以駕牛。小車是馬車。軌為曲轅。可以駕馬。**解** 孔夫子說，人要是沒有信實，不曉得他怎樣好呢。比方駕牛的大車，沒有橫木縛住牛，駕馬的小車，沒有曲木鈎住馬，叫這個車

怎樣行動呢。所以人沒有信實，可以行的麼？

十世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教子張考察前代變更的道理。就可以知道將來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註** 世是朝代。夏朝是禹王

的後。殷朝是湯王的後。周朝是文王的後。**解** 子張問孔夫子將來十世的事情，可以預先曉得嗎。孔夫子回答說，殷朝依夏朝的禮法，如何增減，就可以曉得殷朝的年代。周朝依殷朝的禮法，如何增減，就可以曉得周朝的年代。或者繼續周

朝治天下，依周朝的禮法，如何增減，就是到百世，也可以知道的。

非其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教人明祭義務的道理。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諷也。**解** 孔夫子說，不是他的祖宗，用不着祭的，若欲祭他，就是誘媮鬼神了。見義不為，無

勇也。**解** 孔夫子說，人見了應該要盡的義務，不肯去做，這就是沒有勇氣的人了。

述聖子思像

經文緯武

包括今古



山東曲阜縣人生於周敬王戊午年孔子之孫

四書白話註解

論語卷二

八佾第三

凡二十
六章

江陰馮宗道白話註解
江陰繆詠仁鑒定

八佾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誅
季氏的僭禮。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季氏魯大夫季康子
佾音逸。是舞的

行列。天子有八佾。八八六十四人。諸侯有六佾。六六三十六個人。大夫有四佾。四四十六個人。

【釋】

孔夫子說，季氏祭先祖的時候，不依禮制，竟敢用天子的八佾，舞在家廟裏，這種違禮，他可忍心去做，還有那一

件事卻不可以忍心做呢。

三家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
譏三家無道。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註】

雍是周頌有來雖雖篇。徹是祭畢收撤供品。和去聲。助祭意。稱穆深遠意。

【釋】

孟孫叔孫季孫三家，祭家廟完的時候，把天子用的雍詩歌起來了，孔夫子說雍詩上有兩句，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就是說助祭的諸侯，主祭的

天子，容貌有深遠的樣子，這兩句是指天子同諸侯說的，怎樣會取在三家的堂上呢。

人而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
仁是禮樂的本。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解 孔夫子說，人如果沒有仁心，照那禮節沒有根本，怎樣行呢。人

如果沒有仁心，照那音樂沒有根本，怎樣作呢。

林放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把吉凶的禮。答林放問禮的本。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解 林放魯國人。儉節儉意。易齊備意。感哀痛意。戚，行起吉禮，如果過於奢華，還不如節儉為本。行起喪禮，如果過於體面還不如哀戚為本。

不如哀戚為本。

夷狄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見禮法僭亂。所以發憤極的話。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解 夷狄是外邦。諸夏是中國的諸侯。亡沒有意同無。**解** 孔夫子說，我者南夷北

狄國裏，尚有君王名分，現在我們中國連上下的分別都沒有了。

季氏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歎季氏的越禮。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解 旅是祭的名。泰山在魯國境界裏。冉有是孔夫子弟子名求。救是救止意。女音汝。與平聲。**解** 照禮諸侯才可以祭疆域內山川，季氏

不過一大夫，妄祭泰山，當時再有做季氏的家臣，孔夫子就責問他，你不能殺殺正季氏僭禮嗎？再，有回心說。我是不能殺。孔夫子又說，唉，可救急，難道泰山上的神明，反不如問禮的林放嗎？

君子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教人禮讓的爭。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升是上堂。下是下堂。

孔夫子說，君子心氣和平，沒有爭勝人的事情，必定是射箭飲酒的事情，當沒有射的時候，就先去聲。罰酒講。

○必先三揖三讓，再上堂去射箭，射好以後，就一揖下堂，等眾人射完了，計不勝的人罰酒。

復三揖升堂飲酒，君子的爭勝不同小人用力爭勝一樣的。

這章是孔夫子讚子別能發悟諸道。

子夏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讚子別能發悟諸道。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

倩音千。去聲。美笑貌。盼

是黑白分明。子夏問孔夫子說，詩經上有幾句詩說的，笑貌好看，面頰端正，眼睛美，物音黃米色。麗，黑白分明，有素的質，就可做華美了。這兩句詩，是怎樣解說呢？

子曰：繪事後素。素，先從素地，加上采色，就是素以為絢的意思。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

可與言詩已矣。

子夏聽孔夫子的話，就悟會說，照這樣看來，大概禮節都用忠信做底本。禮節尚在後嗎？孔夫子叫子夏的名說，你能發起發我的意思，就可以同你講詩經的道理了。

夏禮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數別殷的禮。後世難傳。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記是夏助後。宋是殷的後。徵

是考證。文是典籍。獻是賢人。

朝朝朝，我能

朝朝朝，我能

教說，不過把國沒有人可證我的話。夏朝的禮，我也能說，不過宋國沒有人可證我的話。因這兩國典籍賢人，都不足的緣故。如果我就能觀察出來，證明我說的話了。

禘自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數禘禮的失。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是大祭。五年一舉。

灌是用酒灌地。

孔夫子說，

大祭起來，

沒有行灌禮以前祭的誠敬，還可以看到，等到用灌以後，在祭的人就辭退了，那時候我不願意看了。

或問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答或人問禘祭的難言。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

乎。指其掌。

或是一人。示同看講。

說，如果能使曉得這禘祭的意思，對着天下的事理，都可以明白了。就拿手指着手掌說，如同看這手掌一樣。

祭如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門人記孔夫子祭的誠敬。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祭是祭先祖。祭神是祭外神。

與去聲。不與是不去的意思。

孔夫子祭先祖的時候，必恭必敬，像先祖在的一樣。祭外神的時候，也必恭必敬，像神在的一樣。孔夫子常說，祭的時候，如有事叫人代替，就少恭敬，像沒有祭的一樣。

王孫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用天理服王孫章的問。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

天無所禱也

註王孫賈是衛國大夫。媚奉承意。奧是屋的西南隅。竈是竈神。禱是禱告。

解王孫賈問孔夫子說，人帝說的要奉承奧神，還不如奉承竈神，這兩句話是怎麼意思？孔夫子

說，不是這樣說法，如果行事不合天理，得罪了天，禱告也無益。

周監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贊周禮的完美。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註監仿照意。二代是夏殷。郁郁是文盛貌。

解孔夫子說，周朝的禮節

，是因夏商二代的制度，有增有減，就修成很文盛的氣象，我是依從周朝的禮。

太廟章的要旨

這章論孔夫子行事合禮。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鄆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

子聞之曰是禮也

註太廟是魯國周公廟。鄆是魯邑。鄆人是鄆大夫。叔梁紇孔子的父。

解孔夫子進太廟，見廟中各事情都問明白，有人笑孔夫子說，誰說鄆人的子懂禮

節嗎，我見他進太廟，一件事也不曉得，都要請問他的。孔夫子聽了這句話就說，我的問是合禮的啊。

射不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古人射的道理。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註 皮是用皮做的箭靶。為去聲。科是等級。**解** 孔夫子說，

只要射得中，不在穿過箭靶子，因為人力不同的。這是古時候射箭的道理。

告朔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古禮要維持。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註 告入聲。是告廟。

朔是初一日。**註** 古時的年歷，天子派大臣定了，頒發各諸侯，各諸侯受而藏在祖廟，每月朔日用羊票告祖廟。餼羊是活羊。**註** 自文公起，這禮已經不行了，那個羊仍舊供着，如同空費。所以子貢主張廢去這羊。孔夫子叫子

貢的名說，你只曉得愛惜一隻羊，不曉得存這隻羊，還可望後來重行告朔禮，如果廢去這隻羊，沒有人曉得告朔的禮了。我是愛這種禮，不忍廢去的。

事君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人不懂事君的道理。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誼也。

註 孔夫子說，服事君上盡我禮節，這是做官的本分，時人反說是諂媚，實在不懂事君的道理了。

定公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答定公做君臣應盡的道理。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

以忠。

註 定公是魯國的君。名剡。

註 定公一日問孔夫子做君的使臣，做臣的事君應該用怎樣道理。孔夫子回答說，君上差使臣下，應該有禮，臣下服事君上，應該忠心，這就是做君臣的道理。

關雎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論關雎詩的用意。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註詩經關雎篇。淫是放蕩。傷是悲傷。**解**孔夫子說，詩經關雎上說，

，確不至淫佚無度，沒有得到后妃，有點哀情，確不至悲傷。

問社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深責宰我的妄答哀公。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

曰。使民戰栗。

註社是祭后土的壇。宰我是孔夫子弟子。姓宰名子我。戰栗是恐懼貌。

解哀公問宰我設立社的意思，宰我回答说，古時

，周人用栗樹，夏后氏用松柏的意思，確不可考究，

，更難朝用栗，要使百姓見栗樹，有怕懼的意思。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

不咎。

註說是議論。諫是阻。宰我回答说哀公的話，並不是立社的本意，有引起國君殺伐的心思，孔夫子聽了

這樣回答，是已成的事不要議論了，將成的事不必諫止了，過去的事更不必追咎了。

管仲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評論管仲的不儉不知禮。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

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

兩君之好。有反站。管氏亦有反站。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註管仲是齊相。名夷。

吾三歸是臺名。攝是兼理意。邦君是諸侯。塞門是屏風。坻是覆酒杯的器具。
孔夫子說，管仲的器量很小啊。或有人說，管仲是有儉道的人嗎？孔夫
子回答說，管仲有高臺名三歸，裝得很華麗，他用屬員辦事，一官不兼管
他事，費的俸祿很多，那裏有儉道。或人又說，照這樣看來，管仲是懂禮節的嗎？孔夫子又說，國君可以樹立屏風
，管仲家裏也有的，國君因為同他國的君宴會，有覆酒杯的器具，管仲家裏也有的，人說管仲知道禮節，那一個
人不可算知
道禮節呢。

子語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同太師謀作樂的道理。

○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
也 繹如也以成。
大師是樂官名。語去聲。大音泰。翕是合意。從音
繼去聲。純是和順意。皦是分明意。繹是連續意。
孔夫子同魯國的樂官大師說，

的。初作時，要有合聚的聲音放開，大作時，要有純熟的聲音，
 還要有分明的聲音，再同連續的聲音，然後成功節奏的法子。

儀封章的要旨

這章是儀封人知道孔夫子道理將要行的意思。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
 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

鐸。
儀是衛邑。封人掌封疆的官。從者是門生。喪是失
官職。木鐸是金口木舌的鈴。見從喪都去聲。
孔夫子周遊到衛國，儀封人要求見說，大概君子到

心，就引他進去見孔夫子，見了出外，對眾門生說，你們不必憂愁沒有官
 做，天下亂極了，我看天將使夫子行教化，像金口木舌的鐸響醒世人了。

謂韶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子評論韶武的樂。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解 孔子說，韶的樂很好，又很善的。說武王的樂，是很好了，不過沒有很善的。

居上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子論在上的人待民為禮臨喪的道理。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解 孔子說，做君上待百姓，沒有寬厚意行禮沒有恭敬意是居喪。居喪沒有哀痛意，這等人本心已失，我怎樣可以看他呢。

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

里仁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子教人要選擇善處的意思。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要有仁厚的風俗，才算好，如果不揀擇仁厚的地方居住，怎樣算得有知識呢。

不仁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子教人重仁心。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

仁

釋 約是窮困。樂音洛。知去聲。

解 孔子說，沒有仁心的人，不可使他久處這窮困境界，又不可使他久處這快樂境界，凡有仁心的人，無論在那裏，總安心守好仁的，聰明的人，能毅隨機應變，到處

利用這個仁的。

惟仁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子說仁人的能好能惡。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解 孔子說，有仁心的人，能毅歡喜好的人，能毅惡恨不好的人。

苟志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子教人求仁的意思。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解 孔子說，人如果專心向着仁德用功夫，自然沒有惡事體做出來了。

富與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子論君子求仁的道理。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釋** 欲貪欲意，處留戀。

意。所惡的惡去聲。厭惡意。去上聲。躲避意。惡乎的惡平聲。**解** 孔子說，富同貴是人人心中歡喜的，如果不依道理取得富貴，君子不肯居

子所以不肯處富貴，不肯去貧賤。因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釋 終食是一飯時間。造次是急遽苟且的時候。顛沛是傾覆流離的時候。**解** 君子求仁很專心，就是喫一頓飯的時候，也不違背仁心的時候，必定注意仁心，在流離的時候，必定

注意仁心。這
是真君子了。

我未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希望
世人求仁的意恩。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
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註]好惡並去聲。尚是加高意。[解]孔夫子說我沒有見過歡喜仁心的人
人。沒有事可比他的歡喜，能厭惡不仁心的人，必定是正厭惡
了，他做起仁心的事，不叫不仁心的事情，加在他身上的。[解]同厭惡不仁心的人，有歡喜仁心的

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註]有人能數一日中間，用他的力在仁心
姿不同，有力量不足的人，我沒有看見過呢。

人之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看人
不偏在過失一面。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註]人兼君子小人
黨是黨派。[解]孔夫子說，人

分別君子同小人，先把他過處仔
細看，就知道這個人的仁不仁了。

朝聞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
勉人要問道。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解]孔夫子說，人如果一天聽到道理，能毅明
白，或到晚上就死，也算不虛活一世了。

士志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勉人要專心道理。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解 孔夫子說，士人既然專心道理，那裏有心思

講究衣食，如果羞耻粗衣粗飯，他的志向已經卑賤了。照這樣的人，不可同他論道理了。

君子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君子做事的圓到。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解 孔夫子說，君子在世上行事，沒有

專主的心，沒有不肯做的心思，事情合宜就依着去做。

懷德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論君子小人不同的觀念。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註 德是德行。土是居處。刑是法律。惠是恩惠。

解 孔夫子說，君子同小人分別，看他想念就知道的。君子想念的是德行。小人想念的是安樂居處。君子想念的是法律。小人想念的是恩惠。

放於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戒人不可專利。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註 放上聲。放，依向意。孔夫子說，一個人的心思，專向利益去做，必定要拖累他人，衆人多怨恨他了。

能以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治國用禮讓為根本。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為國是治國。何有。是不難。
解 孔夫子說，做國君的能體用禮道讓去治國的嗎。怎樣有難做的事。
意。
解 情，如果不能用禮道同謙讓去治國，就把那些禮節怎樣用法呢。

不患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勉人求己的道理。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患憂慮意。位是位置。立是自立。

的本
解 孔夫子說，求學的人，不要憂愁沒有官做，只要愁如果做到官，沒有做官的本領，並不要憂愁沒有人曉得我的本領，只要用功去求真實學問，明白做事的道理就好了。

參平章的要旨

這章是說孔夫子忠恕的道理。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

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唯上聲是答應。盡自己的心叫忠。推己及人叫恕。
解 孔夫子叫曾子的名說。我的道

唯。孔夫子出外，衆門人就問曾子，夫子話一貫是怎樣解說。曾子回答說，夫子一貫的道，沒有旁的意思，就是要盡自己的心，再把自己的心，比着別人的心就是了。

喻義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論君子小人心術的不同。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是曉得意。利是利益。
解 孔夫子說，君子的心，只曉得處

處要有利，所以心術是不同的。

見賢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學賢自省的道理。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註齊是相等意。省是省察。

解孔夫子說，求學的人，應當要自修，

見到賢德的人，要思想同他一樣，見到不賢德的人，心裏要自己省察，省沒有不賢德的地方才好呢。

事父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教人諫父母的道理。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註幾是微意。諫是勸止。敬是勞苦。怨

是怨。孔夫子說，做子的服事父母，遇着父母有錯的事，就要微微勸止，看父母的意思，有不依我的勸止，仍舊要恭敬，不可違背，如果父母有發怒意思，就免些勞苦不可怨恨。

遠遊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教為子的心。要安慰父母的心。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解孔夫子說，父母在的時候，做子的不可遠處遊歷。就有事情要去，必定同父母先說明一定地點，才可

以安慰父母的心呢。

之年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教人當記父母的年。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解孔夫子說父母的年紀，做子的不可

不記在心裏，一面想到父母的長壽，心裏就覺得很歡喜，一面想到父母年紀真老了，容易衰敗，心裏就覺得可懼了。

右者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教人言行相顧。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解**孔夫子說，古時候的人說話，不肯輕易出口，因為做的事情，恐不能照說的一樣，

以約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教人寡過的方法。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解**約是收斂意。

解鮮上聲。孔夫子說，一個人做事情，能收斂自己

解心，依着規矩去做，那錯失的事就少了。

欲訥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君子的言行。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解**訥是不言意。敏是

解勤慎意。行去聲。孔夫子說，我們發出議論是

解很容易，但欲依着議論去做

事，就不容易了。古時君子，在發言的時候，確不肯出口，做到事情就用力去做的。

德不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勉人修德的意。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解**德是行道有得於心的人

解孤獨立意。鄰是鄰人。孔夫子說，行德的人，不會孤立在世

解，必有同志來陪伴，像有鄰居一樣。

事君章的要旨

這章是子游說事君交友的要道。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解**數是厭煩意。

解疏是疏遠意。子游說，國君有過

解失，做臣的應該要

勸解，不過太厭煩，反要受責罰，就要羞辱了。朋友有過，當該要勸戒，不過太厭煩，反要受怪，就要疏遠了。

四書白話註解

論語卷三

公治長第五 凡二十
七章

江陰馮宗道白話註解
江陰繆詠仁鑒 定

公治長的要旨

這章是說孔夫子擇婿的眼力。

○子謂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公治長是孔夫子弟子。妻去聲。縲是黑索。紲是縛。孔夫子說，公治長的人，可以把女兒做他的妻，雖然受過拘禁的刑罰，確不是他自取的罪，就把女兒許他做妻。

子謂南容邦

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是孔夫子弟子。名縵，又名适。字子容。孔夫子的兄叫孟皮。孔夫子說，南容的人，言行是很可取的，當國家有道的時候，必定要用他的，不會廢棄，如果國家無道的時候，他能輕聲慎言謹行，可免刑戮的禍，就把姪女許他做妻。

子賤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贊美子賤的能成君子。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子賤是孔夫子弟子。性密，名不齊。字子賤。馬

子賤是孔夫子弟子。性密，名不齊。字子賤。馬

賜也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稱贊子貢有大才。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女音汝。瑚音胡。

瑚是夏器。子貢問孔子說，照我賜的人，可同那一種相像嗎？孔子說，你像貴重的器。璉是商器。子貢又問說，像什麼的器？孔子又說，像夏朝瑚，商朝璉，都在宗廟裏用的。

雍也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子說，為人不可不重口才。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馬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

其仁焉用佞

雍是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是口才。禦是當意。給是辯意。憎是惡意。有一人來問孔子說，照仲弓這個人，可算就說，這口才要他有怎麼用，大凡有口才的人，當著人專用口才取辯，每每惹人厭惡，你說仲弓有仁德，我不知道他但是口才，確沒有用的。

漆雕章的要旨

這章是說人當求五字學問。不可先有做官思想。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漆雕開是孔子弟子字子開。若仕是做官。說音悅。

子叫漆雕開做官，他回答說，我覺這個道理不能相信，孔子聽這句話，心裏很歡喜。

道不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子嘆道不行的意思。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

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桴音孚。木筏。從好並去聲。與平聲。材同裁意。

孔子說，我的道不能行了，不如坐那一個桴浮流海上，能殺跟我去的人，只有

子路聽。子路聽到這句話，心裏很歡喜。孔子說，由呀，你的勇敢確比我還勝，可惜沒有仔細裁度事理的本領啊。

孟武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不肯輕易許人有仁的意思。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乘去聲。賦作兵謀。室是戶口。亦是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朝音潮。

孟武伯問孔子說，先

生的學生，子路那個人可算仁嗎？孔子回答說：我不知道他仁不仁。武伯又問，孔子又說，由是有勇敢的人，千乘的國，可以叫他治兵，確不知道他仁不仁。又問再有這個人怎樣呢？孔子說：求是多藝的人，比方千室的縣裏，百乘的家裏，可以叫他去做宰官，不知道他仁不仁。又問公西赤這個人怎樣呢？孔子說：赤是懂禮節的人，如叫他穿着禮服繫着大帶，可叫他在朝廷上接待賓客，不知道他仁不仁啊。

女與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許子貢知道自己的學問。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女音汝。下同。愈是勝意。與是取意。

釋 孔夫子對着子貢說，你同顏回比較學問，那一個好？子貢回答說：我賜那敢比顏回。回是聽得一件事，就曉得十件事的道理，賜聽得一件事，只曉得兩件事的道理。夫子說，你能較曉得自己不及他，正是你的明白。我所

以取你的不及願回。

宰予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濇責宰予的懶惰。同言行不符。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

誅。

[註] 寢是睡。朽音臭。汗是塗粉。與平聲。誅是責意。

是腐爛。朽音。

[解] 宰予在白晝裏睡覺，孔夫子用比方的話戒他說，霉爛的木不可以雕，刻，鬆綻的牆不可以粉白，宰我照這樣懶惰，我何必去責備他呢。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註] 孔夫子說，起初我同人交接，聽他說的話，就相信他做事，現在我同人接談，聽他的話，還要看他做的事，因為看到宰我這種人，所以我要改變初的宗旨了。

[解] 這章是孔夫子嘆剛強的人不容易看見。

○吾未章的要旨

強不屈意。**[解]** 孔夫子說，我沒有見過剛強不屈的人，有一人對孔夫子說，不是有一個申愆是貪欲。**[解]** 孔夫子說，申愆這個人，心有貪欲的，怎麼可算得是剛強人呢。

我不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推己及人的工夫。是不容易做到的。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

爾所及也。

[解]

子貢說，人心總是一樣的，我不願人把壞事情加到我身上，我亦不要把壞事情加到他人身上，孔夫子說，賜呀，照你說的是行仁的工夫，你現在還做不到這樣呢。

夫子章的要旨

這章是子貢說性與天道難聞的意思。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解 子貢說，夫子發出來的文辭，多可以聽得到的。但是夫子說人生的本性，同流行的天道，不是聰明同學問深的人，不能夠聽得到的。

子路章的要旨

這章是記子路急行的樣子。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解 子路聽到一件事，就急忙去做，還沒有做好，他心裏想恐怕還有別種事情聽到，就覺得不及了。

孔文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不苟求用謚法的意思。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解 孔文子姓孔名圉。字仲叔。衛國大夫。卒後謚。子貢問孔夫子說，孔文子為什麼配謚文字呢？孔夫子說，孔文子那個人，聰明能觀

好求學問，不羞耻去問在下位的人，所以要用稱他一個文字。

子產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稱贊子產做大臣，有君子的態度。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解 子產姓公孫名偁。字子產。鄭國大夫。行己是行為。事上是事君。使是差遣。四項，他待人的行為很謙恭，服事

君上很敬重，撫養百姓有恩惠。差遠百姓，都是合宜的事情。

平仲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稱贊晏平仲。能毅久交朋友的意思。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註 晏平仲，齊國大夫。姓晏，名嬰，字平仲。

解 孔夫子稱說，晏平仲這個人，最會交朋友，

經歷常日子，他仍舊照從前一樣敬重，不疏忽的。

文仲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臧文仲的不知。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註 臧文仲是魯國大夫臧孫氏，名辰，字文仲。居臧意。蔡是大龜。節

是柱頭斗拱。藻是水草。梲音決。是梁上短柱。知去聲。

解 孔夫子說，臧文仲這個人，人家說他是聰明人，照我評起來，他把占卜的大龜，造一所大房子藏著，柱上雕刻山的形狀，標上畫的是水草，這樣的諂媚鬼神，可以好說他聰明人嗎。

令尹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不輕容易贊人有仁德。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註

令尹是楚國官名。子文姓關，名穀於菟。字子文。已是罷官，未知未見得。

解

子張問孔夫子，楚國的子文，他做過三次令尹官，沒有歡欣的顏色，罷了三次官，也沒有愠怒的顏色，舊令尹的政事，必告訴新令尹，這

個人怎麼樣呢？孔夫子說，這個人可算是忠心國事了。子張又問他可算仁人嗎？孔夫子說，沒有曉得他心裏是怎樣，那裡算得仁人呢。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

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

得仁。

註 崔子是齊國大夫。姓崔名棼。齊君是齊莊公名光。陳文子是齊國大夫。姓陳名須無。十乘是四匹馬。違去意。馬平聲。

解 子張又問，崔子殺了齊君，陳文子

崔子殺君的事情，願棄家到別個國裏去，到了別個國裏，見他國也有這樣的叛逆，就說，彷彿同我齊國大夫崔子一樣，就走了。到了那一個國裏，一看情形又說，彷彿同我齊國大夫崔子一樣，又走了。照這種人怎麼樣？孔夫子說，陳文子可算是清潔人了。子張問說這人可算是仁人嗎？孔夫子說，沒有曉得他心裏是怎樣，那裏可以好許他仁人呢。

季文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行事不必過思。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註 季文子是魯國大夫名行父。三是反覆思想意。季文子行

事必要左思右想，湏二三次才去做。孔夫子聽到他這個樣子就說，做事情有了二次思想就可以了。

寧武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稱贊衛武子有處世的道理。

○子曰：寧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及也。

註 衛武子是衛國大夫。姓甯名俞。孔夫子說，甯武子這個人，當國裏有道的時候，看他做事就做聰明人了，當國裏沒

實不可以及到的。

歸與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嘆道不行。歸去傳教門人的意思。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

之。

註 與平聲。狂有大志。簡是約畧。斐音匪。是文彩。裁是修整意。

解 孔夫子游到陳國，曉得道不行了，因而嘆息說，回去罷，回去罷，我一個黨裏的門生，有狂的有簡的，斐然有文采，成功章法，但不曉得裁長補

短的方法，必須要修正一番了。

伯夷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稱贊夷齊的為人。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註

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皆是孤竹君的子。希少意。

解 孔夫子說

伯夷叔齊兩個人，見過惡人，能毅使得惡人歸正，刻齊也不記念他舊時的惡事，所以怨夷齊的人很少啊。

微生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微生高不直的意思。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註

微生高是魯國人。乞是討意。醢是醋。

解 孔夫子說，那一個說微生高是直道的人，有人問他討醋，他自己沒有，轉到鄰家求來給他。這種人可算直道嗎？

巧言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戒人。心不直的意思。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邱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邱明恥之，丘亦恥之。

左邱明古時候的賢人。丘是孔夫子的名。足音沮。太過意。匿是藏意。

左邱明說：一個人如果用巧妙的名。足音沮。太過意。匿是藏意。話，面上如點說色，過分的恭敬

，這種人把左邱明看了，要替他羞恥，我如果看見，也要替他羞恥的。一個人同人有怨恨，反藏在心裏，外面仍舊同他要好，這種人把左邱明看了，要替他羞恥，我看見也要替他羞恥的。

顏淵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同顏淵季路表明的心志。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盍音合。何不意。衣去聲。穿意。裘是衣服。敝是壞。憾是恨意。伐是誇耀

意。施是聲張意。願不誇耀我的本領。勞是功勞。願把自己坐的車，騎的馬，著的皮服同朋友公用，就是用壞了，心不恨他的。顏淵就說，我情願不誇耀我的本領。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子路說，我們願意聽夫子的志向。夫子就說，對於年老的人，我情願使他安頓，對於朋友，我情願用信實對待他，對於年輕的人，我情願保護他。

已矣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戒人改過的意思。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有看見那一種人，能發曉得自己的過失，在心裏責備自己的。

訟是自咎意。**已**罷了，我沒

十章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勸人好學的意思。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註 十室是小邑。好去

聲解 孔夫子說，好人到處皆有，就是十家的小村，必有忠厚信實的人，同我一樣，但不能向我一樣歡喜求學的。

雍也第六 凡二十

雍也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同仲弓論簡約的道理。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註 南面是在上的位。子桑伯子是魯國人。簡是省事。大去聲。
解 孔夫子說，仲弓這個人，可以使他坐南面治百姓。仲弓聽了夫他做事還簡約，仲弓又問做事固然要簡約，但居心恭敬，行出的事情簡便，就對付他的百姓，不是可以嗎。若居心只講簡便，就行事事情也簡便，不亦太簡嗎。孔夫子說，仲弓的話是不差的。

哀公問弟子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憐惜顏回的短命。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註 好去聲。遷是移意。貳是再意。亡同無。
解 哀公問孔夫子

門生當中，那一個最好學。孔夫子回答說，只有顏回是好學的人，他遇着發怒，不會移到別種事情上去，有一次錯處，不會犯第二次，可惜壽命短，已經死了。現在沒有這種人，也沒有聽到好學的人呢。

子華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用財要得當的意思。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

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

周急不繼富

子華是公西赤。使去聲。是出差。為去聲。釜是六斗四升。庾是十六斗。周是補助意。衣去聲。急窮困意。

○一日子華從孔夫子的命，出使到齊國。冉子因子華不在

家中，沒有人奉養他母親，所以代他母親求米。孔夫子說，給他六斗四升。冉子嫌少，請再如此。孔夫子說，給他十六斗。冉子還嫌少，就拿自己的米，給他八十斛。孔夫子就說，子華差到齊國的時候，騎着很肥的馬，穿着很輕的皮服，照他樣子很不窮了。我聽人說的。君子只周濟窮困的人，不繼續富足的人。

爾鄰里鄉黨乎

原思是孔夫子弟子。姓原名憲。字子思。宰是管事家臣。九百是米穀數目。

○孔子做魯國司寇的時候。原思做夫

辯謝不取。孔夫子說，不必這樣辭却，拿去分給貧苦的鄰里鄉黨罷。

仲弓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明仲弓賢能的意思。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犁音梨。是雜色。

騂音辛。是赤色。角是牛角端正。舍上聲。孔夫子稱讚仲弓是賢才，恐怕為他父親的不善，要妨害他，所以用牛來比方說，雜色的牛角端正，合上聲。犁，不用他祭祀的，但是他生出來的小牛，確是赤色，並且頭角端正，合祭天地的祭品。

女畫

釋 中道是半途畫是畫界。說音悅。女音汝。

解

冉求一日對孔子說，我並不是不樂夫子的道，實在是力量趕不到。孔子說，力量不足，簡直自己畫界限，不肯求進罷了。

女為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教子夏做真正的儒士。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釋

儒是有學問的人。女音汝。

解

孔夫子對子夏說，你將來須做君子一類的儒士，不要做小人一類的儒士。

子游章的要旨

這章是講子游有知人見識。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釋 武城是魯國下邑。澹臺是姓。滅明是名。子游做武城宰官。

解

子游問他說，你在這裏得到好人嗎。子游回答說，有一個姓澹臺名滅明的人，他走路不由小路走，平日不遇着公事，從沒到衙門裏來過。

孟之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贊揚孟之反不誇功的意思。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釋 孟之反是魯國大夫。姓孟名側。字之反。伐是誇功。奔是敗走。殿是加鞭。

解

孔夫子說，魯國孟之反是不誇功的夫，當魯國同齊國打仗，魯國兵敗逃走，孟之反押在後面

吾必在汶上矣。

閔子騫是孔子弟子。姓閔名損字子騫。齊是魯氏私邑。復是再來。汶水名。在齊南魯北交界。為復並去聲。

魯國季氏使人去請閔子。製做他魯邑的宰官。閔

子騫對着來的人說，你回去替我好好辭謝。如果
有再來叫我的人，那時候我必定在汶水上了。

伯牛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子嘆伯牛這個人。不應該有這個病的意思。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

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伯牛是孔子弟子。姓冉名耕。字伯牛。疾是癩病。牖是窗。夫音扶。

伯牛身上有癩疾。天子去看他從窗裏伸手執住

伯牛的手說，病勢不好，這真是命該如此嗎。不料到這
個人竟有這樣的病呢。不料到這個人竟有這樣的病呢。

賢哉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子稱贊顏回貧而樂的意思。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

其樂。賢哉回也。

簞是竹器。瓢是瓠器。陋巷是荒僻的巷。食音嗣。樂音洛。

孔子說，賢得極的顏回，吃的是一籃子飯，飲的是一瓢兒的水，又住在荒僻的巷裏，照這樣境

界，換到別人憂愁極了。顏回能毅不
改他的快樂，好得極這個顏回啊！

非不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子勉勵冉求進道的話。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

女畫

註 中道是半途畫是畫界。說音悅。女音汝。

解

冉求一日對孔夫子說，我並不是不樂夫子的道，實在是力量做不到。孔夫子說，力量真不足的人，到半途上不能上去，只好廢棄。現在你不是真

力量不足，簡直自己畫界限，不肯求進罷了。

女為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教子夏做真正的儒士。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註

儒是有學問的人。女音汝。

解

孔夫子對子夏說，你將來須做君

子一類的儒士，不要做小人一類的儒士。

子游章的要旨

這章是講子游有知人見識。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

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註

武城是魯國下邑。澹臺是姓。滅明是名。公事是飲射讀法等類是。女音汝。

解

子游做武城的宰官

，孔夫子問他說，你在這裏得到好人嗎。子游回答說，有一個姓澹臺名滅明的人，他走路不由小路走，平日不遇着公事，從沒到衙門裏來過。

孟之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贊揚孟之反不誇功的意思。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

也。

註 孟之反是魯國大夫。姓孟名側。字之反。伐是誇功。奔是敗走。殿去聲。在後意。門是城門。策是加鞭。

解

孔夫子說，魯國孟之反是不誇功的夫，當魯國同齊國打仗，魯國兵敗逃走，孟之反押在後面

抵住齊國的進兵，這個功勞好算大了。就要走進城門，舉鞭打馬說，我並不敢在後，實在是馬不肯進前呢。

祝鮀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嘆世道的難為。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註 祝鮀

是衛國大夫。字子魚。為宗廟的官。宋朝是宋國公子。佞，有口才。美，是美貌。祝鮀的口才，同宋朝的美貌，不免遭禍，在今日世間上呢。

誰能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恨世人不由道的意思。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解

孔夫子說，人應該要由道理走，比方從屋裏出來，那一個不由門口出的，既然

曉得由門口出來，為甚麼不曉得由這個道理上走呢？

質勝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文質要均的意思。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註

野是都隨意。史是掌文書的

人。彬彬是平均意。孔夫子說，我們一人總要有文有質，如果質勝過勝文采，就像鄉野的人，毫無見識了。文采過勝質，又像記國事的官，專用文話鋪排了，心中一無誠意。必定要文質平均，才算是大雅君子呢。

人之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戒人不可有私曲。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註

直是無私曲。罔不直意。幸微幸意。孔夫子說，一個人直意。幸微幸意。孔夫子說，一個人

性，如果不直爽，雖活在世
上，只可算做幸免死罷了。

知之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求
道有層次的意思。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註 好去聲。樂音洛。

解 孔夫子說，懂道的

人，還不如好道的人，好道的人，還不如得着道理快樂的人。

中人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因
材施教的說話。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註 中人是中等的天姿

。以上的上上。孔夫子說，教人要看他才的高下而說的，如果中等以上的人，可以同聲。語去聲。**註** 他講上等的道理。如果中等以下的人，就不可同他講上等的道理了。

樊遲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問樊遲
教明知仁的道理。

○樊遲問：知子。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

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註 務是專力。義是合宜的事。敬去聲。同智講。遠去聲。

解 樊遲問孔夫子怎樣算是聰明人。孔夫子說，專用力做人的義事。

敬重那個鬼神不可迷惑，要離得遠，才可算是聰明的人。樊遲又問怎樣算是仁人。孔夫子說，仁德是很難的，先做那煩難的事，得到功效，放在後面，才可算是仁德的人呢。

知者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論知
仁的人性不同。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樂去聲。喜好意。靜是聞安意。下樂字音洛。

齊一章的要旨

孔天子說，聰明人喜好水的，仁德人喜好山的，因為聰明的人，性情流動，仁德的人，性情安靜，所以聰明的人很快樂，仁德的人很長壽。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國變成有道的國。

孔天子說，人皆詰齊國強魯國弱，但不曉得齊國雖然是強，那百姓不重禮教，不尚信義，離道很遠。魯國雖然是弱，那百姓還重禮教，考究信義高近于道，齊國能毅改變，不過到魯國的樣子。如果魯國改變，就可以成有道的國了。

觚不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世上有名無實的意思。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音孤。是稜角酒器。孔夫子說，天下事有名要有實，比方觚是稜角器具，有稜角的，總可以叫觚，現在酒器沒有稜角

還像觚嗎？還像觚嗎？

宰我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仁心的人，不可昧理的意思。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

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宰我問孔夫子說，比方有仁人在此地，人告訴他井裏有一個人跌下去了，他要下井去救呢。夫子說，何必這樣救法。仁德的人，很明白道理，可以用法子去救，不可以跳下井去救，陷自己的身，可用有道理的事情上

欺騙他，不可用沒有道理的事情欺騙他呢。

君子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教人求道法子。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註

畔是離背意。夫音扶。

解 孔夫

子說：做君子的先廣習文章，後來用禮約束，能毅然這樣，也可以不違背這個道理了。

子見章的要旨

這章是記聖賢的意見。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註

南子是衛靈公的夫人。說音悅。矢是發誓。否是不是意。

解 孔夫子到衛國靈公的夫人南子請見，孔夫子就見了，子路跪得南子不正的婦人，心裏很不喜悅。夫子就發誓說：我行事有不是的，天也厭惡了，天也厭惡了。

中庸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嘆世人沒有中庸道理。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註

中是不偏意。庸是平常意。至是極點。鮮少意上聲。

解

孔夫子說：中庸的道理，這是極好的德行，可惜現在的人，少有這中庸的道理，已經很久了。

知有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同子貢論仁聖的道理。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

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博廣善。○施去聲。○是施恩。○濟是救濟。○病不足意。○夫音扶。○通是通達。○方是方法。

子貢問孔子說，如果有一人廣大施恩於百姓，還能救濟大眾，這種人怎麼樣？可算是仁人嗎？孔子說，這種人何止到仁人的地步，必定可以稱聖。就是堯舜，尚且還沒有到這樣。要講仁心的人，他自己要想成立的，便要成立他人，自己要想通達的，便要通達他人，凡事照這樣切近比喻，就是求仁的方法啊。

先賢
仲子

大賢
宥子

大賢
卜子

復聖
孔子

大賢
陳子
先賢
言子

先賢
樊子

宗聖
曾子

大賢
端木子



四書白話註解

論語卷四

述而第七

凡三十
七章

江陰馮宗道白話註解
江陰繆詠仁鑒定

述而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自說好古不妄作的意。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與我老彭。

述是傳述。作是自作。好去聲。老彭是商朝賢大夫。

孔夫子說，天下最大的道理，都在書經易經三禮詩經春秋六經書上，只要傳出來，把後人明白這道理就好了。不必重新自作的。因為這大道理一切包括在內，能設相信歡喜古人述的道理就可以了。這個意思，我私願比到老年的老彭。

默而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自謙的意思。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默是不話。識音志。同記意。誨是教。

訓。便是。孔夫子說，有道理的事，心裏能毅然記不忘。學道懶惰。不厭煩，教人不懈怠，這三項好處，我都没有的。

德之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進德求學。要有日新的功夫。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註 徒是遷移意。愛是憂愁。

解 孔子說，一個人如果德行不能自修，學問不講解明白。聽人說合宜的事，不能跟着去做。有不好的事，不能改變，這些毛病，是我所憂愁的。

燕居章的要旨

這章是門人記孔夫子閉居的態度。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

註 燕是閒意。申申舒展意。天天和悅意。

解 孔子門人記夫子在家閒居的時候，身子很安逸的

樣子，面上很和悅的樣子。

吾衰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自嘆不夢周公的緣故。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註 衰是血氣衰敗。復去聲再意。

解 孔夫子一日自嘆息說，我

血氣已經衰敗。許久的時候，沒有在夢裏再看見周公了。

志於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教人求道的功夫。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註 志是心所向。據守意。依是依戀。藝是技藝。

解 孔子說，人要心向着道理，

守好德行勿失，依戀完全仁德。廣習各種的技藝，這樣就好了。

自行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由明誨人不倦的意思。

○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註 修是乾肉。束是十脰。

解 孔子說，我最喜歡教人，只怕人不來求學。如果

梁學，就是一束的乾肉，當個
贖禮。我沒有不教誨他的。

不惜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要學生
勉力聽教的意思。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註憤是
求通

未得意。啟開導意。悱是欲言未能意。發
是引動。隅是角。反是回說。復聲再告。
來了。比方四角的物，指一角樣子給他看，
他不把三面反來相證，就不再教他了。

解孔夫子說，教人的法子，最好是一件教一件，一句教一句。但是人不
是要求通的人，就不能開導他通了。不是要說的人，不能引動他說出

子食章的要旨

這章是門人記孔
夫子哀喪的道。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解孔夫子門人見
夫子在喪事家

旁邊喫飯，總沒有喫飽的。又
夫子在這日哭過，就不唱歌了。

用之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把處世的道理
許顏回。義勇的道理教子路。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註用是舉用。舍
是不用。上聲

○藏是藏在心
裏。夫音扶。**解**孔夫子向顏淵說，天下用我做官，就把道理行出來。如不用着
，就把道理藏在心裏。這處事的方法，惟我和你有這樣子的。

子路曰：子行三軍。

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

謀而成者也

註 一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大國三軍。暴是捉。馮音平。馮河是赤足過河。好去聲。謀是謀算。

解 子路見夫子讚美顏回，他就問夫子，如果帶到三萬七千五百個兵去打

仗，這件事情，究竟要許那一個同去呢。夫子說，如果空手捉老虎，赤足過大河，死都不怕，這種人我不同他去的。必定要遇到戰事，能發恐懼，好用謀算，成功大事的人才好呢。

富而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富貴不是勉強求的。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註 執鞭是御車。

解 孔夫子說，世上的人都要想富，如果富可以勉強求得的，就是拿着馬鞭子替人家管馬，我也肯做的。如果不可勉強求得，還不如依我素來歡喜的道理。

子之章的要旨

這章是閔人記孔夫子平日謹慎的事情。

子之所慎，齊戰疾。

註 齊是領兵征伐。疾是病。神。戰是領兵征伐。疾是病。

解 孔夫子閔人記夫子平日謹慎的事有三種，一種是拜神明時候，恭敬齊戒，

一種是打仗時候，謀算成功，一種是遇着疾病，小心醫治。

子在章的要旨

這章是說韶樂感人的美。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註 韶是虞舜的樂。圖

是想。孔夫子閔人記夫子在齊國的時候，聽得人奏樂定的音樂，過了三個月，夫子只想到音樂的好，不曉得喫肉的味道。夫子又說，不料虞舜的樂，竟達到這樣地步呢。

冉有章的要旨

這章是記孔夫子無私心衛君的意思。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

註 為去聲助意。衛君是衛靈公。出公輒。諾是答應。

出他兒子蒯聵。後來靈公已死，國人立蒯聵的兒子蒯徹為君，就叫出公。那時蒯聵在衛國，衛人送蒯徹到衛國。出公竟使人阻攔。這時候孔夫子正在衛國，冉有因為衛人都說立出公是因該的，不曉得孔夫子怎樣評論。向子貢問說，我們夫子常常勸衛君嗎？子貢回答說：這件大事，我決不定，要去見夫子請問這種道理。

人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

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註 子貢因為這件事情，就進去請問夫子說：古時伯夷、叔齊兩個人，因為立蒯徹，彼此謀殺，後兩人皆逃去，是怎樣的人？夫子說：是古時的賢人。子貢問說他兩個人有沒有怨嗎？吳子說：他們弟兄專求仁德，後來竟得仁德的名，還有什麼怨呢？子貢出門說：夫子不是幫助衛君啊。

飯疏章的要旨

這章是講聖人有真樂的道理。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

於我如浮雲。**註** 飯是喫。疏是麤。食音嗣。是飯。孔夫子說：喫的粗飯，喝的清水，夜裏睡起來，覺得真快樂亦在這裏頭。不合道義得到富足尊貴，在我看來，好像浮雲一樣。

真快樂亦在這裏頭。不合道義得到富足尊貴，在我看來，好像浮雲一樣。

加我章的要旨

這章是說孔夫子求學到老不倦的意思。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註 加作假字講。五十當作卒字。孔夫子說：我

年紀已老，天如果借我幾歲的年紀，專門學易，曉得吉凶禍福的道理，可以沒有大過失了。

雅言章的要旨

這章是門人記孔夫子教人的詩書禮。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註 雅是常常。執是守。

解 孔夫子門人記得夫子平日講的話有三種：一種是三百十一篇的詩，可

以開豁心思；一種是書經，可以明白治國的道理；一種是眾人應守的禮節，可以做出規矩出來。這三種話，夫子常常說的。

葉公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自說好道忘年的意思。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註 葉是楚國葉縣。葉公是葉縣尹。名沈。諸梁。僭稱公。女音汝。樂音洛。向子

路問孔夫子的為人，子路不肯回答。夫子後來知道，對子路說，你為什麼不對他說，他的為人發憤求學，忘記喫飯，得到道理，心裏快樂至極，就忘記憂愁，不曉得老的年紀快要到了。

我非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教人要好古求學的意思。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註 好欣慕意。敏疾速。孔夫子說

我不是生出來就曉得道理的人，實在是欣慕古人的書，迅速用功求到這個道理的人啊。

不語章的要旨

這章是記孔夫子有

○子不語怪力亂神。

註 怪是反常的事。力是勇力關根。亂是悖逆的事。神是幽渺不測的事。

解 孔夫子門人記得夫子不講的話有四樣，就是奇怪不常的事，勇力無德

四種話不講的。

白事，乃為不注的事，神道渺茫的事。

三人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教人從善的意思。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解

孔夫子說，求學的人，應該要擇師，就是三人走路，必定有可做我師的人，擇善的人去學他，那不善的人，我看見就改過，豈不是我的先生嗎。

天生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信有天德，不怕他人害己的意思。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注 桓魋是宋國司馬官。又叫向魋。

解 孔夫子到宋國的時候，門人恐怕桓魋欲害夫子，夫

子說，天生這個德在我身上，雖然桓魋心裏要害我，他怎樣能發言得到麼？

以我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道不為隱的意思。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

者，是丘也。

注 隱是隱藏。行是行事。與指示意。

解 孔夫子說，你們意思，說我有隱瞞的情形，不把道理總教你們聽我沒有把道理隱瞞你們，沒有一種道理行出來，不教訓你們的，就是孔丘

四教章的要旨

這章是門人記孔夫子教人的要旨。

四書白話註解 論語 述而

七 上海昌文書局印行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註文是文藝。行去聲。是德行。忠是忠心。信是信實。

解孔夫子門人記得夫子教人有四種道：一種是文藝，一種是德行，一種是忠

心，一種是信實。

聖人章的要旨

這章是說聖人善人難見。能見有恒的人，就不容易的意思。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

泰，難乎有恆矣。

註善人上面子曰二字。疑衍文。亡讀無。

解孔夫子說：聖人我不得看見了，能毅看見有才德的君子，就可以如我的願。仁心無惡的人，我不得看見了，能毅看

見有常心的人，就可以如我的願。如果沒有算有的，空虛算滿足的，簡約算多的，照這樣就難有常心了。

子釣章的要旨

這章是門人記孔夫子愛物的人心。

○子釣而不網，弋不射宿。

註網是用大繩連網取魚。弋是用生絲繫箭射飛鳥。宿是鳥宿在窠。

解孔夫子門人記得夫子釣起魚來，只用釣去釣，不用網去

捉盡。打起獵來，只用生絲繫箭在箭上去射飛鳥，不用箭射在窠裏的宿鳥。

蓋有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要多聞多見的意思。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

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註 作是作事。識音志記意。

解 孔子說，天下的事，總有一理，世人每每不曉得這個理，就去妄作妄為，我確沒有這樣。大凡不曉得的，只

要多聽些，揀合理的去做，要多見些記在心中，這也算是知道的次等人呢。

互鄉章的要旨

這章是說孔夫子好與人為善。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

其往也。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

註 互鄉是鄉名。潔已，是改過自新。與是許他。不保，是不管。往是前日。其甚過。

解 互鄉是為惡鄉村，不容易向他講為善的事情。一日有一童子來見孔夫子，夫子就應許他了，眾門人很疑惑。夫子說，有人肯清潔良心進來，我只許他今日清潔，不管他從前的事，許他今日進來見我，不許他出去怎樣，獨

到太過的样子呢。

仁遠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講求仁即得的意思。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解 孔夫子說，人每不肯求仁，都說為仁的工夫很遠，實在仁就是心德，並不遠人，只要我心裏

發出來，仁就到了。

司敗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對外人說，不說君過的意思。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

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陳國名。司敗是官名。昭公魯君名。巫馬期名。是孔子門人。黨是偏護意。魯是周公後。吳是秦伯後。同是姬姓。

陳國有一司敗官來問孔子說，魯國昭公是知道禮節的人嗎。孔子說，是知道禮節的。孔子去，司敗官就拱手向巫馬期作揖，請他進來說，我曾聽過君子不偏護一黨，難道君子也偏護的嗎？昭公娶吳國的女做夫人，吳同魯本是同姓，因此叫稱吳孟子，昭公算知道禮節，那一個不知道禮節嗎？巫馬期就把這些話去告訴孔子。夫子說，我真正僥倖，我假使有一點錯處，他人必知道的。

這章是門人記孔子唱歌的事。

子與章的要旨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必定叫他再唱，然後和他了。

文莫章的要旨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這章是說力行君子不容易的意思。

若聖章的要旨

這章是講孔子謙德。

文是文藝。吳作或字解。

孔子說

夫子說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解 當時有稱孔夫子是聖人仁人，孔夫子說，聖人不至倦怠，只可說是這樣罷了。公西華說，就是這樣，我們弟子已竟學不到了。

子疾章的要旨
這章是說孔夫子不道迷信。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於上下

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註 疾病是重病。禱是求神明。誅是哀死的話。神是天神。祇是地祇。

解 一日孔夫子得病很重，子路請

有這個事情嗎。子路回答說。有這個事情的。古時諫文王一句話禱告天上的神，地下的祇，這句話就是憑證。夫子說。是有這句話，不過禱告的是悔過，我孔丘平日這樣禱告已經久了。

奢則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教人尚儉的意思。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註 奢是奢華。孫是順意。儉是儉樸。固是陋意。孫去聲。

解

孔夫子說，禮節如果奢侈，就不順理，省儉就固陋，兩種比較，與其不順理，寧可固陋。

君子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分明君子小人的心是不同的。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註 坦是平意。蕩蕩寬廣貌。戚戚是憂愁。

解 孔夫子說，做君子的人，心裏很平坦，像寬廣

的樣子。那個小人只曉得私欲，所以他心裏，常常不定，像有憂愁的樣子。

子温章的要旨

這章是門人記孔夫子和的容貌。

○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温 温和厚意。屬嚴肅意。威尊嚴意。猛暴刻意。恭莊敬意。安自然意。
解 孔夫子的門人記得夫子平日的容貌，温和帶嚴厲，威嚴不暴烈，恭敬且安舒，不拘束的樣子。

泰伯第八

凡二十章

泰伯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贊揚泰伯盛德。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

泰伯是周太王長子。**解** 孔夫子說，周泰伯的德，可算得極點了。太王生三子，長泰伯，次仲雍，三季歷。那時商朝三讓天下不受。**解** 衰的，周朝方興，太王有傳位與季歷的意思，泰伯就同仲雍託採藥為名，逃避在外。季歷的位

賢泰伯讓與他的，周太王死，二人奔喪回來，禮畢，就隱在荆蠻。像這樣盛德，現在可惜還沒有人曉得呢。

恭而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無禮的毛病。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慙，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

則絞。

解 恭是威怯意。絞是切急意。

解 孔夫子說，凡人恭敬沒有禮節，就要勞苦。謹慎沒有禮節，就要畏懼。勇敢有禮節，就要擾亂。直爽沒有禮節，就要急切。這些弊病，都因沒有禮呢。

君子章的要旨

這章是說在上者應當反求諸身。然後民化的意思。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註] 這章是曾子的話。君子是在上的人。篤厚意。

遺忘意。**[解]** 曾子說，在上的人，能發厚道待親，百姓就感動，興起仁厚風俗了。偷薄意。**[解]** 舊時結交的人，一個不遺漏，百姓就不刻薄，也能發不忘舊交了。

曾子章的要旨

這章是記曾子不敢毀傷身體意思。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

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註] 召是叫學生來。詩經小采篇。戰戰恐懼貌。兢兢謹慎貌。履是踏。**[解]** 曾子

有病，當臨終的時候，叫門生來說，你們揭開被頭看我的手，看我的脚，我平日保守身體，不敢毀傷，詩上說的又恐懼，又謹慎，像立在深淵的水裡，像踏在薄冰的上面，自今日以後，我曉得可免毀傷，你們學生也曉得嗎。

孟敬章的要旨

這章是曾子說修身為行政根本。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烏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

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

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註] 孟敬子是魯國大夫名提。孟敬子是魯國大夫名提。速是去。暴是浮躁。

慢是放肆。都是粗俗。倍是背。籩竹器。豆木器。**[解]** 曾子有病，魯國大夫孟敬子來問他的病，曾子說，鳥將死的時候，叫起來很哀，人是背諤。籩竹器。豆木器。**[解]** 將死的時候，說話很善，做君子的人，所貴重的道理有三種：一、動容貌要從容，要

恭敬，就難遠浮躁放肆的樣子了。一種面貌要端正，就近信實的樣子了。一種說出話來，氣要通文達理，就難遠粗俗違背的樣子了。至於竹器木器，祭祀用的，就有經營的人在，可以不必管的。

以能章的要旨

這章是曾子追念朋友的學問。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

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註 犯是觸犯意。校是計較。友指顏淵。

解 曾子說，把自己能發的事，去問不能發的人，自己多學問，去問少學問的人，有了

像沒有，實的像虛的，來犯我的人，不計較他，從前我的朋友，曾經做這個行為的。

可以章的要旨

這章是說做大臣的應當要有節操。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

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註 孤是太子。節是操守。與平聲。

解 曾子說，如果做大臣的，可以受國君的付託，保好六尺的孤子，可以受國君的託託，保一百里地

方，百姓的性命，遇到危難將死的時候，不可奪他的節操，這是君子的人嗎？確是君子人了。

士不章的要旨

這章是曾子教人要

有弘毅的意思。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註 弘是寬廣意。毅是強忍貌。

解 曾子說，讀書人的志氣，不可以不寬大強忍，因為責任很重，道路很遠，拿仁德來做責任，不是很重的嗎？等

到死變歌？不
是很遠的嗎。

興於章的要旨

這章是說人的成材
自有程序的學問。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解 孔夫子說，興起好善惡惡的心在詩經，立
定志向在禮經，成功完善的功夫在音樂。

民可章的要旨

這章是說治
民的法則。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解 孔夫子說，做官的對那個百姓，只可差使他做
應該的事，不可使他曉得這事的奧妙道理。

好勇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防
亂人的意思。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註 好去聲。亂是
悖逆的事。
解 孔夫
子說

，歡喜勇敢的人，到厭恨窮困時候，定要作亂。那個沒有仁
心的人，不可厭恨他太過，厭恨太過，也要變成亂事的。

如有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戒人不
可自恃其才的意思。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註 驕矜夸意
。各鄙吝

意。才美是
技能的好。
解 孔夫子說，比方一人有了周公一樣才的好，如果驕傲又
鄙吝，沒有謙虛的樣子，他餘多才學，也不足看了。

三年章的要旨

這章是說三年求
學已不容易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種人是難得的。
至作志字講。○易去聲。○
孔夫子說，若是一個人求三年的學問，沒有心志在利祿，這

篤信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教人處世的道理。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隱是隱居。○孔夫子說，人要篤實相信，喜歡學問，到死守好，應該行的道理，遇着危亡的國裏不去，戰亂的國裏不仕。○
解 不去，天下如果有道就出來做官，如果沒有道理，就隱居不做官，如果國有道理，我貧窮卑賤，是羞

耻的，國沒有道理，我富厚貴顯，也是羞耻的。

不在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戒人不可妄謀的意思。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解 孔夫子說，凡人不在那個位置，不可謀畫他的事情。

師摯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贊魯樂美威意思。

○子曰：師摯之始，翬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解 摯音志。師摯是魯國的樂師名。翬音志。亂是樂的末章。○
解 夫

子說，魯國當師摯初做官的時候，奏關雎詩的末章，那個聲音，蕩很美威的，到現在還是滿耳盈。

狂而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人的才能要可取。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怙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狂是狂放。侗是無知。愿謹

厚意。愾愾。

孔夫子說，大概狂放的人，心是直爽。無知的人，品是謹厚。無能的人，尚有信實，還無能意。有一長可取。如果狂放的不直爽，愚笨的不謹厚，無能的不信實，我不曉得他怎樣呢？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不及是趕不上。孔夫子說，好學的人，要向前進步，像趕不上的樣子，還要恐怕落在人後。

魏魏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稱贊舜禹的治天下。

○子曰：魏魏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魏魏是高大貌。與去聲。是不相關。孔夫子說

極不可仰攀，是舜禹的有天下，因為舜禹有了天下，像沒有關係的。

大哉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稱贊堯德的。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魏魏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

無能名焉。魏魏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則是準則。蕩蕩廣遠意。名是稱。煥是光明。文章是禮

樂法度。

孔夫子說，大哉堯的做君，高大得極。只有天是最大了，堯帝能照天一樣。廣遠得極等。百姓不能稱贊他的好處。高大呀。他的成功事業。光明呀。他做出的禮樂法度。

舜有章的要旨

這章是說大人才很難得的意思。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子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五人 是禹、稷、契、皋陶、伯益。治平聲。亂，什治字誤。十人是周公、召公、姜、高、畢公。

魯公太顛，闕天啟，宜生南宮適。婦人是邑姜。三分天下有二，是天下共九州，文王有六州。武王的時候，運要盛，只有五個臣。武王的時候，十人當中還有一婦人，不過九人罷了。文王有天下三分的二，仍舊服事殷朝，周朝的德，可算是極頂的德了。

禹吾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稱贊禹德的全備。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閒然矣。

聞去聲。是漏通。非音匪。薄意。黻音非。是蔽意。冕，冕冠。溝洫，田間水道。

孔夫子說，夏禹王我沒法去尋他的漏縫了，平日薄飲食，並且費滿蒙祭鬼神。自己衣服很粗惡，到祭的時候，着華美的黻向冕。自己房屋很卑陋，專用力在百姓的田間水道。禹王我沒法去尋他的

了。滿縫。

四書白話註解

論語卷五

子罕第九

凡二
十章

江陰馮宗道白話註解
江陰繆詠仁鑒
定

子罕章的要旨

這章是記孔夫子不多講利命仁的意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註

罕是少意。利是利害。命是天命。仁是仁德。孔夫子平日不肯多講的，就是利祿天命仁德三種罷了。

達巷章的要旨

這章是記孔夫子謙虛的態度。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

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註

五百家是一黨。達巷是黨名。博學是沒有一件不能。御是車夫。達巷黨中的人說，大得極這

個孔夫子！可惜學問這樣的廣博，總沒有成功一件名目。夫子聽了黨人的話，就告訴弟子說要我有執技藝的名目，必定要專做一種事，還是學御馬嗎？還是學射箭嗎？我只得學御馬了。

麻冕章的要旨

這章是說從俗從禮的意思。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

違衆，吾從下。

註

麻冕是細布的冠。純是絲。儉簡省意。泰驕慢意。違不合意。

註

孔夫子說：古時用頂細的麻，織成黑布帽子。這是禮制。現在改用絲，反為省儉。我情願違禮從大眾。

○至於做臣子見君，君拜在朝堂下面，這是古禮。現在臣拜在朝堂上面，未免驕傲，雖是違眾，我從堂下的禮。

子絕章的要旨

這章是門人記孔夫子無私的意思。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註 絕是不行。毋同無。固是執滯意。我是私見。

解 孔夫子不行的有四樣，沒有私意。沒有必定意。沒有固

執意。沒有有我無人的私見。

子畏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自信有天道的意思。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

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註 匡是魯國地名。喪與並去聲。

解 季氏家臣陽虎，暴虐百姓，匡人恨極。孔夫子貌像陽虎，及孔夫子到匡地，就同孔夫子為難。夫子對弟子說，周文王已經死了，尺禮樂制度文章，不在這處嗎？天如要喪失這文章，文王死後的人，同這

文章不相干了。天如不喪失這文章，匡人拿我怎樣呢。

大宰章的要旨

這章是說聖人的多才能。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

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大率是實名。與平聲。縱是故。都是粗。牢是孔夫子弟子。姓琴名牢。字

子開。一有一大宰官去問子貢說，夫子有聖德的人嗎，為什麼他的才能這樣多呢？子貢說，固是上天容他做聖字子張。人，所以有這許多的才能。夫子聽得太宰的話，就說，大宰知道我嗎。我年輕的時候很貧賤，所以多

能做這些粗事。但是君子那哩算多呢，並不是多啊。子開說，夫子嘗說的，我因為沒有人用我，所以多才能的。

吾有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自謙無能教人不倦的意思。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

端而竭焉。

鄙夫是粗魯人。叩音口。是發動。竭是盡。

問我，他心裡雖是空空的样子，我就要把前後的道理，說得詳

細細本止呢。

鳳鳥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嘆道不行的意思。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鳳是神鳥。為毛蟲的長。河圖是龍馬負圖出河。伏羲氏照馬身上的圖形。畫成八卦

夫子說，我的道是不行了。不見文明的祥瑞，如鳳凰

齊衰章的要旨

這章是門人記孔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齊音咨。

衣下縫者。衰是麻衣。齊衰是服父母的喪服。作是起立。趨是走快。不敢怠慢他的道理。

解 孔子遇到有着喪服的人，同戴冕衣裳的人，同雙目不明的人，見他的時候雖是年輕，孔子必定立起來。或者走過他們面前，必定走快幾步。這是

顏淵章的要旨

這章是顏回申明孔夫子的道大教宏。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

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注 喟然嘆聲。循循有次序。誘是引道。博是開廣。約是約束。卓爾是直立。

解 顏淵得道以後，喟然歎息說，夫子的

大道，可算高大了。仰看更覺高，鑽他更覺堅，有時像見在前面，忽然又像在後面去了。這樣看來，是很不容易學的。幸而夫子有次序的，好好引人入門，有時開發我的文藝，約束我的禮節，要想歇也不能。既然盡我的才力，像這道直立在前面，要想跟他走，確又沒有法子跟得上他。

子疾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不應該做非分的事。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注 臣是家臣。大葬是君臣的葬禮。

解 孔夫子有病，子路叫自

己的弟子做家臣，過了幾日，孔夫子的病略好，知道這件事，就拿個子路說，我病得長久了，由做的假事嗎，不應該有家臣，假稱有家臣，欺什麼人呢，還是欺天嗎，並且我比較死在臣的手裏，還不如死在弟子手裏嗎。並且我雖不能殺用大夫的禮來葬我，難道我就死在路上嗎。

美玉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不輕易出山的意思。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註 韞音穩。收入意。匱音獨。是匣。

解 子貢見孔夫子不仕，借玉來問說，有一塊好玉在這裡，還是收入匣中藏起來呢？還是求一好價錢去賣呢？夫子說，要賣的，要賣的，我是要待好價錢呢。

子欲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深嘆道不行的意思。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註 九夷是東方九種夷。

○就叫子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腫是風俗鄙陋。

吾自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正樂，由衛反魯以後。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註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夫子從衛國回到魯國。正整頌意。

雅是大雅小雅。頌是周頌魯頌。孔夫子說，我自衛國回來，把魯國殘缺的樂，都補充完全了次序，不正的也整理好了。雅和頌，都合他的原本。

出則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自謙的話。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

於我哉。

孔夫子說，在外面能敬服事公卿，到家裡能敬服事父兄，遇到喪事不敢不盡力去辦，並且飲食有節制，不把酒困住，這四種難是平常的事，那一種我能敬做到嗎？

子在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勉勵弟子。當用功不歇的意思。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川是河。逝是過。夫平聲。舍上聲是息。孔夫子，日在川上歎息說，過去

斷的像這個川水啊，晝夜沒有停止一息工夫呢。

吾未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歎人不能好德。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孔夫子說，我沒有看見好德的人，像歡喜美色的一樣。

譬如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勉勵弟子求進步的意思。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

往也。

譬如為山，一個人求學問，比方挑泥造山，還沒有造成，只少一土籠的泥，竟停止不

往也，不住加上去，沒有又幫助，實在自己去做的。

語之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稱贊顏回的勤學。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語去聲。與平聲。

孔夫子說：事物的理，我教他去，能發覺到不懈惰的人，只有顏回一人呢。

惜乎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追念顏回進道的勇。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顏回已死，孔夫子時常追念說：可惜顏回死了，他在的

時候，我只見他在勇直前求道，沒有看見他停止的時候呢。

苗而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勉勵求學的人。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苗是禾。秀是開花。實是結穀。夫音扶。

孔夫子說：世人不要說五穀是容易熟的，我看發苗以後，不開花的也有。開花以後，不結實的也有呢。

後生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教人勉學的意思。

○子曰：後生可畏，馬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後生是後世的人。馬知的馬音烟。

孔夫子說：後來的人是可怕的！他正在年富力強，肯用功夫，那裏曉得他不像我如今一樣嗎。如果到了四十五十歲，還

沒有聽見他的學問，那就不怕他了。

法語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教人有道理的話。總要他自己改悔的。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異語之言能無說乎。繹之

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是正經。異是委。說。繹是善思。

把正經的話對他講，能說不聽從嗎？但能聽從也無益，總要改過才算貴。把正話婉轉同他講，能說不敬意嗎？但能敬意也無益，總要細細尋思才算貴。如果敬意不肯尋思，聽從不肯改過，這種人我沒法對他了。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重

三軍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人要立定志向的意思。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孔夫子說，三軍的元帥，要奪他也不難的，惟有匹夫的志，就是千萬人多

不能奪到的。

衣敝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勉子路要求實足的道理。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

何用不臧。

衣去聲是穿。敝是破壞。緼是絮。貉音或。狐貉是裘。孔夫子說，穿着破的粗布袍，同

履其作獨字講。與平聲。忮是忌刻。求是貪。臧是善。

穿衣是貉皮的立在一處，沒有慚

愧的心，只有子路一個人。像詩經（雄雉篇）上說的，能親見到富人，不生妬忌心，不生貪求心，用這心去修德，當然是好的。子路聽到夫子贊他的話，就常常記念不忘，並且不想別種進步。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

何足以臧

子路聽到夫子贊他的話，就常常記念不忘，並且不想別種進步。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

歲寒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拿松柏比君子的節操。

松柏枝葉仍青。然後曉得松柏是不容易彫的！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孔夫子說，松柏在春夏的時候，同草木一樣的茂盛，等到秋冬時候，那草木都枝葉枯落，惟

知者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知仁勇的功效。

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知是明理。仁是善愛。勇是膽大。懼是怕。

可與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學問有等級的經驗。

同他種量恰正的輕重呢。

與是許。適是往。權是權衡。

孔夫子說，人的學問有程序的，可以許他同學，這件事還不可以同他往正道上走，還不可以同他守立得住。可以同他往正道上走，還不可以同他守立得住。

唐棣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子戒人不能不思的意思。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註唐棣是郁李。華是花。他花皆先合後開，惟唐棣先開後合。偏同

翻。反同翻。翩翩是搖動意。室是處的地方。實在未嘗思過。如果思過，那裏有遠的話呢。

解詩經上有篇說，唐棣的花，尚且有時因風翩然搖了。翻然動了。況我們是有情的人，豈不想你嗎。只因你的住宅太遠，所以不得見你。孔子評論這詩說，照我看來，他

鄉黨第十

凡一章分為十七節

鄉黨節的要旨

這節是門人記孔夫子在鄉黨宗廟朝廷中言貌不同的表示。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

謹爾。

註於作在字講。鄉黨是父兄宗族所聚的地方。恂恂信實貌。宗廟是魯君的宗廟。朝廷是君上行政處。便便言。便便是明辯。

解孔夫子在鄉黨中間，無論見什麼人，總有信實的樣子，像不會講話的

。在宗廟朝廷的中間，把要說的話辯得很仔細，不過謹慎不放肆罷了。

朝與節的要旨

這節是記孔夫子在朝廷接言的不同。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蹀蹀如也。與與如也。

註侃音坎。侃侃是剛直。誾音榮。誾誾是和悅。蹀音出。蹀蹀是不安。與音聲。與與是安詳。

解孔夫子在朝廷中間，同下大夫說話，有剛直樣子。同上大夫

說話，有剛直樣子。同上大夫

說話，有和氣樣子。到君主臨朝的時候，像不安的樣子。一切朝儀，仍舊不失禮的樣子。

君召節的要旨

這即是記孔夫子為君擯相時的容貌。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

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釋 君召孔夫子差使接待賓客的時候，孔夫子的顏色就像變相，脚步很鄭重，像盤旋不上去。到賓主要相見的人手就向右，穿的禮服，前後一點不動，很整齊的樣子。天子跟送賓客去的時候，兩手不動，像鳥張翅的一樣。賓客已退，必定回復君命說，賓客遠去不回看了。

入公節的要旨

這節是記孔夫子在朝上的容貌。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過位。色勃如也。

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

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蹶踏如也。

釋 公門是魯國公朝的门。中門是國君出入的门。履是踏。闕是門限。位是君的坐位。孔夫子上朝進公門的時候，齊音咨。是衣下縫。攝是兩手提衣。屏上聲。逞是放。怡怡和悅貌。趨是走快。變着身體不敢挺直，像不能容他身的樣子。站立時候，不敢立在中門。走的時候，不敢踏在門限上。走過君坐的位前面，顏色像變的樣子。兩脚像盤旋不進。他說話像不能說說完樣子。到堂前兩手提起衣的下縫，升到堂上，仍舊變着身體，這時候屏住氣。

，像不出鼻息的樣子。朝下出來走下階石一級，顏色就放開，有和悅的樣子。走完階級，就走快出去，像鳥飛的樣子。回到位上，像不安舒的樣子。

執圭節的要旨

這節是記孔夫子出聘鄰國的容貌。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踏踏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覿愉愉如也。

註 圭是玉共頭。長方形。上高下低。勝平聲。撥是遞。踏踏是促狹。享是獻。覿是見。愉愉和悅貌。

孔夫子奉到君命出使外國，捧着君主的圭玉，見外國君主，就彎曲身體，像力量不足拿不動的樣子。拿高的時候，像向人作揖，拿低的時候，就有和善的容，顏色忽變，像在戰陣時候樣子，腳下放不開，像有物絆住的。獻禮物的時候，就有和善的容貌。奉獻自己備的私禮物，就有和悅的容貌。

君子節的要旨

這節是記孔夫子女子衣服的制度。

○君子不以紺緌飾。紅紫不以為褻服。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裘長短右袂。狐貉之厚以居。去喪無所不佩。非帷裳。必殺之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月必朝服而朝。

註 君子指孔夫子。紺音幹。天青色。緌音周。燕青色。飾是鑲邊。褻服是私居的服。於良單。絺是細葛。綌是粗葛。麕是淺元青。羔是黑。羊皮。麕音倪。是鹿子白色。袂是袖。帷是帳幔。裳是下衣。殺去聲。是斜縫。吉月是初一。

註 孔夫子平常衣服，不用玄青同淡紅色鑲邊的。因為玄青鑲邊是祭服，淡紅鑲邊是喪服。紅紫偽顏色，是初。不做便服穿。著天時候穿單衣服，無論細葛粗葛做成的，必定貼身穿襯衣表明出來。天冷穿皮衣的時

候，必拿單衣罩在黑羊皮袍上，素單衣罩在白鹿皮袍上，黃單衣罩在狐皮袍上，平時穿的皮服，因為要熱，比公服長些，不過左手衣袖卷短。狐皮貉皮很濃厚，就做便服。除喪服改穿吉服，不論是玉是器沒有不佩的。不是朝祭的帷裳，必有殺縫的。吊喪另有素服，黑羔裘，玄色官帽，是不用他吊喪的。達到每月初一日，就是在家裏，必定穿朝服向北方朝拜。

齊必節的要旨

這節是記孔夫子齊戒時候的衣食。

○齊必有明衣布。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齊是齊戒。明衣是潔淨的布衣服。

孔夫子齊戒起來，必有潔淨衣服用布做成的。夜睡必穿着寢衣，長過一身有半。齊的時候，不飲酒，不喫葷，改變平常飲食。住的地方，必定揀潔淨地方盤住。

的。

食不節的要旨

這節是記孔夫子飲食的衛生。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饘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語。寢不言。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食不食饘。食氣食菜的食。都音嗣。膾是魚肉所做的。饘是飯煮熟。餲是陳飯。餒是爛。敗是壞。色惡臭惡。是顏色變味。

○餠是烹調不熟。沽同市是買來。脯是乾肉。宿是隔食。疏食是粗食。羹羹是羹湯。瓜作必。陳飯同爛魚壞肉，都不吃的，就是不爛不壞，顏色氣味不好，也不喫的。燒得不生不熟不喫，沒有燒到那個時候不喫，因不割正不喫，醬肉燒得不好不喫，喫的時候，牛羊肉確多，飯總多喫，肉總少喫。飲酒不限多少，飲醉為止，不敢飲得心氣變亂。買來的酒，買來的乾肉，多不喫的。每食必用薑。就是中意喫的食物，適可就止，不肯貪吃。逢到助祭得來的胙肉，不過一夜。家中祭祖先的肉不過三日，過三日就不吃了。喫的時候，不同人說話。睡的時候，也不同人說話。每逢喫飯，就是粗飯羹湯，必定拿一點兒先祭享祖先。祭的時候，像齊戒的一樣誠敬呢。

席不正不坐

這節是記孔夫子的坐儀。

○席不正不坐。

孔夫子存心公正。所以席位不正的地方，不坐下去的。

鄉人節的要旨

這節是記孔夫子在鄉的事情。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人儻。朝服而立於阼階。

鄉人是同里的人。飲酒是拜人。飲酒完畢

底伏腊公會宴飲。杖者五十以上的人。儻用以逐疫。古時天子在季冬時。行大儻禮。裳羔裘。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眉。驅除疫癘。阼階是東階。

同鄉人飲酒。飲完了，必等拄杖

逐疫儻禮。孔夫子必穿朝服立在東階接他的。

問人節的要旨

這節是記孔夫子的誠意交接。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

嘗
饋是送。未嘗饋是送。未嘗饋是送。未嘗饋是送。
解 孔子去魯到別國，問候朋友，使於臨行的時候，孔子必再拜送他。魯大夫季子，

廐焚節的要旨

這節是記孔夫子的意思。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注 廐是馬房。

解 孔子一日在朝廷上，家裡馬房把

廐，有傷人嗎？並不問馬。

君賜節的要旨

這章是記孔夫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

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君命召，不俟駕行

矣。**注** 食是熟食。腥是生肉。薦是供祖先。生是生畜。飯上聲。

解 先嘗食味。若賜生肉，必煮熟供祖先。若賜

活牲口，必養起來，無故不殺的。侍在國君的旁邊，君賜他喫飯，看見君進祭造飲食的人，孔子就先嘗喫食物

君的樣子。若是國君傳命來召，孔子就不等車駕好，赶快走了，入太廟。每事問。

這節是記孔夫子的義。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注 歸是

收殮。殮是孔夫子朋友死了，沒有地方依歸，孔夫子說，就在我這裏，替他辦衣棺葬他罷。收殮。如果遇着朋友送禮物來，雖是用車馬重大物件，不是祭肉受的時候不拜的。

寢不節的要旨

這一節是記孔夫子的容貌變動

○寢不尸居不容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

尸是仰卧。容是禮貌。齊衰是有喪服。狎熟習意。褻私見意。式是車前橫木。扶手用的。版是戶口冊。凶是疾意。烈是猛意。

孔夫子睡的時候，不敢仰臥像死人。在家不裝儀容，見穿喪服的人，就是平常見慣的，必變

在橫木上。見負着版圈的人，也依着頭靠在橫木上。主人有豐盛的饌，請孔夫子喫，孔夫子在席上，必變顏色立起

來謝主人。有時聽到響的雷聲，遇着猛烈的風，必定改變容貌。

升車節的要旨

這一節是記孔夫子在車中的容貌

○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綏是車繩。內顧是回視。疾言用大聲講話。

孔夫子上車的時候，必端正立在車下，挽了繩索再上車。既坐車中，不回頭觀看，不匆促講話，不親手指物。

色斯節的要旨

這一節是備鳥比喻孔夫子是識時聖人。結鄉黨全篇。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

作
[作] 舉是高飛。翔是盤旋。梁是橋。雉是野雞。野雞，歡聲說，山梁的雌雉，實在是得時呀！後來子路看見了，要想捉取，那雉連叫三聲，就向天空飛去了。
[作] 飛鳥見人顏色不好，就向高處飛了，到半空盤旋幾次，看得好地方才飛下停歇。孔夫子偶然見山梁橋上，有一隻雌

四書白話註解上論終

四書白話註解

論語

子罕

十七 上海昌文書局印行

先賢琴子

先賢高子



大賢閔子

先賢巫馬子

先賢曾子名點曾參父

先賢司馬子

先賢原子

先賢申子



四書白話註解

論語卷六

先進第十一 凡二十 五章

江陰馮宗道白話註解
江陰繆詠仁鑒 定

先進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維持禮樂的意思。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

先進。

先進：先進前輩。後進：稱後輩。野人：是郊外的人。君子是賢人大夫。

孔夫子說，前輩人講究禮樂，文質極相配的，大家反笑他是野人。

後輩人講究繁華，但有文采，全無本質，大家反說是君子。如

果用起禮樂，我情願贊成前輩的。

從我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追念在陳祭時候，弟子共分四科。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

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從去聲。

孔夫子是隨從。

說，跟

我到陳國祭國同患難的弟子，現在有亡的，有做官的，有歸家的，都不在我門下了。有德行很好的，就是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四個人。擅長言語的，就是宰我、子貢。兩個人懂政事的，就是冉有、季路。兩個人擅長文學的，就是子游、子夏兩個人。

回也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稱贊顏淵能發悟道。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說音悅 歡喜。

解 孔夫子說，顏回不

聽我講的話，沒有一句不領悟着道理。如果他把我疑感來問我，不是我也有益處的吗。

孝哉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稱贊閔子騫的孝行。內外相信。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閔去聲 作異字講。昆是兄。

解 孔

子說，孝得極是閔子騫。外面人的稱贊，回家裏的父母兄弟的話一樣。

南容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看重慎言語的人。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三去聲 三復是再三反復的念誦白圭是。詩經上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

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妻去聲。配他為妻。

解 孔夫子的門人記得南容時常反復誦讀白圭幾句詩，孔夫子見他謹慎言語，就拿孟皮的女許配他做妻。

季康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痛惜顏回死後。沒有人好學的意思。

○季康子問弟子孰謂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

死矣今也則亡

好去聲 亡音無。沒有。

解 魯大夫季康子問孔夫子，門人中那一個最好學，孔夫子回答說，有一個顏回最歡喜讀書。可惜沒有幸福，不過三十二歲已經

死了。現在沒有這種人了！

顏淵章的要旨

這章是記孔夫子答顏路的愛理。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

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

徒行也。顏路是顏淵的父。名無繇。少孔夫子六歲。椁是外棺。鯉是孔夫子的子。字伯魚。先孔夫子卒。從是跟隨。

顏淵已死，他的父親來求孔夫子，要請請孔夫子坐的車子賣椁，把這

天喪章的要旨

這章是記孔夫子追悼顏淵。無人傳道的意思。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噫是傷痛聲。喪去聲是亡。

天實在是在喪亡我！天實在是喪亡我！

子哭章的要旨

這章是記孔夫子為道而慟顏淵。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而

誰為。慟是哀過。從去聲。夫平聲。夫人指顏子。

，叫我去悲傷
那一個呢？

厚葬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喪葬
要循理道的意思。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

子猶父也。子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門人是顏子弟子。夫音扶。是他們

顏子已死，他的弟子，要想用厚禮送葬。孔夫子說：這是不行的。他們不聽孔夫子的話，竟用厚禮葬了。後來夫子責備他們說：回呀，你在日看我如父親，現在你的葬事，不及我葬鯉的合禮，是我不能看你像兒子一樣。這樣葬你

實在不是我的主見，
都是他們的主見啊。

季路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教子路
要求實在的學問。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

知死。子路為季氏的家臣。故稱季路。鬼神是山川五祀一類。人指君父講。焉作何字講。一日子路問祭祀的事。孔夫子說：不能敬服事人，怎樣

生。怎樣曉得
人的死呢。

閔子章的要旨

這章是記孔夫子的
識門人的品貌。

○閔子侍側。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註 閨音銀。閨閣是和悅而剛。行音杭。行是剛強貌。侃侃是剛直貌。樂音洛。

解 閨子寤立在孔夫子傍邊，有外和內剛的品貌。子路有剛強不

屈的品貌。冉有同子貢有和順不足，剛直有餘的品貌。孔夫子見了很快樂。但有到子路，就激言醒他說，像白這樣，恐怕不得正命的死呢？

魯人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稱贊閨子寤的話說得中理。

○魯人為長府。閨子寤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

言。言必有中。

註 魯人指魯國君臣。為是改造。長府是庫名。仍因意。夫音扶。中去聲。中。去聲。是合理。

解 魯國的人，要改造藏貨的庫房。閨子寤就

何必改造他。天子聽見就說，這個人不說話就罷了，要是說起話來，沒有不中理的。

由之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勉勵子路的意思。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

未入於室也。

註 瑟是伏羲氏造的。有二十五絃。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聲音。因他氣質剛勇，所以發出這種聲音。奚。定。何。必。

解 孔夫子說，由的彈瑟，沒有

裡來呀。門人就不敬重子路。夫子說，子路的學問，已經升到堂上了。不過還沒有走進內室呢。

子貢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評論子張子夏俱少中道。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

子曰。過猶不及。

註 愈是勝愈。與平聲猶作如字講。

解 子貢來問孔夫子，師同商那一個好。孔夫子說，子張是才高意廣，有過中道。子貢篤信謹守，不及中道。子貢又問，照這樣

說，師要勝過商嗎。夫子說，要有中庸的道理才算貴，太過同不及一樣的。

季氏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深恨冉求的幫助季氏。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

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註 為去聲。斂是稅。附益是添助。鳴是擊。攻是責。

解 周公有大功，位冢宰，應該富。季氏是魯國卿大夫罷了，他財產竟比周公還多。怎知

道冉求做季氏家臣，反幫助他聚集百姓的稅，因此更富。孔夫子說，這個冉求不是我的弟子，你們眾弟子，可以打起鼓攻擊他的。

柴也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評判四人性質有偏的意思。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

註 柴姓高字子羔。參是曾子。師是子張。由是子路。魯是鈍。辟是便辟。喭是粗俗。**解** 孔夫子門

人，記得夫子那時候叫子羔的名說，柴是少聰明，很忠厚的。叫曾子的名說，參是天真魯鈍，很成實的。叫子張的名說，師是只講外貌，缺少成實的。叫子路的名說，由是粗俗不講文雅的。

回也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評論顏回子貢的道理不同。

○子曰。回也其庶幾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註 庶作近字。屢空。

是屢次空質。命是天命。貨殖是貨財生殖。

解 孔夫子說，顏回好并近道了。雖然家中常常空乏，沒有求富的心。子貢他是不受天命，就常常物去殖而生殖出來，要想求富，不過他的算計，總能求得中的。

問善章的要旨

這章是論善人的性。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解 子張問夫子善人的道理是怎樣。夫子說，善人的性，生

出來就好的。不必學前人的樣子，自然成。功善人。但不能進入聖人的屋子裏呢。

論篤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不可。以言貌取人的道理。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解 論是談論。與同取字講。色是容貌。

解 孔夫子說，人的談論很誠實，就

許他是好人。還是算君子的人嗎。還是裝飾外貌的人嗎。

子路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因材施教。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諸。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解 聞是聽見的道理。斯行就去。兼人是勝人。**解** 子路問夫子聽到道理就去做嗎。夫子說，有父兄在前，怎樣可以聽到就去

做呢。冉有也問夫子，聽到道理就去做嗎。夫子說，聽到就要去做的。公西華不明白這個緣故，問夫子說，由來問夫子聽到道理就去做嗎，夫子告他有父兄在前，怎樣可以聽到就去做呢，求來問夫子聽到道理就去做嗎，夫子告他

聽到就要去做的。亦心裡很疑惑，不明白這個意思。故來問夫子。夫子說，去做事往往要退縮，我所以趕緊叫他進。由做事可以做兩人的事，我所以叫他向後退的。

子畏章的要旨

這章是顏回同夫子有生、死相關的意思。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匡是地名

女音 孔夫子到匡地的時候，有恐懼戒備的心。同走的顏淵，落在後路，等到會見夫
汝。子，夫子說，我以為你死在匡人手里了。顏淵說，夫子還在，回怎樣敢死呢。

季子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批評仲由冉求。就是譏諷權臣的意思。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為異之間。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

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季子然是季氏子弟。與平聲。異是於眾不同。

具臣是備臣。季子然來問孔夫子說，仲由冉求兩個人，可以稱他們是大臣嗎？孔夫子說，我料你有異樣的人來問，數而已。那曉得就是問仲由冉求兩個人。要稱為大臣的人，專用道理事君上，君上如不依他話，他就辭去不做官。今你問的由求兩個人，只可稱他們是備臣罷了。季子然說，照這樣說來他們就從李氏心裏要的做嗎？孔夫子說，他們兩個人，若是殺君上同父親的悖逆事情，也不從的。

子路章的要旨

這章是說要做官必須有學問的意思。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

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是殺神。惡去聲。子路做季氏的家臣，來叫子羔做費邑的宰官。夫子說，他還要讀書，你叫他去做官，不是害他。佞是利口。子路說，費邑有百姓有士人，有社神有穀神，也可以講治民事神。何必要讀書，才算有學問。孔子就責備他說，所以我最恨利口強辯的人。

侍坐章的要旨
這章是見聖賢有經世才。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四個人，同生在夫子旁邊。夫子說，人各有志願，你們不肯說，因為我年紀比你們大一幾兒嗎？但是志願儘可說出來，不要因我年長，就不說呢。我聽過你們平日講的，說沒有人知道我。如果有人知道了，你們拿什麼才學去做呢。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

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

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

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

率爾是急遽貌。乘去聲。攝是管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穀不熟叫饑。音。

僅。比去聲。方作義字講。哂是微笑。宗廟之事。就是祭祀。諸侯時。子路就急遽回答說，出千輛兵車的國約束見叶會。舉頰叶圓。端是玄端禮服。章甫是禮冠。相去聲。是禮禮。在兩大國中間，事體忙忙，還要加刀兵的事因為動刀兵，年歲又荒了。這種國度，叫由去治理，將及三年時候，就可以使百姓強壯，而且曉得君臣大義。天子聽了就是一微笑。後問冉有說來呀，你的志願怎樣呢。冉有回答說，地方有六七十里，或是五六十里的小國，我去治理，將及三年時候能家使得百姓富足。如要講允禮節音樂，就要許有德的君子。夫子又問公西華說，赤呀，你的志願怎樣呢。公西華回答說，未詳的禮樂，我不敢說是能教的，我情願學習。遇有宗廟有祭祀的事，或是諸侯會盟，或是同去親見那時候用我，我就穿戴禮服禮冠，情願做一個贊禮的小相罷。

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

撰 布是歌。鏗音櫻。鏗爾是琴聲。舍上聲。是放下。作是起。撰是才具。莫去聲。莫春是三月。冠去聲。冠者是二十歲以上人。沂是水名。雩音子。舞雩是祈雨的地方。咏是唱歌。喟然是長歎。孔夫子又問曾皙說，哂呀，你的志願怎樣呢。曾皙正在那裡彈瑟，聽得夫子問他，就把瑟停止那

歌。與取意。弦上未完的聲音。鏗的一聲，曾皙就推開瑟，立起來回答說，我不同他們三人的才具。夫子說，這有什麼關係呢，不過各講各志願。點就說，當三月裡的天氣，薄衣服已經做成，同行過冠禮的五六個人，還有童子六七個人，到魯國南城沂水中洗澡，又到祭天求雨的壇上去乘涼，大家唱歌，一全回來，這是點的志願。夫子聽了，就歎息說，四個人的志願，我只取曾點一個人呢。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而非邦也。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而非邦也。

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而非邦也。

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而非邦也。

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

之大

讓是謙虛。與平聲。

問

問答已完，子路冉有公西華三人辭出去了。曾皙在後就問孔子說，他們三人說的話

？孔子說，治國要用禮讓，他說的話一點不謙虛，所以笑他的。曾皙就問說，難道求不足說的邦國嗎？孔子說，你那裡見得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地方，不是邦國嗎？曾皙又問說，難道赤不是說的邦國嗎？孔子說，宗廟有祭

祀會同朝見的事，不是諸侯的事嗎？赤說願做小相，那處能做大相呢？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顏淵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教顏子為仁的全德。上節是綱。下節是目。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

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注 克是勝。己作私欲講。復是還。歸是服。

釋 顏淵問仁的道理。孔夫子說，制勝私心。還到禮

節，天下的人，自然歸化為仁了。但是求仁全靠自己，豈難道靠他人的嗎？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

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釋** 顏淵聽了，就

條自有幾種。夫子說，不合禮的色不要看。不合禮的聲不要聽。不合理的話不要說。不合理的不要做。這四種就是最要緊的。顏淵說，回雖然不聰敏，請照這個話去做了。

仲弓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教仲弓敬恕是仁的意思。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說，仁的道理，在敬出門的時候，好相看見大賓客，不敢輕忽。差到自己不歡喜的，不要加到他人身上。要百姓好，像臨着大祭的一樣，不敢怠慢仁的道理。在怨在一國裏，沒有人怨我，在家裏，沒有人怨我。仲弓聽了說：雍雖然是不聰敏，請照這個話去做了。

司馬牛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教訓馬牛慎言的意思。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

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犁。向魁的弟。訥作忍字講。也作難字講。

司馬牛問仁的道理。孔夫子說，為仁的人

，他說話忍而又忍，不輕易出口的。司馬牛說，不輕易說話，就可算得仁嗎？孔夫子說，做事體要謹慎，像不容易做的，他說話就不能忍嗎。

君子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教訓馬牛勿憂懼的意思。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

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省是省察。夫音扶。

司馬牛問怎樣叫君子。孔夫子說，君子心裏不憂愁不恐懼的。司馬牛說，

不憂愁不恐懼。這樣可算得君子嗎？夫子說，只要心裏省察沒有毛病，還要計慮甚麼愁？甚麼恐懼呢？

人皆章的要旨

這章是子夏勸司馬牛不要憂沒有兄弟，只要自修的意思。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

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

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註 亡作無字講。夫是過失。

解 司馬牛的兄桓魋，同他的弟子放子車作亂將死，他見了很憂愁說，人家都有兄弟快樂，我獨沒有。子夏說

，我聽過夫子說的，一個人的生死是有一定的命數，富貴這好聽天，所以君子只要誠敬自修，沒有過失，恭敬待人，且有禮節，到後來天下的人，都曉得我來。近我愛我，同自己兄弟一樣。所以做君子的，何必憂愁沒有兄弟呢。

問明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教子張勿惑譖愬的意思。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

潤之潛，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註 明是心無蒙蔽。浸音晉。是灌。潤是濕。潛音潛。是諂。愬音訴。是訴究。

解 子張來問孔夫子怎樣才算心明呢。夫子說，比方有人，像水灌濕的說他人不好，像痛苦在身上的訴究，這兩

是心明，且可稱得見識高遠的人了。

子貢章的要旨

這章是說信為立政的根本。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了。子貢說，遇到不得已的時候，這三件中去掉一件，把那一件先去呢。孔子說，只好去掉兵。子貢又說，倘在不得已，二件當中，去掉那一件。孔子說，去掉糧食。但是糧食既去了，都要餓死。不過從古以來人，都要死的，若是百姓沒有信實，就不能立在上上了。

棘子章的要旨

這章是說文質皆重的意思。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成是衛國的大夫。駟是四匹馬。鞞是去毛的皮。

棘子成有周末的時候，文過於質，因同子貢說，做君子只要樸實就身了，何必要文也。返不到他的。你不曉得文宗的用處，同樸實一樣。樸實的用處，同文宗一樣。如若沒有文宗，像虎豹的鞞，不同犬羊的鞞一樣嗎。

哀公章的要旨

這章是說富國要允富民的意思。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

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年饑是荒年。用是費用。做是通。二是十分中取二分。魯哀公問有若說，年歲饑荒國裡用度不殺，怎樣可以設法。有若回答說，君為什麼不行做法，十成裡收一成的賦稅呢。哀公說十分取其二，我還不殺，怎樣可行做法呢。有若又回答說，百姓如果富足，國家沒有不富足的。如果百姓貧窮，國家怎樣能富足呢？

崇德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教子飛治心的功夫。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夫子說，心要主定忠厚信實，做事要移到道義上，這樣就是尊重心德。死活有一定的命，如果歡喜這個人，就要他活，厭惡這個人，就要他死，既然安他活，又要他死，這就是心疑惑了。

誠不以

富亦祇以異。

文行

齊景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申明倫道。就是為政的本。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國昭公末年。齊景公問孔夫子行政的道理。孔夫子回答說，只要君盡做君的道理，臣盡做臣的道理，父盡做父的道理，子盡做子的道理，這就是行政的根本。景公恍然悟說，這些話是很好，我們國裡，如果孔子適齊。

齊景公名杅。魯

君不盡君道，臣不盡臣道，父不盡父道，子不盡子道，雖有米，我能做喫嗎。

片言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稱贊子路能斷獄。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註 片言是半言。折是斷意。獄是訟。宿是留。諾

是應。**解** 孔夫子說，能殺半句話可以判斷訟獄案件，只有由一個人了。門人允。因孔夫子說，記得子路平日應允的事，不留宿一刻，就要去做的。

聽訟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要感化百姓無訟的意思。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註 聽是審判。訟是訟案。**解** 孔夫子說，審判訟案，我雖不比人好，確同人一樣

但是訟案不可多，必定要叫百姓曉得學法，不可犯法。使得百姓沒有訟案才好呢！

子張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教子張勤忠的意思。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註 居是存心。無倦是有始有終。行是發表。忠是內外如一。**解** 子張問

的道理。孔夫子說，存心做事，要有始有終，不可厭倦，發表事件，要內外一樣有忠心。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

矣夫。
重出

君子章的要旨

這章是論君子小人待人的心不同。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季康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正人正己就是為政。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患盜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教康子廉己弭盜。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問政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答季康子為政尚德的意思。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

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

風必偃。

○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只要你自已為善，百姓自然也變好了。因為君子的德位譬如風，百姓的位分譬如草，草上加風，必要壓倒的。

問士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教子張學貴實際。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解 子張問孔夫子，讀書人怎樣可稱通達呢。孔夫子恐他看錯達字就問說，怎樣是說通達的意思。子張回指族黨。

答 說，在國裡必有一國的聲名，在家裡必有一家的名聲。孔夫子說，這是名譽的聞，不是講通達。那通達的人，存心誠實，做事直爽，且敬喜義氣，省察人的言語，觀看人的顏色，情願在人下面。照這樣做法，在國內必定通達一國，在家裡必定通達一家。若是說有名聲的人，假裝外貌私取仁德，其實做事全不合仁的，還自以為是，一點不疑，在國內必要名聞一國，在家裏必要名聞一家。

樊遲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教樊遲治心修養。就是崇德修慝辨惑。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

身。以及其親。非感與。

註

舜是禱雨的壇。慝音脫。是心中隱惡。

解

樊遲從孔子遊在禱雨壇下，因問如何積高德行。

如何治去隱惡。如何識破迷藏。孔子說，這幾種是切己的事，問得很好。你先把事情去做，不論他有效無效，這不是積高德行嗎？專攻自己的過失，不攻他人的過失，這不是治去隱惡嗎？天天怨恨忘掉自己身體，折命害及父母，這不是疑感嗎？

問仁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子教樊遲愛人知人為仁知。子夏贊美夫子的道。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去聲。這是過暗。鄉去聲。是從前。

註

樊遲問怎樣算是仁。孔子說，愛恤眾人就是仁。又問怎樣算是知。孔子見音現。陶音遙。伊尹湯王的相。

解

說，能識人的好壞就是知。樊遲不曉得夫子的話。夫子說，舉用正直人，不用不正直人，就能使不正直的變正直。樊遲退出。一日見子夏說，前日我見夫子問怎樣算是知，夫子對我說，舉用正直人，不用不正直人，能使不正直的變正直，這是怎樣解說？子夏說，富得極的這句話呀，你不曉得舜有了天下，到眾人中去選人，舉用皋陶，沒有仁心的人都愛好人，像遠避的樣子了。商湯有了天下，到眾人中去選人，舉用伊尹，沒有仁心的人都愛好人，像遠避的樣子了。

問友章的要旨

這章是講交友的道理。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註

告音闕。道去聲。毋是勿要。

解

子貢問交友的道理。孔夫子說，朋友有了過失，我竭誠去勸他，把話說轉同他說，他如不聽我，就不再勸他，切不可太煩，自取友的羞辱。

君子章的要旨

這章是說交友有輔仁的益處。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解

曾子說，有德君子，先拿文學去會友。研究久了，好把朋友輔助我的仁，我的仁德格外完全了。

四書白話註解

論語卷七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章

江陰馮宗道白話註解
江陰繆詠仁鑒定

子路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教子路治民在本身作則。且要不懈的意思。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註 先是自己先做。勞是勞動。無作毋。倦是懈怠。

解 子路問治百姓

的道理。孔夫子說，凡事先做把百姓看，百姓也跟著做了。總要自己勞苦，使百姓安逸。這是治民的道理。子路請夫子多教幾句，孔夫子說，只要有始有終，不懈惰罷了。

仲弓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教仲弓為政。在乎有大體得人才。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

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註 有司是眾職。過是失誤。焉音烟。舍上聲。廢棄意。

解 仲弓做季氏家

臣，問孔夫子為政的道理。孔夫子說，政事先分派屬官去做，我考他的成績好壞，寬赦犯小過的人，舉用有德有能的人才。仲弓又問怎樣曉得他是賢才呢？孔夫子說，賢才大衆曉得的。你舉你曉得的人，你不曉得的人，難道別人

不會舉用嗎？

衛君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論正名。就是為政根本。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衛君是出公。公的孫。公的孫。公的孫。

○迂是迂濶中去聲。措。子路因孔夫子自楚到衛，就問夫子說，衛君如果等待夫子做政治的事，夫子究竟從那一是放置。苟是苟且。○**解**件先做呢。夫子說，必定先正他的名分。子路說，夫子這樣迂濶不達時務，何必要先正名呢。夫子說，鄙陋得極由這個人呀！君子在理上不曉得的，寧可不講，因為名分不正，就是說話不順着理，說話不順着理，做事情也不成功。事情做不成功，禮節音樂就興不起來。禮節音樂既興不興，刑法也不合法。刑法既不合，那百姓沒有地方安放手足了。所以為政的君子，凡定一個名稱，必使得可言，說出話必使得可行。君子對着名稱的話，不肯苟且的。

學稼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教樊遲求經世學問。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註 稼是耕田。圃是種菜。好去聲。夫音扶。極是布帶。負是背負。為音烟。**解** 樊遲來請孔夫子教種田的事。孔夫子說，我不如老農夫會種田。又請的小人，就是樊遲。做在上的人，歡喜禮節，那百姓不敢不恭敬。在上的人歡喜合意的，那百姓不敢不佩服。在上的人歡喜信實，那百姓不敢不真實待人。如果照這樣，那四方的百姓，聽到這風俗，都要背着孩子奔來了。為什麼要學種田呢？

誦詩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讀經能達於用的意思。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註** 援是交。使去聲。**解** 孔夫子說，讀經要通達世務，如有人讀過詩經三百篇，把國家政事交他辦，他竟是一事不明白，差他到四方的鄰國聘問，他就獨自不會應對。照這種人，再多讀些書，也是沒有用處的。

其身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講治民。先要正身的意思。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註** 孔夫子說，在上的人，他立自然照規矩去做的。如果立身不正，就是出號令，百姓不聽從的。**解** 孔夫子說，在上的人，他立身正道，不必行號令，百姓自然照規矩去做的。如果立身不正，就是出號令，百姓不聽從的。

魯衛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效魯衛兩國同一衰敗。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註** 孔夫子說，魯是周公的後，衛是康叔的後，兩國先祖本是兄弟，不料現在兩國治百姓的法度，仍舊像兄弟一樣衰敗了。**解** 孔夫子說，魯是周公的後，衛是康叔的後，兩國先祖本是兄弟，不料現在兩國治百姓的法度，仍舊像兄弟一樣衰敗了。

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

矣。〔註〕公子荆是衛國的大夫。合是聚。苟是苟且。〔解〕孔夫子說，衛公子荆心很知足，能設治理家事，家裡物具，初次有些，他說

足了。將就費用。後來比起初添些，他說，將就完備了。後來很富足，他說，將就美

子適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論衛國民庶。要重富重教。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註〕適是往。僕是御。孔夫子往衛國，冉有掌管車的僕。孔夫

呀。冉有問說，百姓既然多了，還有什麼治民的法則。孔夫子說，百姓既然多，要使他生計富足，不可缺乏。冉有又問說，百姓既然富足了，還有什麼治民的法則。孔夫子說，富足無教，近於禽獸，百姓既富足，應該要教化他。

苟有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自算用世的效驗。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註〕期月是滿一年的月。成是成功治道。〔解〕孔夫

平治天下的志，有一日說，如有用我的人，行政到一年，規模就可觀了。在到三年，政治就成功了。

善人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治國欲速無效的意思。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註〕勝平聲。勝殘是化

殘暴人不為惡。去上聲。去殺是化。百姓為善。不用刑殺。誠是佳意。殘暴的人，不為殘暴，不必用刑殺了。這句話實在相性不錯的。

如有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行王道的功夫。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是聖人受天命而興。一世是三十年。仁是善教化。孔夫子說，如有聖人受天命，興起王天下，他

治百姓，必要三十年的工夫，才能殺教化大行呢。

苟正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欲為政，必先正己的意思。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孔夫子說

，在上的人，能殺正心修身，去做治民的事，有什麼難嗎？如果不能正自己的身，怎樣能正百姓的身呢。

冉有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冉有為季氏私事，並不是為政事。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

以，吾其與聞之。

朝音潮。是季氏的私朝。晏是晚。以是用。與去聲。冉有做季氏的家臣，一日回來很晚，孔夫子見他說

晚的。夫子說，你講有政事，是他的私事罷。如果是政事，雖然現在君不用我，我曾經做過大夫，應該把我聽到呢。

定公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同定公論國家興亡。在政不在言的意思。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子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註魯定公問孔子說，一句話就可以興國家有的嗎？孔子回答說，說話不可以這樣期望的，時人的話音洛。

解說，做君上難，做臣下不容易。如因他這句話，曉得做君上的難處，不敢妄行政事，不是近一言興邦嗎？定公又問說，一句話就要喪失國家有的嗎？孔子回答說，說話未必照這樣有經驗的，時人的話說，我不歡喜做國君，只歡喜國君的說話，他人不敢違背我。照這種說法，如他的說話是，人們當然不能違背的，如果他的說話不是，要人也不違背他，不是一言就要喪邦嗎？

葉公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為政要得民心。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註

葉音失。葉公是楚國令尹。說音悅。

解

葉公問孔子為政的道理。孔子說，為政道理，先要

得民心。使得近地方百姓，喜悅我的恩惠，那遠地方的百姓，得到風聲都來歸附了。

子夏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教子夏為政。成速效小利的意思。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註 莒父是魯國地方。父音甫。

解 子夏做莒父宰官，求問為政的道理。孔子說，辦事不要求快，不要貪小利。欲想求快，就忙亂不能達到目的了。要貪小利，就

妻大事不成功了。

吾黨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子說直道。總在人情中間。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註 攘是偷。語為都去聲。隱是不說。

解 葉公問孔子說，我們鄉里有個直人，他的父親偷人家的羊，做兒子就去證明他。孔子說，我們鄉里的直人，不是這樣的，兒子有過，做父的替他隱瞞不說，父親有過，做子的替他隱瞞不說。這父子隱瞞，那直道就在

中間了。

樊遲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子教樊遲。恭敬忠就是仁道。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註

居處是家居。執事是做事。之是往。**解** 樊遲問孔子怎樣算仁道。孔子說，家居時候，容貌要恭莊，做事時候，要誠敬，同人交接，要有忠心。就是到東夷北狄地方，也不棄這個行為。就是仁道。

子貢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子論士人的品分為等級。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註 硜硜是石聲。筭是竹器。斗容十升。筭容十二升。使弟行都去聲。

解 子貢問孔子說。怎樣可稱士呢。孔子說。自己做事。見不合禮的。就羞耻不去做。奉使到外國。不羞辱君的命令。可稱士了。子貢說。敢請問次一等的。夫子說。宗族中稱他孝父母。鄉里中稱他敬兄長。這種人可稱為士。子貢又說。敢請問在次一等的。夫子說。話語必信實。做事必果決。像小石頭敲上去。硜硜然有聲音。是一個識淺的小人。但言行謹慎。也可稱為士呢。子貢說。現在做官的人怎麼樣。孔子數聲說。這等人像斗筭的器具。少那數呢。

不得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子說沒有中行人。得道。就要狂狷的人。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註 行是道。狂是。高。狷是廉。孔子說。不得到有中庸道理的人。傳道。必定要志氣高的。同操守廉的兩種人。傳道了。因為志氣高的人。能毅進取。操守廉的人。曉得不合義的事。他不去做的。

南人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子教人要有恆心。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其德。或

承之。孝子曰：不占而已矣。

註 恒是常久。巫是看鬼神的人。

解 孔子說：南方人常說的，人如

病的醫，都不能做的。這句話很不差！易經恒卦上說的，人沒有常久的心德，或在外面欺侮要來了，難免受羞辱。孔子說：如果人把這經文細看，就有常心。沒有常心的，確沒有去占過呢。

君子章的要旨

這章是論君子小人行相反。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解

孔子說：君子同人交接，和需得很，不阿比一面。小人同人交接，阿比一黨，且

有乖戾的心。

鄉人章的要旨

這章是說鄉評不反信的意思。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

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註 鄉人一鄉的人，好惡都去聲。

解 子貢問孔

夫子說：一鄉的人都好他，這種人怎麼樣。孔子說：未可以相信。子貢又問說：一鄉的人都惡他，這種人怎麼樣。孔子說：未可以相信。還不如鄉人裏面善人好他，不善的人惡他，可以相信呢。

易事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子論君子小人，待人的不同。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

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註 易去聲。說是悅。器是器使。備是責備。

解

孔夫子說，有德君子，容易服侍他，確不容易得他歡心。因為君子存心很公，人求他事他，容易取他歡心。因為小人存心很私，人求他歡喜，等到差使人來，量才錄用的。無德小人，不容易服理，他也歡喜，等到使用人來，不肯因材器使，反要計未責備的。

泰而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論君子小人態度各別。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註

泰是安舒。驕是驕傲。

解

孔夫子說，君子小人，態度不同，君子的容貌，安舒不驕傲，小人的容貌，只見他驕傲，不見他安舒。

剛毅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四種人的資質近仁。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註

剛是堅強不屈意。毅是堅忍奮發。木是質朴意。訥是遲鈍意。

解

孔夫子說，人是志氣剛強的，是性質堅忍的，是容貌樸實的，是言語遲鈍的，這四種人，看來不遠仁心了。

問士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勉勵子路學正直士人。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

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註

切切是懇到意。偲偲是詳勉意。怡怡是和悅意。

解

子路問孔夫子說，怎樣可稱學士呢。孔夫子說，要有懇到詳勉和悅的樣子，可稱學士了。而且這種樣子，要有分別。如在朋友面前，要懇到詳勉樣子，如在兄弟面前，就要和悅樣子。

有懇到詳勉和悅的樣子，可稱學士了。而且這種樣子，要有分別。如在朋友面前，要懇到詳勉樣子，如在兄弟面前，就要和悅樣子。

善人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善人教民的效驗。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註] 即是當戎是兵。[解] 孔夫子說，慈愛的善人，他怎樣務農講武，教他七年，可以百姓去當兵打仗了。

怎樣務農講武，教他七年，可以百姓去當兵打仗了。

以不章的要旨

這章是說兵士要教練的。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註] 以作用字講。棄是廢。之指民講。[解] 孔夫子說，用兵要教練的。如果不用沒有受過教練的兵去打仗，就是廢棄百姓的性命了。

是廢棄百姓的性命了。

憲問第十四 凡四十 七章

憲問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勉勵原思要有守有為。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註] 憲是原思的名。邦是國。穀是俸祿。[解] 原思問孔夫子什麼事可

恥的。孔夫子說，國家有道時候，不能做此事業，只曉得喫俸祿。國家無道時候不能退去，仍舊吃他俸祿，這就是可恥的事。

克伐章的要旨

這章是說但去私欲。尚不可稱仁的意思。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

也。
註 克是好勝。伐是誇誇。怨是怨恨。欲是貪欲。

解 原憲問孔子說，一個人總有好勝自矜，怨恨貪欲的心。如果能殺制勝得往，不行出來，可算有仁德了。孔子說，能殺制勝這四項，可算是不容易了。要說到仁德，我確不曉得呢。

說到仁德，我確不曉得呢。

士而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子說士人不刻
否。不足稱士的意思。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解 孔子說，求學問的士人，要刻苦用功。如果要想快活，不能算稱士了。

邦有章的要旨

這章是說人要隨機應變
。不可拘執的意思。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註 危是高峻。行去聲。邦是國。孫去聲。是卑順。

解

孔子說，國家有道時候，人不敢說的話，我偏要去說。人不敢做的事，我偏要去。到國家無道時候，行事仍要高峻，說話確要卑順，可以免得受禍呢。

有德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子勉勵
世人要修德行仁。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

有仁。

解 孔子說，有德行的人，必有口才。專有口才的人，就是佞倖，未必定有德行。有仁心的人，必有勇敢。專有勇敢的人，就是血氣的勇，未必定有仁心。

南宮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子稱贊南宮
适的問。有尚德意思。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臧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

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南宮适就是南容。羿是有窮國的君。滅夏后相篡位。羿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暴是浞的子。羿音詰。暴音教。高王，周朝始祖后稷，親身種過田，後來自己或子孫皆得天下。南宮适說完，孔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去了，孔夫子就稱贊他說，這個人可算是君子。這個人是崇尚行德。

君子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為仁不可湏臾離的意思。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夫音扶。解孔夫子說，君子求仁稍有不檢點，或做不仁的人，不免有的。沒有專門講私欲的小人，能殺行出仁德的事來。

愛之章的要旨 這章是說真愛真忠的道理。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能殺勿要叫他去勞動嗎？做臣的忠君，要盡心國事。若專門逢迎，沒有進諫，便不是真忠，反是害他了。能殺勿要去規諫嗎？

為命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稱贊鄭國詞命不苟的意思。

○子曰：為命。禘，謹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禘，世叔子羽子產皆鄭國大夫。命是辭令。草創是起草稿。潤色是加文采。國詞命，禘，謹先做底稿。

禘，世叔子羽子產皆鄭國大夫。命是辭令。草創是起草稿。潤色是加文采。國詞命，禘，謹先做底稿。

世叔考完議論，子羽修改加飾，子產再加潤色，然後辭令成，自然盡美盡善了。

或問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評論子產子西管仲的為人。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

伯氏駢色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註 子產是鄭國大夫。姓公孫名僑。子西是楚國大夫公子申。管仲是齊相。伯氏齊國大夫。駢色名。

沒齒是終身。**註** 有人來問孔夫子，子產是怎樣的人。孔夫子說，子產行政，有恩惠於百姓，可稱惠人。又問子西是怎樣的人。孔夫子說，他這個人嗎？他這個人嗎？又問管仲是怎樣的人。孔夫子說，這個人因為有功勞在齊國，去奪伯氏的駢色，封他三百畝歸管仲，伯氏雖貧，每日喫粗米飯，到老沒有怨恨管仲的話。

這章是孔夫子說貧富有道。難易不同。

貧而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貧富有道。難易不同。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註 怨是怨恨。易去聲。

註 孔夫子說，貧人受飢受寒，能設沒有怨心，是很難的。富人講究禮節謙遜

待人沒有驕傲是容易的。

孟公章的要旨

這章是說用才要得。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註

孟公綽是魯國大夫。趙魏是晉國上卿

的家。老是家臣的長。滕薛二小國名。**註** 孔夫子說，孟公綽的才具，做趙魏兩家的家臣，綽綽有餘，叫他去做滕薛小國的大夫，不能殺勝任的。

成人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勉勵子路學做完全人格。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受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人是全人。臧武仲是衛國大夫名。卞莊子是魯。卞邑大夫。知去聲是聰明。久要是舊約。用樂調和，可算是完全人了。孔夫子又說，若論現在的完全人，何必要這樣，只要見到利想到義，見到危險，舍命去救，舊時約好的朋友，不忘記平日的話，這樣也可算完全人了。

子問章的要旨

這章是述孔夫子對過分稱譽不輕信的。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笑不取乎？公明

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公叔文子。是衛國大夫。公明賈是衛

人。文子為人。不知他的詳細。然必是廉靜的士。夫子指公叔文子。過是失實。不取財麼？公明賈回答說，這是告訴人說得過分了。夫子看時候才說話，人不厭他說話。歡喜才笑，人不厭他的笑。當取的才取，人不厭他的取。孔夫子說，他是這樣，果真能說這樣嗎？

臧武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揭破臧武仲要君的心。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註

防是地名。武仲所

封的邑。要平聲。是要挾。

解 孔夫子說，臧武仲把防縣占據起來，要承魯國的國君，替他立個繼承的人。這種樣子，雖然有人說他不是要挾君上，我總有些不信。

晉文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破晉文公齊桓公心術不同。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註

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音橘。是說詐。

解 孔夫

五霸當中，晉文公做事多陰謀詭詐，確不正大，齊桓公就不這樣。他是依着正道而行的，確不陰謀詭詐。

桓公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同子路論管仲的仁與不仁。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註

公子糾是桓公弟。召忽是齊臣。九合

是糾合的意思。

解 子路說，桓公請魯國殺公子糾，召忽死於難，管仲不死。後來反做桓公的宰相。這樣看來，管仲未見得是仁嗎？孔夫子說，桓公九合諸侯，創許久事業，不用刀兵，多是管仲的能力，那裏有像他的仁！

那裏有像他的仁！

管仲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論管仲能立大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與平聲。

相去聲。匡是正。被是披。微是無。衽是衣襟。諒小信意。經是縊。溝瀆田間水道。子貢說。管仲不是仁心的人呢。桓公殺公子糾。管仲不死。反做桓公的相。孔子說。管仲做桓公宰相。就霸諸侯。匡正極亂的天下。百姓到現在。還是享他的幸福。如果沒有管仲。我們大約要披頭髮。左衽衣襟。做野蠻的人了。難道像匹夫匹婦。守這小信。縊死在溝中。沒有人曉得呢。

公叔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稱贊文子能荐賢人。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臣是家臣。大夫僎是衛國大夫。公叔文子有一家臣名僎。文子看他賢能。薦與衛君。同升。夫。公是公朝。升是登。公叔文子在公朝上。孔夫子聽見說。這人可以稱他文的謚法了。

子言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衛靈公尚能用人。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治是管。夫音。孔夫子一日同李康子談起衛靈公無道理。康子說。他怎樣無道理。怎麼不會失位呢。孔夫子說。靈公雖然無道。用個人很得力的。他用仲叔圍管賓客的事。用祝鮀管宗廟的事。用王孫賈管

軍隊的事。照這樣那裡會失位呢。

其言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戒大言的人。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註

怍是慚愧。

解

孔夫子說。口出大言的人。不覺慚愧。要他去做事就很難了。

陳成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要正君臣的大綱。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註 陳成子齊國大夫名恆。簡公是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朝魯朝。夫音扶。

解 陳成子殺他的君叫簡公。那時孔夫子在家裡。聽得這個信息。就沐浴上朝告訴魯哀公說。陳恆殺君。請發兵去

問他罪。哀公說。你去告訴。孟孫叔孫季孫三家。孔夫子退出就說。因我做過大夫。既然曉得。不敢不告訴君上。君上反叫我告訴三家。孔夫子到三家去告訴。怎料三家竟不贊成。孔夫子說。因我做過大夫。既然曉得。不敢不

子路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教子路直言事君的意思。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註 欺是欺騙。犯是冒犯。

解

子路問事君的道理。孔夫子說。不可以欺君上。凡事盡我心力去

做，到君上有過失，要直言去諫諍。

君子章的要旨

這章是說君子小人程度。有高低分別。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註上達是到極上點。下達是到最下點。

解

孔夫子說，君子依道理用功夫，所以愈進高明。小人徇私欲用功夫，所以

愈趨卑下。

古之章的要旨

這章是分別古今學者不同的功夫。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註學者是讀書人。為去聲。

解孔夫子說，古時候讀書的人，只愁學問不好，

專為求自己的功夫。現在讀書的人，只想他人曉得我，專為求他人的功夫。

蘧伯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問得蘧伯玉治心的功夫。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

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註蘧伯玉是衛國大夫名。使去聲。使者是出差的人。

解孔夫子在衛國的時候，住過伯玉家裡。後歸魯，伯玉差人來候孔夫子。孔夫子敬重他的使者，所以請他坐下問說，你們夫子近來做什麼事情。使人回答說，我們夫子要想少去過失，總覺有些做不到。等到使者出去了，孔

夫子使稱贊道，這個好使者呀！這個好使者呀！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重出

君子章的要旨

這章是曾子亦人用心思。要有一定的範圍。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解 曾子說，易經艮卦裏有一句說，慎思君子，曉得思想有一定範圍，不肯想到本位以外的事。

恥其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教人要言行相同。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

註 恥是羞恥。行去聲。**解** 孔夫子說，做君子的人，常羞恥他的話，勝過他做的事。

道者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自謙沒有聖人的功夫。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子曰：夫子自道也。**註** 知去聲。自道是謙虛話。**解** 孔夫子說，君子有三樣道理，我沒有一樣能做到。是仁心的人，沒有憂愁。聰明的人，不會疑惑。勇敢的人，不會恐

懼。子貢說，這是夫子自己謙虛的話呢。

方人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勉子貢學問在己的意思。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註** 方是比較。夫音扶。**解** 子貢歡喜比較他

子叫他說，賜呀，你學問算好了嗎，我就沒有空工夫去比較人呢。

不患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講學貴求己。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解 孔子說，人求學問，不要愁人不曉得，我只要愁自己沒有本領，才是道理。

不逆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知者先覺的寓意。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註 逆是預料。詐是欺騙。億是揣度。先覺是先曉得。賢是可貴。

孔夫子說，未來的事情，不要預料人必欺我。未見的是情，不要揣度人必疑我。如果要欺要疑，自然能發先曉得的，怎樣人才可貴呢。

微生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憂世為懷。非他人能知。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孔子曰。非

敢為佞也。疾固也。

註 微生畝大約是齒德隱士。栖栖依戀意。佞是口給。疾是恨。固是固執。與平聲。

解 微生畝同孔夫子說，丘為甚麼要

的人嗎。孔夫子說，我並不是要才辦的人，實在是恨固執不通世務的人啊。

驥不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勉學者尚德不貴才的意思。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註 驥是善馬。德是馴良。

解 孔夫子說，馬叫他是驥，不是稱他有力，實是稱他有馴良的德性呢。

以德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報施要得當。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解 或人問孔

夫子說。用恩德去報怨我的人。是怎麼樣。孔夫子說。怨我的人。要用恩德報。他若是施我恩德的人。我用什麼去報他呢。還不如用直道去報怨我的人。用恩德去報施我恩德的人。

莫我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不求人知的道理示子貢。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

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註 怨是怨恨。尤其是見怪。夫音扶。

解 孔夫子自嘆說。我沒有人曉得了。子貢說。為什麼他們不曉得夫子的

人呢。夫子說。我不怨天命的窮。我不怪人的不用我。只曉得從下用工夫。學到最上程度。所以曉得我只有天了。

公伯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道的行不行。有關天命。不是人力做得到。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

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

伯寮其如命何。

註 公伯寮是魯國人。子服景伯名何。魯國大夫。總是誣謗。夫子指季孫。惑是疑心。肆是陳尸。大夫以上有罪。陳尸在朝。士以下有罪。陳尸在市。朝音潮。與平聲。

解 公伯寮在季孫面前。說壞子路。子服景伯就去告訴孔夫子說。季孫因他的說。有點疑惑了。但是我的能力。能殺殺公伯寮。把他屍骨露在市朝上。孔夫子說。道要行起來是有天命。廢起來也有天命。公伯寮把這個天命能

殺怎樣嗎。

賢者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有學問有賢德的人。處世有道。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註 辟去聲。同避。色是禮貌。 **解** 孔子說

，有才德的人，遇到天下沒有道理的時候，情願退避隱居。次一等的，見到禮貌衰，就要退避隱居。再次一等的，因為言不用世，就要退避隱居。

作者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嘆世道已衰，隱居的人不少了。

○子曰。作者七人矣。

註 作是起身隱去。七人說他多。

解 孔夫子說，如今魯國隱去的人，已經有七位，不算少了。

石門章的要旨

這章是說孔夫子的心，不是平常人曉得的。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

之者與。

註 石門地名。晨門是早晨管開門的人。恐其是隱在抱關的賢人。與乎聲。

解 子路從孔夫子周流列國，一日宿在石門，次早要進關門，那管門的人問他從那裡來的。子路說，從孔氏那邊來

的。管門人說，你說孔氏，就是曉得世界的。不可挽回，還要想去做事的那個人嗎。

擊磬章的要旨

這章是隱士心裡。與孔夫子心裡不同的意思。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

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

末之難矣。

註 磬是樂器。荷去聲。是擔。蕢是草器。荷蕢的人也是隱士。硜硜是石聲。厲是和衣過水。揭是掀衣過水。末無意。

解 孔夫子到衛國，一日偶然敲磬，有擔草器的人走過門外

，聽道聲聲就歎息說，有心世道，就是這敲磬的人呀！停一刻又說，卻陞呀！這堅確的石磬，既然沒有人曉得你該罷就罷了。詩經上衛風飽有苦葉一篇說的，遇到深水處，就拿着衣服走過去。遇到淺水處，就撩起衣服走過去。不是一定不變的。孔夫子聽到這些話，就說這樣果決嗎？照他這樣不管世爭，還有甚麼為難的事情呢？

書云章的要旨

這章是講人君居喪制度。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理自己職務家。子張問孔夫子說，書經上無逸一篇說的，高宗居喪三年，不問政事，不發出號令，這是什麼道理。宰是太宰。**解**理呢？孔夫子說，這件事何必定是高宗，古時候的人，都是這樣的。君薨了，百官做的事在自巳分內的，總求一處，聽太宰的處分，所以能說到三年不發號令。

好禮章的要旨

這章是說做民上者應該用禮去感化百姓。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好易並去聲。好易並去聲。使是差遣。**解**孔夫子說，在上的人歡喜禮讓，那百姓感化，就容易差遣了。

修己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用敬修己的功夫推講把子路聽。是不容易做到的。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解

子路問孔子怎樣可稱是君子。孔子說，君子用敬修自己。子路說，這樣就完了嗎？孔子說，修了自己，還要用敬去安他人。子路說，這樣就完了嗎？孔子說，修了自己，還要用敬去安百姓。這句話就是堯舜的聖，還沒有完全。

原壤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責備不循禮的人。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

杖叩其脛。

註

原壤孔夫子的故人。夷是蹠蹠。俟是等待。孫弟都去聲。是謙順。恭敬。長上聲。述是稱。賊是害。叩音口。是敲。脛音經。是足骨。

解

孔夫子的老友，叫原壤，他母親死時，唱歌不哭，不曉得禮法，一日伸長兩足坐在席上，孔夫子看見了，就責備他，說：少時不

謙順恭敬，長時無一能可稱述，到老還不死，實在是一個害人賊。就用手裡的杖，打他的足骨。

闕黨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用禮約束童子。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

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註

闕黨是黨名。將命是傳話。與平聲。居是坐。先生是長輩。

解

孔夫子使闕黨童子做傳話的

事。或人問說，可是這童子學有進益，所以寵異他嗎？孔夫子說，我着他不懂禮節，常常坐在上位，走路又同長輩並行。這不是能求進益的，要叫他趕快做成功人呢，實在是抑制他學禮節罷了。

先賢南宮子

先賢
林子

先賢冉子

先賢顏孫子



先賢
宓子

先賢漆離子

先賢
宰子

先賢公治子



四書白話註解

論語卷八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

江陰馮宗道白話註解
江陰繆詠仁鑒 定

衛靈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子因衛靈公無道，去衛往陳。並有安貧的意思。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賜也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子說一心貫萬理，以示子貢。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子一以貫之。

效湯為 衛靈公問孔子戰陳的事。孔子說，我自幼學過禮，曉得宗廟俎豆的事，戰陳的事，我沒有學過。明日就起行離開衛國。走到陳國，因斷糧食，跟從的門人，都生病不能起來了。子路含着怒見孔子說，有德君子，也有窮困日子嗎？孔子說，君子固然有窮困日子，但是小人遇到窮困，就要放蕩做出沒有禮的事情了。

非 這章是孔子說一心貫萬理，以示子貢。

女音汝。識音志。是記與平聲。非與是疑話。一是指心理講。貫是通。

這樣的。孔夫子說，我實不是，我不過用一心貫通萬理罷了。

由知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勉子路進德。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鮮上聲。少意。

孔夫子叫子路的名字說，由呀，曉得德的人，實在是少了。

無為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追慕堯舜的感德化民。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註

無為是無事的意思。與平聲。夫音扶。己上聲。南面是天子的位。

孔夫子說，不做什麼事，能夠把天下治得太平的，只有虞舜。得到。究竟做什麼呢？但是他恭敬容貌，坐在南面就罷了。

問行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用誠實的行教子張。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篤是厚。蠻是南蠻。貊是北狄。二千五百家叫州。參是並立。與是車。衡是車頭。駕馬用的。書是寫。紳是大帶。行篤的行。同行不的行。並去。

子張問孔夫子怎麼就可以通行。孔夫子說，說話要忠誠信實，做事要篤厚恭敬，雖在南蠻北狄地方，都可以通行了。如果說話不忠不信，做事不篤不敬，雖在州里地方，能夠通行嗎？但是

這種言行，怎樣就不難呢？必定要立起來的時候，像見忠信篤敬，掛在前面一樣，坐在車上的時候，像見忠信篤敬，靠在車子橫木上一樣。照這種樣子，纔能通行。子張就把這幾句話，寫在垂下的帶上。

子張問孔夫子怎麼就可以通行。孔夫子說，說話要忠誠信實，做事要篤厚恭敬，雖在南蠻北狄地方，都可以通行了。如果說話不忠不信，做事不篤不敬，雖在州里地方，能夠通行嗎？但是

這種言行，怎樣就不難呢？必定要立起來的時候，像見忠信篤敬，掛在前面一樣，坐在車上的時候，像見忠信篤敬，靠在車子橫木上一樣。照這種樣子，纔能通行。子張就把這幾句話，寫在垂下的帶上。

直哉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表明史魚伯玉的有道。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解 史是官名。姓魚名翰。是衛國的大夫。矢是箭。說他正直像箭。蘧伯玉出處有合聖人的道。因稱君子。卷是收藏。懷是。孔夫子說，正直的人呀。這個史魚。遇着國有道理，他的真像箭。有君子的行為呀，是蘧伯玉。遇着國有道理，就出來做官。如國沒有道理，他就退去身子。像收藏起來一樣。

可與章的要旨

這章是說同人交接。不可失人失言的意思。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解 失人是不知人。失言是廢了言。知去聲。孔夫子說，言語要因人講的，如果那人可以同他講話，偏要同他講，這個話就白廢了。所以聰明的人，不會錯過人，也不會廢了言。

志士章的要旨

這章是說貪生怕死的人。不是志士仁人。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生以成仁。

解 孔夫子說，世上惟有志的士，有仁的人，不專圖生活，害了仁心。情願犧牲性命，成功這個仁德的。

子貢章的要旨

這章是說為仁要先求友邦助。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註 工是工人。器是器具。友是親近。

解 子貢問孔子怎樣可以做成仁德的人呢？孔子說：「比方工匠要想做好一件物品，必定先要把器備得

快利，為仁也是照這樣的。住在這個國家，要事奉大夫當，有賢德的人。還要交結這國家士人當中，有仁心的人，才可以呢。

為邦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教顏淵為邦的要道。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

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註 為邦是治國家。輅音路。是大車。服是戴。冕是朝冠。放是禁絕。遠去聲。是驅逐。殆是危。

解 顏淵有

問孔子治天下的道。孔子說：「行夏朝的歷，可正天時。乘殷朝的輅，可順地利。服周朝的冕，取他文明。用樂要取虞舜造的韶樂，禁絕鄭國的音樂，疏遠卑諂的人。因為鄭國音樂太淫亂，人心卑諂的人太險，要亡國家的啊。」

人無章的要旨

這章是說人要思患預防。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解 孔子說：人沒有預先思慮，要有眼前的禍患，是一定道理。

已矣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嘆好德的人實在很少。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註 色是美色。

解 孔子說：罷了！我沒有看見敬善仁德的好去聲。

人，像好美色的一樣。

臧文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責臧文仲見賢不舉。有違為官位的意思。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註竊位是不稱其位。

柳下惠。魯大夫。展復。字禽。食色柳下。謚曰惠。者與之與乎聲。○**解**孔夫子說。臧文仲是盜竊官位的人。明明曉得柳下惠的賢。偏不舉薦他。同自己立朝上辦事呢。

躬自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教人厚責己。薄責人的意思。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註躬是自己。遠去聲。

○**解**孔夫子說。一個人能寬責備自己。從厚。責備他人。從

薄。那麼怨恨我的人。自然遠離了。

不曰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戒人忘做事情。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解孔夫子說。人做起事來。每每不先自

斟酌怎樣做法。怎樣做法。這種人全不曉得做事的難。我實在拿他沒法了。

羣居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做成羣居不善的意思。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註羣是同類。好去聲。慧是巧。

○**解**孔夫子

眾居在一處。朝上到夜說話。沒有道理。歡喜做小聰明的事。這種人難造就了。

義以章的要旨

這章是說君子用德性成全其名。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註

孫去聲。○孔夫子說，成德君子，曉得義是做事的根本，拿來做質幹，是謙讓。○用禮來行事，用孫來發考，用信來成全，這真是君子人呀！

病無章的要旨

這章是說君子為己。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也。

病作恨字講。○已去聲。

○孔夫子說，君子所恨是自已沒有本領，不

恨他人不曉得我的才能呢。

疾沒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嘆沒世不稱名。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孔夫子說，成德君子，最恨身死後，沒有人稱說自己的名譽。

求諸章的要旨

這章是說君子小人求學的相反。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孔夫子說，君子求學為自己，不專求人知。小人為學專講應酬工夫，所以求的學問都為人知。

矜而章的要旨

這章是說君子的性情學問不爭不黨。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矜是莊嚴貌。爭是爭執。羣是和愛。黨是阿比。

○孔夫子說，有德君子，外貌端莊可敬，內是性

情和平。不同人爭執。且待眾人都和愛。不偏護那一邊。

不以章的要旨

這章是說君子慎重用人聽言的意思。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解 孔夫子說，君子用人，不因人的言語說得好就舉他。聽起言來，不因那個不好人就廢

掉他的話。

子貢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用怒道教子貢。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解 子貢問孔夫子說，可以一句話就可以終身行的嗎。孔夫子說，只是恕道嗎。自己不歡喜的，不可以給他人。就是這句話啊。

吾之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表明自己待人直道。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解 毀是謗毀。譽是稱贊。孔夫子說，我平日待人，那一個說他怎樣好，那一個稱贊他怎樣好，就是過分稱贊的

時候，也曾經試驗過，曉得將來能毀到這個地步。這些百姓，是夏商周三代用直道待過的。我現在也是用直道待人啊。

吾猶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想念從前人心尚厚。今已薄了。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

註亡作無字。講。夫音。

扶 **解** 孔夫子說，吾少時尚有見史官記的事，遇有疑惑的地方，就留個空闕。並且看見有馬的人，肯借給人騎的。現在這種事，都不看見了。

巧言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沒有涵養的人。難成大事。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解 孔夫子說，人聽到花言巧語，就把自己的德性變了。這是沒有涵養的人，遇到小事，就不忍

耐，就要亂了大謀算子。

眾惡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教人好惡。要有主見的意思。

○子曰。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

註 惡好並去聲。察是考察。

解 孔夫子說，大家惡他的人，我必定要細細考察，究竟是

壞不壞。大家稱贊他的人，我必定要細細考察，究竟是好不好。

人能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道要人去行出來的。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解 孔夫子說，人能够廓大這個道理，不是道理來廓大人的。

過而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教人有過當改的意思。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解 孔夫子說，一人有了過失不肯改去，這真叫是過失了。

吾嘗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教人
要平實學徒思無益。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句無益。句不如學也。

孔夫
子說

我曾經自朝到晚，忘記了吃飯。一夜到天明，忘記了睡覺。用了這個心思，却沒有益處，還不如用心去求學呢。

謀道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示人。專
心求學求道的意思。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

子憂道不憂貧。

謀是計畫。
祿是俸祿。

孔夫子說，君子只謀算道理怎樣可以明白，不謀算怎樣能發得俸祿。比方耕了田，遇到荒年饑餓，反在耕田裏面。專心求學，自然有

俸祿在中間呢。所以君子只
求道理不明，不愁貧苦的。

知及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教人。為學能教治民。
。要用恭莊禮節。才算有根基。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
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

善也。

知去聲。是明。守是保。
涖是臨。動是鼓動。

孔夫子說，一人知識能教見到正理，沒有仁心保守正理，雖得到正理，必
要失去的。即使知識見到正理，仁心保守得住，如要治百姓，沒有端莊的

容貌，百姓就不敬重我。知識見到正理，仁心保守得住，治百姓
有端莊的容貌，若是要鼓動百姓，沒有禮節，還不能算好呢。

小知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用人要量才任使。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解 孔夫子說，用人方法，必先看他的才能怎樣。如果是君子，就不可拿小事去量他，確可以受重大的責任。如果是小人，不可受重大的責任，只可以小事去叫他做。

民之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求仁沒有危險。比着水火還要緊。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解 孔夫子說，百姓依着仁德去做，比用水火還要緊。我只看見蹈着水火有死的，沒有看見蹈着仁德會死的呢。

當仁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勉人為仁的意思。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解** 孔夫子說，一人當着仁的事，就要勇敢去做。就是先生在前，也不必讓步的。

貞而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朋君子。有一定的主意。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解** 貞是正固。孔夫子說，有德君子，無論做什麼事，必有正守的功夫。斷不會不論是否就相信的。

事君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為臣的。先要盡忠。然後再問俸祿。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解** 敬是不怠慢。孔夫子說，做臣的服事君上，先要把分內的事恭敬去做。然後再問那個俸

有教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明立教不分類別。

○子曰。有教無類。

解

孔夫子說，君子教人，不分明人的善惡。總是教人為善的心。

道不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明人有邪正分別。因而謀事不同。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解

孔夫子說，人有邪正公私的分別。假使不同道的人，就不能商量事情了。

辭達章的要旨

這章是說言語。只要通達心意為止。

○子曰。辭達而已矣。

解

孔夫子說，人講話只要達到心裏的意思，就可以止了。不必多說了。

師冕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照應樂師。就是行古道意思。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註

師是樂師。冕是人名。見去聲。與平聲。相去聲。是扶助替者。

解

魯國有樂師名叫冕是替者，來見孔夫子，走到階前，孔夫子告他說，這是裏。某人坐在那裏，師冕出去了。子張問孔夫子說，夫子對冕說的話，是有個道理嗎？孔夫子說，是不差，這就是古人扶助樂師的道理啊。

季氏第十六

凡十
四章

季氏章的要旨

這章是聖人用大義說明季氏不可伐顛災的意思。

○季氏將伐顛災。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顛災。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顛災。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顛災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

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國

季氏是季孫。顓音專。史音俞。顓臾是伏羲的後風姓。魯的附庸國。見去聲。與平聲。夫音扶。先王是周成王。東蒙是山名。主是主祭的。社稷是公家。任平聲。周任是古時良史。陳是布出。列是位。焉平聲。相是替者的相去聲。○咒音時。是野牛。押音映。是楹。積音獨。是積。費去聲。是季氏私邑。安是惡。含。季氏將要伐顓臾國。卅上聲。是去開。遠人指顓臾。分崩是四散。離折是叛亂。于是者。戈是戰。蕭牆是屏。**釋**季氏將要伐顓臾國。卅季氏要用兵到顓臾。孔夫子叫冉有的名說。求啊，不是你的過失嗎？我想這顓臾國，古時先王用他做東蒙山的主祭人，還在魯國疆域裏面，是一個社稷的臣呢。為什麼要去伐他呢？冉有回答說，這是季孫要伐他，我們實在不願意。孔夫子說，求啊，古時候有一史官叫周任，他有句話說，能殺效微臣的力，可以就臣的位，不能殺効力，應該要退位。比方輔相瞎子，因為他有危險顛仆的事，要去扶他。如果遇着危險，不去扶他，遇着顛仆，不去帮他，要他有甚麼用呢？且你的話說錯了。比方老虎同野牛逃出檻外。大龜同寶玉毀壞在積中。究竟是那一個的過失呢？冉有又說，現在這個顓臾國，城郭很完固，又近費邑，若不取他，將來必要為子孫的憂患。孔夫子說，求啊，君子最怕除了貪欲不說，專說好聽的話。常常聽人說的，有國有家的人，不愁人少，只愁不得平均。不愁窮困，只愁不得平安。這是什麼故呢？因為均平就沒有窮困。和平就沒有寡少。平安就沒有傾覆的患。能殺效這樣，還有遠方的人不服從我，我就修文德招他們。既然肯來，我就要設法安置他。現在由同求兩個人，幫助你的夫子，遠方的人不肯服從，不能設法招他來，國勢要分開，人心要離散，你們不能殺保守，還要想用兵到他國裏。我恐怕季孫的患難，不在這顓臾國，就在屏牆裏面呢。

天下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論天下有道無道的變。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

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天下是指一統講。出是行。陪臣是家臣。庶人是百姓。那禮節音樂，同征伐的權柄，都由諸侯行出來。由諸侯行出來，到了十世，少有不失國的。如由大夫行出來，到了五世，少有不失家。如果家臣執掌國中的命，到了三世，少有不失位的。天下有道的時候，政事不落在大夫手中，而且百姓也不敢議論國家的事。

祿之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子論魯國大夫事權。終要失敗的意思。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

子孫微矣。

祿是賦稅。逮是及。三桓是季孫叔孫孟孫三家。都是桓公後代。夫音扶。孔子說，諸侯叫一國的公室。大夫叫私家。魯國自宣公起，賦稅不入公室，到成公襄公昭公定公，已經五代了。公室既衰弱，政權下及大夫，自季武子起，到悼子平子桓子，已經五代了。大夫奪君的政權，家臣又奪大夫的權柄，所以三家的子孫，也變衰微了。

益者章的要旨

這章是說擇交的意思。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

善柔，友便佞，損矣。

諒是小信。便乎聲。是習熟。辟入聲。是懷容好看。佞是有口辯。孔子說，人擇朋友，是最要緊的，有益的朋友有三種。有壞的朋友也有三種。

如交結正直人，誠實的人，同多聞多見的人，就有益處了。如交結講義容不直的人，不諒的人，同專工口辯沒有學識的人，就要損害了。

三樂章的要旨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樂去聲。音效。
○孔子說，有益處的喜歡也有三種。如果喜歡辨別禮法的制度，和音樂的節奏。喜歡稱贊他人的善處，喜歡多交有才有德的朋友，那沒多得到益處了。如果喜歡驕傲的快樂，遊玩的快樂，宴飲的快樂，那末多受到壞處了。

侍於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發言要合時的意思。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愆是過。躁是急。隱是藏。瞽是無目的人。
○孔夫子說，陪在君子旁邊，不可不留心三樣過失，就是不到說話的時候，開口要說，這叫輕躁。可說的時候，反不開口，這叫隱匿。沒有看他的顏色，就說起來，這叫不生眼睛，就是瞽。

三戒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教做君子的人要依年紀制他的私欲。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少是年輕的人。色是女色。壯是三四十歲的人。

鬥是爭鬪。老是五六十年的人。得是貪欲。
○孔夫子說，做君子有三樣應戒的心思。在年輕的時候，血氣沒有長定，應該要戒貪女色。在壯年的時候，血氣正是剛強，應該要戒同人爭鬪。及到老年，血氣漸漸衰敗，應該

要成貪欲的心。

三畏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君子小人敬肆的分別。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註 畏是恐懼。大人是有祿位的人。狎是輕慢。侮是輕賤。**解** 孔夫子說，做君子的爭。就是恐懼上天的命。恐懼位高的大人。恐懼聖人的言語。小人就不曉得上天的命，並不恐懼位高的大人，看輕聖人的言語。

生而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論人的天姿不同。要是專心求學。也可以變愚為明。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註 困是氣質不明。孔夫子說，人的氣質，約分四等。天生聰明的。天姿魯鈍的，要用功纔能明白的又次一等。若天姿既魯鈍，還又不肯求學，這種人算是下等了。

九思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做君子的人。要有九種思念。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註 明是辨明。聰是清聽。**解** 孔夫子說，做君子的人。有九種思念。難去聲。是患難。**解** 眼裏看見的，要思念辨得明。耳裏聽到

的。要思念聽得清。面色要思念發出溫和的樣子。容貌要思念發出端莊的樣子。言語要思念忠實。做事要思念誠敬。疑惑要思念問人。忿恨要思念忘難。見到利益，要思念合義不合義。

見善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好善惡惡的人。還可以看出見。求志遠道的人。不容易看見的意思。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孔子說

人見了善人，像自己做不到的。見不善的人，像探熱湯的。這種人我已經看見過了。古時候我也聽過這樣話了。若是隱居家裡，先涵養他的志氣。到做官的時候，要行君臣大義，把道理發出來。我曾經聽過這種話，沒有看見這

齊景章的要旨

這章是說人修德行。比官貴。還要有名的意思。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

駟是四匹馬。首陽是山的名。與平聲。

齊國景公有四千匹馬，好算富了，到死的日子，百

姓沒有地方稱贊他。伯夷叔齊餓死在首陽山下，百姓到如令，還稱贊他。詩經上說的，實在不因他富，只因他的德行，比常人不同。這二句，就是比方景公夷齊的意思嗎？

陳亢章的要旨

這章是聖人教化大公無私的意思。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

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聞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註] 陳亢是孔夫子弟子。伯魚是孔夫子的兒子。庭是堂前。亢音剛。速去聲。**[釋]** 嗎？伯魚回答說，沒有。我父親一人站立的時候，我趕快走過堂前，父親說學過詩嗎？我回答說，沒有學過。父親說不學詩，不能通達事理，心氣不和平，就不會言語。我退後學詩經。停了幾日，我父親一人又站立，我又趕快走過堂前。父親說，學過禮嗎？我回答說，沒有學過。父親說，不學禮，品節不明白，德性不堅定，就不會立身。我退後學禮經。我聽到的，就是這兩樣。陳亢退出歡喜說，問一件事，得到三樣。聽說學詩，聽說學禮，還聽到君子確疏遠他的兒子，沒有私心呢。

邦君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君妻稱呼的名分。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釋] 一國君主的妻，君叫他稱夫人，夫人自稱叫小童。

童。一國的人，稱他叫君夫人。稱呼他國君妻，叫寡德小君。他國的人稱他，也叫君夫人。

四書白話註解

論語卷九

江陰馮宗道白話註解
江陰繆詠仁鑒 定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
六章

陽貨章的要旨

這章是記孔夫子
答陽貨的言語。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解 陽貨要想見孔夫子，孔夫子因他是季氏的家臣，不肯見他。他就預備豚肉送把孔夫子，料孔夫子沒豚來謝，就見了。孔夫子也曉得他這個意思，趁他不在家裡，前去謝他，纔走到半路，遇到陽貨。陽貨就問孔夫子

說，你走過來，我有話對你說，若是人藏了自己很寶貝的本事，不去救迷亂的國，算有仁心嗎？孔夫子說，不可算有仁心。又問說，歡喜做國家的事，屢次錯過機會，可算是聰明嗎？孔夫子說，不算得聰明。陽貨又說，一日一月過去了，歲時不等着我的。孔夫子答應說，諾，我將要出來做官了。

性相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人為不善。乃由習染的意思。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解 孔夫子說，人的天性，本來都是好的，不過把習氣養着，就同他的天性遠了。

唯上章的要旨

這章是承上章說明的意思。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注 知去聲。移。孔夫子說，只有最聰明的人，同那最愚笨的人，自有一定氣質，不會跟着習俗變移的。

武城章的要旨

這章是見聖門弟子。能用適化民。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注 之是往。武城是邑名。絃是瑟瑟的絃。歌是唱歌。莞音

緩。鳥單聲。易去聲。子游那時做武城的宰官。能設禮樂教化百姓。所以邑人都會絃歌。

解 孔夫子一日到武城地方，聽到瑟瑟唱歌的聲音，孔夫子微笑說，這一個小地方，何必要用這個教化。比方割一雞，何必用殺牛的刀呢。

子游聽夫子的話回答說，從前偃聽過夫子說，在位的君子，學過道理，就能設愛百姓。在下的卜人，學習道理，就容易差違了。孔夫子聽了，就對眾門生說，二三子聽好麼。偃說的話很不錯的。我在前說的話，不過一句笑話罷了。

公山章的要旨

這章見得聖人的道。到處可行的。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匡 公山拂擾一名不母。是季氏的家臣。同陽虎共執季桓子。據邑悖叛。費是縣名。召是請。說音悅。夫音扶。**解** 公山拂擾占據費邑作叛，差使人來請孔夫子。孔夫子方去嗎？何必要到公山氏那邊去呢。孔夫子說，公山拂擾請我的意思，難道是徒然的嗎？如果有人用我，我要用文武周公的道理，行到東方，使魯國為東周呢。

子張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教子張為仁的道理。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

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

以使人。**解** 寬是廣厚。敏是勤勉。惠是恩惠。任是倚仗。使是用。子張問孔夫子為仁的道理。孔夫子說，能設在天下做到五樣的事

行寬厚。行信實。行敏捷。行思惠。為甚麼要行這五樣呢。因為行了恭，人就不欺侮我。行了寬，我就能設得眾人心。行了信，人就來倚仗我。行了敏，就有做事的功。行了惠，就可以差使百姓。

佛肸章的要旨

這章見得聖人的道理。隨處能化人能治事。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

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

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

能繫而不食。**解** 佛音渴。肸音歇。佛肸是晉國大夫。趙氏的中牟宰官。磷是薄。涅音涅是染。緇是黑。匏是大瓜。焉平聲。繫是掛。佛肸占據中牟地方作叛，使人來召孔夫子。孔夫子

欲去。子路向夫子說，從前由聽過夫子說，親自做過不善的事那種人，君子不入他的黨類。現在佛肸占據中牟地方叛亂，明明做不善的事，夫子要想去是什麼道理呢？孔夫子說，你說的是不差。我從前却有這句話的。但不可這樣的拘執，我不是說過有很硬的物件嗎，磨了不會薄。我不是說過有很白的物件麼，染了不會黑。我難道同掛在那邊飽一樣，沒有用的嗎？

由也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教子路好學的意思。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女音汝。語去聲。蔽是遮掩。好知並去聲。蕩是窮高極廣。賊是傷害。絞是急切。狂是躁率。

孔夫子叫子路的名字說，由呀，你聽說過六樣美德，中有六樣偏蔽嗎？

子路回答說，沒有聽過。孔夫子說，坐下我告訴你聽。甚麼叫六言六蔽呢？就是歡喜仁德，不歡喜學問，他偏蔽是愚昧。歡喜知巧，不歡喜學問，他偏蔽是放蕩。歡喜信實，不歡喜學問，他偏蔽是賊害。歡喜正直，不歡喜學問，他偏蔽是急切。歡喜勇敢，不歡喜學問，他偏蔽是叛亂。歡喜剛強，不歡喜學問，他偏蔽是輕狂。

小子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學詩的益處。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夫音扶。興是感發。識音志。同託講。

孔夫子對弟子說，你們為什麼不

習學詩呢？這詩經可以感發人的意志。可以考見自己得失。可以合羣得來。可以悲感怒而不怒。不止這四樣益處。近在家裡。曉得事父母禮節。遠在朝裏。曉得事君禮節。還可以多記飛鳥走獸草木的名稱。

女為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教子學詩。可以曉得修齊的道理。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

牆面而立也與。

註 周南召南。是詩經首卷二篇的名。女。香汝。與平聲。

解 孔夫子叫伯魚說，你學過周南召南二篇詩嗎？如果人不學習周南召南兩篇詩，像面對牆壁，立在那里

一樣。

禮云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禮樂。要講根本的意思。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解 孔夫子說，人能說說禮，難

道拿了玉帛就算是禮嗎？人能說說樂，難道敲了鐘鼓就算是樂嗎？

色厲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揭破欺世盜名的人。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註 厲是威嚴。任音任。是柔弱。小人是

細民。穿是穿壁。窬是踰牆。與平聲。**解** 孔夫子說，世人有外貌很威嚴，心裏是柔弱，拿他比方小百姓裏面，他是一個掘壁跳牆的盜賊呢。

鄉原章的要旨

這章是說鄉原反害德的意思。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註

鄉是鄙俗的意。原與愿同。去聲。鄉原是鄉人稱愿的人。

解

孔夫子說，有一種人裝着鄉間老實的樣子，大家多稱贊他，這種人却

是一個敗壞道德的人。

道聽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做戒道聽塗說的人。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解

孔夫子說，有人在路上聽到一句善話，走到半路，就同人家說，這是把自己道德放棄了。

鄙夫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鄙夫憂得憂失。不可共事的意思。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註

鄙夫是卑陋的人。與平聲。

解

孔夫子說，卑陋的鄙夫，可以同他服事君上嗎？他沒有得到功名富貴，就憂愁得不着。既然

得着，又憂愁要失掉。這種人有了患失的心思，一切壞事都要做了。

古者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嘆世道人心益衰的意思。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註

亡作無。狂是氣質偏的。肆是不拘。蕩是放蕩。矜是嚴重。戾是暴。直是不屈。詐是私偽。

解

孔夫子說，古時百姓有三種毛病。如今連這三種毛病的人，都沒有了。古時狂的，不過不拘小節。如今狂的，變放蕩了。

○古時有的，不過嚴厲。如今於的，變忿怒要同人競爭了。古時愚的，不過直道。如今愚的，變私德了。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重出

惡紫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防淫邪利口。○害正亡國的意思。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註 惡去聲。雅是正。○孔夫子說，我最恨不正的紫色，奪了正當白色。最恨鄭國的淫聲，亂了雅正的樂聲。最恨便利的口才，覆亡國家的人。

解 這章是孔夫子說朋道不在多言語的意思。

予欲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朋道不在多言語的意思。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夫子說，天有什麼言語呀？不過春夏秋冬四時，自然運行。植物動物，自然生長。天有什麼言語呀？

解 孔夫子一日對弟子說，我要不用言語教人了。子貢就說，夫子如不用言語，我們怎樣能教傳達呢。孔

這章是孔夫子使不為教誨的人。深有感誨的意思。

孺悲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使不為教誨的人。深有感誨的意思。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註 孺悲是魯人。將命是傳話。

解 孺悲從孔夫子學過喪禮，那時有得罪的事，一日要想見孔夫子。孔夫子不願見他，假託生病，使人出去辭他。等到傳命人出門，孔夫子就彈瑟唱歌，有意叫孺悲聽。

宰我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深責宰我短喪。是不仁的意思。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註 期音基。是周年。崩是倒。沒是盡。升是登。

燧是取火的木。夫音扶。衣去聲。女音汝。懷是抱。○**釋** 宰我問孔子說，父母的喪一周年已算長久了。為什麼要三年呢？因為君子在三年經喪完，今年的新穀，已經收割，鑽木用燧，又改了四時的火，大約守一年也可以了。孔子說，你說守喪只要一年，就可以棄掉疏食，改喫稻粱，脫掉麻衣，改穿錦衣。在你安心嗎？宰我說，安心的。孔子又說，你如安心，就去行一年的喪服。但是君子守三年的喪禮，喫甘美的物也不甜。聽到樂聲也不快樂。往的地方也不安。適所以不肯守這一年的禮。如今你安心的，你就去行。宰我走出以後，孔子就說，宰予的不仁呀，兒子生了三年，纔免了父母的懷抱。這三年的喪禮，是天下通行的。宰我有沒有三年的親愛，在他父母身上嗎？

飽食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子教人用心做事的話。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

已 博是賭。奕是棋。己是止。**解** 孔夫子說，人喫飽飯，一天到晚，一點不用心，這種人真難了。世上有賭博奕棋的人嗎？雖是不正當的事，但比不用心要勝些呢。

尚勇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教子路學義氣的勇。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

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解** 子路問孔夫子說，君子也崇尚勇力嗎？孔夫子說，做君子的崇尚

有勇沒有義，就要做強盜了。

有惡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君子的惡合道理的。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

誑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

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解** 惡去聲。惡者是惡入聲。誑是謗毀。窒是不通。微是伺察。知孫並去聲。

計是攻。不孫下流。訐毀在上的人。厭惡有勇沒有禮節的人。厭惡果決不變通的人。孔夫子反問子貢說，賜呀

，你也有厭惡的嗎？子貢回答說，我厭惡搗人的動靜，以為明白的人。厭惡不恭順，以為勇敢的人。厭惡揭發他人的除私，為直爽的人。

唯女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說女子小。人。難養他們的意思。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註 小人是奴僕。孫去聲。

聲。不孫是不敬。如親近他，就要放肆。如疏遠他，就要怨恨。

解

如親近他，就要放肆。如疏遠他，就要怨恨。

年四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勉人進修的意思。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註

惡去聲。終是了局。

解

孔夫子說，人到四十歲，還沒有好行為，把人厭惡，這種人算完結了。

微子第十八 凡十 一章

微子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嘆殷朝亡國有三位仁人。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註 微子名微。紂的庶兄。箕子名胥。商朝亡國時候，紂王沒有道理，微子走到別處，箕子披髮做奴，比干直言諫紂，紂不封於箕。比干是殷相。

解 聽，反剖比干的心而死。孔夫子說，我看微子箕子比干，可稱是殷朝三個仁人呢。

柳下章的要旨

這章是表揚柳下惠直道的意思。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註 三去聲。士師是獄官。無是革退。為平聲。枉是邪曲。

解 柳下惠在

魯國做獄官，屢次黜退。有人對他說，人既然不用你，可以去了。柳下惠說，我直道服事人，無論到甚麼地方，沒有不屢次黜退的。用邪曲的道理服事人，何必離開父母的國呢。

齊景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見景公不誠心用。就遠離齊國。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

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註 魯國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為下卿。

解 孔夫子到齊國，齊景公同羣臣商議，招待孔夫子，說，像魯君待季子樣子，我不能做，只好在

季氏孟氏兩人中間，定一位置待他罷。後聽安嬰話，就自己嘆息說，可惜我老了，不能重用孔子。孔夫子聽到這話，曉得景公沒有誠心用他，就離開齊國，到他國去了。

齊人歸女樂。

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註 魯定公十四年中。齊國送女樂到魯國。朝音潮。

解 孔夫子做魯國司寇官，攝行宰相的事，行政三月，

魯國大治。齊人很為害怕，就使美女八十人舞樂，送來魯國。季桓子勸魯定公收受，君臣看這女樂三天，不上朝理事。孔夫子見君臣這樣情形，就往別國去了。

楚狂章的要旨

這章是見孔夫子救世的心。不是楚狂知道的。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

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

之。不得與之言。

註 接輿姓陸名適。是楚國的隱士。追是及。殆是危。辟去聲。

解 孔夫子到楚國，有一狂士叫接輿，一面唱歌，走過孔夫子的車前說，鳳呀，鳳呀，你是有道出類

，無道隱避，現在可隱的時候，還不隱去。為什麼道德這樣衰敗呢？已過的事固不可諫止，將來的事還可以追得到，罷了罷了。現在從政的官，都是很危險的。孔夫子聽到這種話，要想下車同他講話，他已經躲避了，孔子不能同

他講話。

長沮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辯明要把道理移易天下的意思。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與平聲。滔滔流而不返意。辟去聲。耰音憂。是覆種。憮然是悵然。

解 楚國同祭國交界地方，有長沮桀溺兩隱士，在那裡種田。孔夫子經過這地方，叫子路去問渡水的津。長沮就問子路說，那坐在車中，執馬繩的是什麼人？子路回答說，是孔某。長沮說，可是魯國孔某嗎？子路說，是的。長沮說，既然是孔某，他自然曉得渡水的地方了。子路就問桀溺。桀溺說，你是那一個？子路說，是仲由。桀溺說，是魯國孔某弟子嗎？子路回答說，是的。桀溺說，現在世道壞了，像水一樣過去不轉來了，天下都是這樣，那一個可以去覺得好呢？且你比較他起來，跟他做一個避人的士，還不如跟避世的士好嗎？說罷口管種他的田，也不告訴。子路走去告訴夫子。孔夫子聽到這些話，就歎恨說，只有鳥獸不可同他合羣的。除了鳥獸，我不是同這等人做伴，同那一個去做伴。那有避開世人獨立的道理。我想變易，因為天下無道，如有道我也不必出來改革了。

長沮桀溺是兩個隱士。姓名不傳。耦是並耕。津是渡水的地方。夫音扶。夫執輿者是誰？是魯國孔丘與？是也。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子路章的要旨

這章是說出來求仕。因為要行道義的意思。

○子路從而後。遇夫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夫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任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註] 大人是老者。荷是負。條音條。是竹器。植是立。芸是去草。食見並去聲。長上聲。

[釋] 孔夫子從楚國到蔡國的時候，子路行在後面，遇見年老的人，用拐杖挑着竹器走過來。子路問他說，你看見我們夫子嗎？夫

人說，我有你四體不勤儉，連五穀都辨不清，路上往來的人很多，我曉得那一個是你的夫子？說罷就揮他的拐杖在田裏，去割他的草。子路聽他說話，很有意思，曉得他是個隱士，就拱手向夫人立在那裏。那夫人看見子路這樣恭敬，引子路到家裡過宿，殺雞燒飯，請子路喫，又叫兩個兒子來見禮，到次日天明，子路辭了夫人，來告訴夫子。孔夫子說這是隱士呢。夫子路再去見他。子路到夫人家中，那夫人已經走出去了。子路就在他家裏，把夫子要說的話，代他說，出來做官，因為行君臣的名義，不出來做官，就沒有君臣的名義了。昨日夫人叫兒子來見我，是分別長幼的禮節。既不廢長幼的禮節，為什麼要廢君臣的大義呢？要想清潔自己的身，就把大倫混亂了。大概君子出來做官，因為要行君臣大義，道的不行，已經曉得長久了。

逸民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叙自己的行為。表明述逸民意。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註 逸是隱逸。虞仲是仲雍。秦伯的弟。朱張字子與。少連是東夷人。少去聲。與平聲。倫是義禮的次序。

解 古時隱逸不做官的人有七位，殷朝就是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三位。孔子嘗評論這幾個人說：「不肯屈他的志，不肯污他的身，只有伯夷、叔齊兩個人。」說柳下惠、少連，雖不及夷、齊，已降志辱身了。但他說的話，總合義理的次序，他做的事，總合眾人的希望，他兩個人就這樣罷了。說虞仲、夷逸，雖是隱居別地方，放縱說做的大話，但是他的身體，合清白的道理，雖然廢棄，還合權變的道理。孔子說到自己，確不同他們一樣的，沒有一定可的，也沒有一定不可的。

大師章的要旨

這章是說魯國衰敗，樂官退隱的意思。

○大師執。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註 大音奉。大師魯國樂官的長名。擊。飯上聲。亞飯三

飯四飯。是以樂備食的官。干。繚缺是名。擊鼓的人。各方叔。河是河內。播是搖。發音挑。是小鼓。有兩耳的。武是名。漢是漢中。少子聲。少師是樂官的佐。名陽。鼓。擊的官名。襄。海是海島。**解** 魯國樂官叫敗，去到齊國。掌魯君第二頓飯奏樂的官叫干到楚國。掌第三頓飯奏樂的官叫繚到秦國。掌第四頓飯奏樂的官叫缺到秦國。打鼓的叫方叔走到河內。擺小鼓的叫武走到漢中。副樂官叫陽。擊磬的叫襄。都走到海島去了。

周公章的要旨

這章是記周公教訓伯禽，開國用人的道理。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

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魯公是周公的子伯禽。施作弛。是遺棄。以是用。大故是大惡的事。

公臨行時，周公教訓他說，大概做國君，要忠厚待人，不棄他的親戚，不叫大臣怨我不重用他，故友舊交，沒有大惡的事，不要廢棄他。用人只要有一才具，不必苛求責備一人身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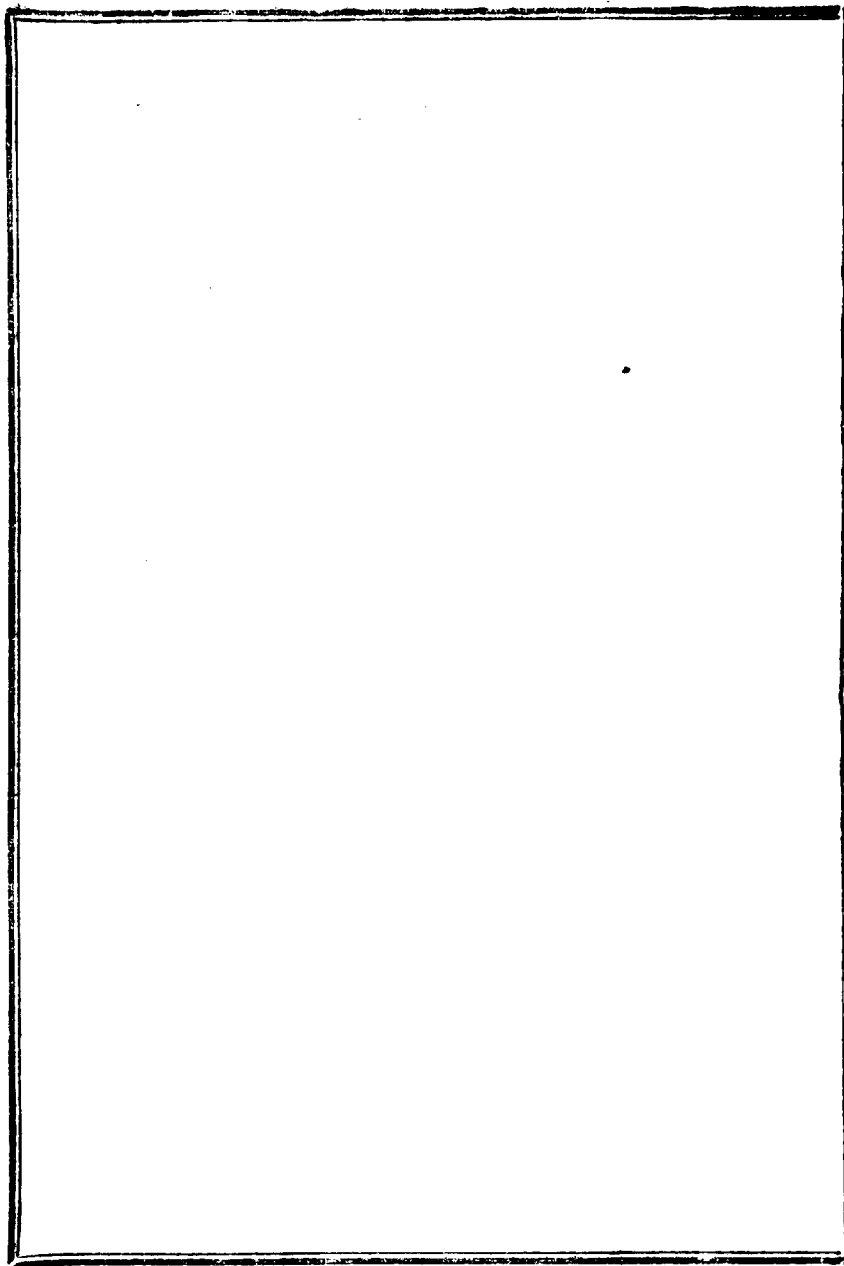
周有章的要旨

這章是周初人才最盛的意思。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

騶音屋。周成王時，或說宣王時，有一母四胎，生八個賢士，第一次生下的叫伯達伯适，二次生下的叫仲突仲忽，三次生下的叫叔夜叔夏，四次生下的叫季隨季騶。

八士是八個賢士。适音括。



四書白話註解

論語卷十

子張第十九 凡二十 五章

江陰馮宗道白話註解
江陰繆詠仁鑒 定

子張章的要旨

這章是說士人。當有忠義孝的仁德。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危是危難

○致命是盡性命。得是臨財。祭是追祭祖宗。

子張說，讀書的士人，看見君父有危難，要盡自己的性命去救他。見到財，要想當取不當取。追祭祖宗，要想誠敬。在喪事，要想哀痛。這樣可算士人了。

執德章的要旨

這章是子張儆戒執德信道的人。要能殺寬宏真切。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執是守。弘是寬。廣為是真切。焉平

聲。亡。子張說，守了德不能殺寬宏大量。信了道不能殺意志真作無。解。這樣人那能算得有，那能算得無，是不足輕重了。

問交章的要旨

這章是表明兩賢論交的不同。一重慎交。一重廣交。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

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註

嘉是贊美。矜是哀憐。與是交。賢與的與平聲。拒是絕。

解

子夏的門人問子張交友的道理。子張說，你們先生子夏怎樣說法？回答說，我們先生說，可交的人，要善發善人，矜憐不能為善的人。如果依子夏的說法，我做人大賢嗎？在人沒有不容的。我如是不賢嗎？

人同他交結，不可交的人，要拒絕他。子張說，這些話同我聽到的不同。君子待人，要尊敬有德的人，包容不賢德的人，要善發善人，矜憐不能為善的人。如果依子夏的說法，我做人大賢嗎？在人沒有不容的。我如是不賢嗎？人將要拒絕我，我怎樣可以拒絕人呢？

小道章的要旨

這章是子夏說君子不為小道的意思。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註

小道如農圃醫卜等。致推廣。泥是不達。

解

子夏說，技藝雖是小道，但必有道理在內可以觀的。不過要推廣出去，行到遠方，恐怕要拘泥住了，所以君子不去做的。

日知章的要旨

這章是子夏叫人好學的意思。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註

亡作無。能是知道。

○好去。子夏說，求學的人一日一日，漸漸長進學識，從前不曉得的，現在都曉得了，這是得力的功效。既然得到，要常常溫習，一月中不忘記他的學識，才可算是好學的人了。

博學章的要旨

這章是子夏教人求仁的方法。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也其中矣。

解

子夏說，求學要廣博。志向要專一。詢問要切。

實。思想要逆用。仁道就在這個當中了。

百工章的要旨

這章是子夏教人立志求道的意思。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肆

肆是官造的地方。致是推廣。

解

子夏

小人章的要旨

這章是子夏說小人有過不改。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文

文是掩飾。子夏說，一個人那裡沒有過失？惟小人有過失，反要掩飾，不肯任過的。

三變章的要旨

這章是子夏說君子的態度。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儼然

儼然是端莊。即是近。溫是和。

厲是子夏說，君子的容貌，有三樣變動，遠望很端莊可畏，就近卻溫和。聽他說話，又是嚴正。這君子三變氣相，比求人自不同的。

信而章的要旨

這章是子夏說做君子要用誠意的。才可感動君民。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諂己也。

諂

子夏說，做官的君子，要能教使百姓相信，纔好勞動他。如未相信，百姓就要說你去害他了。君子要能教使君上相信，纔好諫他。如未相信，君上要說你來諂毀他了。

大德章的要旨

這章是子夏說要重大節不拘小節的意思。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註

大德小德。即是大節小節。踰是過。閑是闕。

解

子夏說，人能殺把細常大節

不過範圍，那一切威儀文詞，就可以隨便了。

子游章的要旨

這章是說君子教人有次序的意思。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註

酒是洒水。掃是掃地。應是應酬。對是對答。噫是歎聲。區是類。誣是妄。卒是終。焉音烟。

解

子游說，子夏的門人，當灑水掃地應酬對答的事，是可以了。但是小

學中的末務，一切根本的學問，還沒有講究，這樣那裏可以教人？子夏聽到這話，叫子游的姓名數說，言游說話過了，君子教人的道理，是那一樣要先傳的，那一樣放在後面，不妨倦怠呢？比方許多草木，種類要一一分別，教人的道理，那裏可以勉強他。至於起首教人，就會曉得本末的，不是聖人纔能教嗎？

仕而章的要旨

這章是說學問沒有窮盡的意思。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註

仕是做官。優是有餘力。

解

子夏說，一人做官，應該把官事做完，有餘暇工夫，就

學習道理，補做官的不足。在家讀書，應該學問求通，如有能力，就去做官。

喪致章的要旨

這章是教人臨喪以哀為本。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解 子游說，做子的遇着父母的喪事，不必講靈文，要盡兒童的心哀痛就罷了。

吾友章的要旨

這章是子游說子張徒務外志，沒有仁學的意思。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解 子游說，我的朋友子張，才高志大，能般做人做不到的事，這是難能可貴。

可惜他的工夫用在外面，沒有切近仁心，所以不好算有仁呢。

堂堂章的要旨

這章是曾子說子張務外，沒有仁德的意思。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註 堂堂容威貌，張是子張。

解 曾子說，堂堂的貌，這子張呀，但是他只講

務外，難同他做仁德的事情了。

吾聞章的要旨

這章是說人的盡情在親喪裏纔可看見。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解 曾子說，吾聽過夫子說的，

人沒有自己盡情的，如要求他盡情的地方，必定在父母喪事裏才看得出呢。

孟莊章的要旨

這章是稱述孟莊子的孝行。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

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是魯國大夫名速。他的父親是孟獻子名蔑。

曾子說，我嘗聽夫子說過，孟莊子的孝順呀，他的別種孝行，人還能教做得到

，要是他不改父親用的人，同父親行的政事，這真不容易做得到呢。

孟氏章的要旨

這章是曾子教陽膚要愛民的意思。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

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孟氏是魯大夫。孟孫氏。陽膚是曾子的弟子。士師是刑官。

孟氏使陽膚做刑官，陽膚來請教曾子。曾子說，如今在上的人，失教

養的道理，百姓不看見在上的恩德，人心久已散失，可知百姓犯法實在不懂，你去掌刑法，如得到犯罪的實情，應該要哀憐百姓，並且不可自喜為能，才算盡形官的職分。

紂之章的要旨

這章是說君子不居下流的地方。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

惡皆歸焉。

紂是殷朝的紂王。惡居的惡去聲。

子貢說，古之紂王，雖是無道，但不像近人說的這樣過分呢。所以君子怕住在下流地方，天下的污穢，都要聚攏來了。

君子章的要旨

這章是子貢教人有過當改的意思。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註

過是過失。更平聲。

解

子貢說。君子的過失。像日月的食蝕一樣。一時把月輪地球遮蔽。大眾看得見的。等到改過的時候。像日月復明亮。大眾皆仰望了。

衛公孫朝的要旨

這章是公孫朝不晚孔夫子的學問。子貢中說沒有專師。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

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

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註

公孫朝是衛國大夫。孔子字仲尼。焉平聲。識音志。

解

衛國大夫公孫朝。來問子貢說。你們先生仲尼。究竟從那裏學到

這樣的。子貢回答說。文王武王的道理。沒有落在地下。多在人們身上。賢德的人。記得他的大道。不賢德的人。記得他的小道。人皆有文武的道理。夫子或從賢的學大道。從不賢的學小道。那裏有一定呢。

武叔章的要旨

這章是子貢申明聖道高深。不是淺見的人能窺測的。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

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

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未嘗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註

叔孫武叔名州仇。是魯國大夫。語去聲。是告。朝音潮。賢是勝。宮是房屋。但足七尺。木句夫子指叔孫。

解

叔孫武叔在朝庭告訴大夫說。子貢的學問德行。足勝過仲尼呢。子服景伯聽到就告訴子貢。子貢說

，比方宮室的牆壁，賜的牆不過同肩一樣高，外面一望，看得見室裏面的物件。至於夫子的牆，有幾個七尺高，不
得他的門走進去的，就看不見宗廟的華美，百官的繁多。如今人能說得着他門徑的是少了。武叔這樣說法，不是應
該的嗎。

仲尼章的要旨

這章是說聖道高深，就
是誇毀，也不能損害。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
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
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解 叔孫武叔又毀誇孔夫子。子貢說，不用如此呢，我夫子仲
尼，不可以毀誇的。他人的賢，像丘陵一樣高，還可跳

過去。仲尼的德像天上日月，沒有人跳得過去的。人雖要自己
奮絕聖人，怎樣能傷害到日月嗎？足見武叔不曉得分量罷了。

陳子章的要旨

這章是子禽不知聖道的高。子
貢中說不可及聖人的意思。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
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
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
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註

恭是推讓。知去聲。階是梯。升是登。立是植立。道去聲。是引導。綏是安。來是歸附。動是鼓舞。榮是尊。哀是憐。聰明，一句說不當。人就說他不聰明，所以說話不可不謹慎呢。夫子的不可企及，像天的高，不可用梯升上去。且夫子的道德，如得邦家治理，同古人說的植立民生，民就植立了。引導百姓，百姓就歸附了。鼓動百姓，百姓就死了，沒有一個不遵他，這道德怎樣能普及得到呢。

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

堯曰章的要旨

這章是述聖王治天下的道理。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註] 咨是嗟歎聲。曆數是帝王相繼的次第。允是信。中是不偏。履是湯王的名。元黑。色。牡是牡牛。昭是明。皇皇是尊大。后帝是上帝。簡是擇。朕是帝王自稱。

[補] 古時堯帝讓位把舜帝的名字說，上天相傳的曆數，在你身上，你要信守這個道理，不能偏在一面。不是這樣，四海人民要困窮了。你的天祿要永遠止了。後來舜傳位把夏禹王，也是用這幾句話命令禹王。到夏朝後代，湯王放了夏桀，自己禱告上天說，我小子履，敢用黑色的牡牛，敢明告尊大上帝，願備有罪，我不敢寬赦，賢人都是上帝的臣下，我不敢蔽他不用，因為善的惡的，上帝心裏，已看得明白了，我怎樣好違背呢？現在我自己如有罪過，不關涉萬方的百姓，萬方百姓有罪過，這罪是在我身上。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

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眾。信則民任焉。敏

則有功。公則說。國度是禮樂制度。逸民是隱士。任是倚靠。說音悅。國周武王伐商紂，得了天下

，大賞賜天下，善人得賞，賢者富了，這武王賞善罰惡的公道。武王並幾句話說，紂王雖有至親的臣，終不如我有許多的仁人。運籌者姓有過失，實存為我一人的緣故。到天下平靖，慎定官民用的稱尺，不佳有輕有重，有長有短。考量法典制度，修整廢的官常，這樣整頓，所以四方政事，通行無礙呢。且興復諸侯滅國，繼續前帝王絕代，舉用隱逸的賢人，天下的百姓，自然歸附了。最重百姓的事有三件，一是養生的食，一是送死的喪，二是追遠的祭，總言之，帝王治天下的道理，不外寬洪，所以得眾人的心。不外誠信，所以百姓有倚靠。不外勤敏，所以事事有功。不外公正，所以心悅誠服呢。

從政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教子張從政的道。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為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

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註 屏是棄絕。欲是嗜好。泰是寬舒。猛是厲。馮平聲。猶是同。出去聲。是付出。納是收入。有司管庫的人。
解 子張問孔子說，怎樣就可以行政呢？孔子說，不是貪心。身體舒泰，卻無驕傲。容貌威嚴，卻不猛厲。這就是五樣的美事。子張問怎麼是惠而不費呢？孔子說，百姓有自然的利，替他設法，開出利源，百姓受益，這不是有惠不費錢嗎？國裏有大工役，擇可勞力的時候，差百姓去做工，那裏有怨恨呢？君子嗜好是仁，仁是心中本有的，要仁就有仁，還有什麼貪心呢？君子待人，無論多少，無論大小，都不敢怠慢的。這不是心胸寬泰，沒有驕於嗎？君子衣冠必端正，瞻視必尊重，儼然使人望見，自然畏敬。這不是氣象威嚴，沒有猛厲嗎？子張問怎麼是四樣壞事呢？孔子說，不教化百姓，有罪就殺，這叫虐。不先戒飭，立刻要看他成功，這叫暴。自己怠慢出的號令，限期徵求，百姓有誤就殺，這叫賊。有賞賜的物，早晚總是給人，偏要在出納中間，惜物。果。這是守財的人，只曉得重財，不曉得為政的大體了。

不知章的要旨

這章是孔夫子示人當知的要道。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解 孔夫子說，人不曉得吉凶禍福是一定的命，不可做君子呢。不曉得威儀揖讓的禮，就不能自立呢。不曉得說話，是非得失，就不能分別人的邪正呢。

四書白話註解下論終

亞聖孟子像

浩然正氣 充塞天地

功德莫大 不在禹下



山東鄒縣人 生周烈王四年二月二日